

中華文史叢書之五十七
清、道光刊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劉子全書

(五)

明、劉宗周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劉子全書卷之三十

門人董 瑒編次

經術三 論語學案三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禮樂君子用之以養德也故忠信其質而禮云樂云其文也文勝則史質勝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雖然世人無日不用禮樂而實與之背馳也緣飾愈多而本心愈喪用之適爲賊性蕩情之資而已禮與其奢也寧儉謂其近於本也先輩風味大率以樸勝其後乃漸入於煩縟益人心遞降而習尙隨之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

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習尚之弊久矣聖人有憂之故
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或曰周文郁郁矣先進禮樂
猶以爲野何曰制禮樂者立隆爲極萬世弗可加行禮
樂者國初士大夫氣習還多恟嗇之意自後進看非野
而何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
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陳蔡之厄吾道之不幸也時異事移而不無追感於斯
及門之憾所不能忘情於諸弟子者豈徒以聚散之迹
乎蓋重爲斯道惜也弟子因夫子之言而記相從諸賢
其最著得十人焉繫以四科或得聖人之一體或具體
而微盛矣哉又以見濟濟多賢古今罕儷景附大聖人

而共遭患難爲春秋氣數之厄也。○唐虞之際五臣佐命文武之興十亂同心尼山倡道十哲濟美達而在上其道行窮而在下其道明。○自陳蔡至終篇皆記及門之彥其學術經濟之蘊有如此者中間瑕瑜竝存優劣互見皆得與聞斯道聖人陶鑄之功於是乎大矣由今觀之淵之好學閔子之孝德行之微也子貢之億中言語之微也由求之爲邦政事之微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夫子嘗曰吾得回而門人益親甚矣其有助於師也曰無助者何此道人人具足本無假於挹注之煩善學者得意而忘言無不悅也所說非言也能悅諸心悅其在

我而已悅之機我不得而喻諸人辨難既精聰明盡黜

何助之有。○聖人之道渾然全體不見其有盈歉之分。數賢人之道就其質之所近必有所獨長纔有所長便見所是如宰我子貢善爲說辭而夫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卽二子之長豈無助於夫子者。若淵則於斯道獨窺其全精神本末一以貫之。雖欲就渾淪中剖出一端觸發夫子有所不能。故曰無助無所不悅無助之實也。○聖道不落言詮。二三子以言求道徒以聰明知解窺見迹象之粗就其所見亦足發明夫子之蘊不可謂無助也。抑末也。善學者得意而忘言全體疊疊無不悅也。說之機我不得而喻諸人不違如愚何助之有。孔顏授受直是心心相印絕無分合的脈的傳。諸子罕儷故相喻之深如此。誠知回之無助也。卽聖人亦豈以言教

哉

子曰孝哉閔子嚚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古今論孝者自大舜而下稱閔子焉皆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其常非至誠能動何以與此故人言易學而惟無聞於父母昆弟之言斯爲難此閔子所以稱孝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放言不檢自是學者大病只能謹言精神便收斂天理存矣南容學問近裏故三復白圭之詩平生得力之地盡在於此庶幾慥慥君子與故夫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顏子好學非夫子不能窺見顏子沒而此學亡須知所

學者何事。顏子專用力於內求，故後儒亟稱之。卻費一段苦心在此，其所以幾於聖也。若曾點漆雕開，只見得大意。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顏淵死，家貧，不必厚葬，便是道。安論可徒行，不可徒行。

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亦權論耳觀門人厚葬一章可見○夫子晚年不得曾子則學亦不傳於後世矣顏子之死惜哉夫人一慟萬古餘情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神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天地之性人爲貴所以生也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所以事人也有生也者則有未始有生也者是生死之說也有體於明者則有體於幽者是鬼神之說也問事鬼神者事吾心之鬼神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卽人以達天也知死者知未始有生之理也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盡性以至命也幽明死生初無二理而學者易溺於玄遠之見至有忽庸行而不修舍日用飲食而外

求道者故夫子兩以儆子路其所以教天下萬世微矣
○人鬼死生只是一箇纔問死與鬼神便是支離見故
聖人就從一處指點之蓋生可以該死而溺於死之說
者反至於遠生人可以盡鬼而溺於鬼之故者反至於
遠人故曰下學而上達

閔子侍側闢闢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
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凡鍾陽明之氣必爲君子鍾陰暗之氣必爲小人但陽
明中有蘊藉發露之不同則中行狂狷之別也閔子之
闢闢剛而中冉有子貢之侃侃爽而直子路之行行強
而厲皆載道之器也故夫子樂之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太剛則折取禍之道也不得其死非謂死之可惜也死

而不得則死也惑矣豈所爲聞道而死者乎夫子所以
裁子路者意亦至矣○問閭閻和悅莫近柔媚否曰和
樂者陽德藹功之意春生氣象也冉有子貢夏長也子
路并秋殺盡見然則侃侃較勝行行在曰行行氣魄大
垂載不凡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
人不言言必有中

魯人爲長府意在聚斂也故閔子諷止之其言中矣論
事易中理難如治病者藥必中病方是國手魯自宣公
稅畝文公作丘賦損下益上邦本撥矣閔子之言豈漫
無當哉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

堂矣未入於室也

聞其樂而知其德由之德著於瑟矣暴厲之氣勝於中和曾是遊聖人之門而成就變化止於是乎故夫子聞而傲之也雖燕由之學固已卓然見其大矣惜也擇善不精履仁未熟於道猶未至耳使由此而進則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粹然成德之君子矣○學莫先於變化氣質氣質甚害事纔氣拘便物蔽學者須從軀殼上極力消融至於渣滓渾化天理周流便是究竟工夫○或問氣質害事還須涵養否曰能克己方是真涵養○夫子裁子路之勇而但教之以進學便是探本治病之方非徒就標處挽回者然先儒謂學莫先於變化氣質何如曰學乃所以變化氣質也要之果能變

化氣質則學亦無餘事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
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師之過商之不及各囿於氣質之偏而學問亦如之師
近狂商近狷也過者務外自高或希心神化而遺下學
之功或起見新奇而忽尋常之理是也不及者繩趨尺
步有歉焉不勝之意而無弘毅之養者也則其未至於
道均矣故曰過猶不及○過不及只是不善學過之見
多起於近名不及之見多起於自足○問子張之過近
子路兼人否曰子路氣魄實子張稍浮然則與曾點何
如曰點神清子張稍濁子張問仁夫子告以能行五者
於天下問政則告之以無倦與忠尊美屏惡皆天德王

道之大者想子張氣局固不几但騁其高遠之見反能
病道至於論士見危授命執德不弘尊賢容衆處其所
見實有過人者非復向者堂堂風味夫干祿之學邦家
之聞抑其早年未定之見而其後乃知所以裁之與○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
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
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夏不及不可謂愚不肖然自聖
人視之則亦愚不肖矣若子張爲賢知何疑聖人欲訂
定萬世學術故於及門之彥兩相衡量以示大中至正
之準雖同治其鑄而微分跬步頓殊千里以見學術之
不可不慎也雖然與其過也寧不及後世朱子之學似
子夏而弘毅過之陸子之學似子張而直截過之看來

朱子較勝陸子朱子學問篤實晚年更徹的是下學上達之矩庶幾中矣陸子見地儘高只無下稍其言曰予於踐履未能純一便是虛見此其供狀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冉有臣季氏而不能匡救其惡聚斂之爲得罪名教不小故夫子鳴鼓而攻之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嘖

四子皆聖門之選也游夏求予之倫降一格矣然而氣質之偏均不無藉於學問之功學則雖愚必明雖魯必敏雖辟必信雖嘖必精厥後四子均荷聖道之寄而參其最著云○四子氣質亦就學問上見愚者躬行有餘

而解悟不足於道在離合之間魯者擔荷甚力而奏功甚難於學在困勉之候辟者制乎外而中或不根神情微有滲漏嘑者規模已成但未經鑪錘升堂未入於室然學而不已則愚可破魯可化辟可實而嘑可文也厥後曾氏之子獨得其傳則進學之力不可誣矣其三子皆有造就非游夏求予可及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回無氣質之病而好學不惰純粹精微優入聖域進於道矣屢空則進道之真境也君子不違仁只是富貴貧賤得不去不處之心而已仁豈遠乎哉誰言義利關淺只安勉分淺深耳如子貢豈不灼知無諂無驕之學哉而此中不免有動視回心體便覺俗直貨殖而已往來

計較之私不啻世俗徵貴徵賤之謀可鄙孰甚焉彼其於道中距矣故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言不受義理之命也億則屢中聰明眩而默識疎道心逗漏處正見於此此所爲不受命也倘泯其億中之見而窮理盡性以至命亦何貨殖云爾哉○吳康齋夜半思處貧之策至日中始決如此計較便是貨殖然則魯齋治生之言亦病如拌一餓死更有甚計較然則聖學有死地乎曰義不食粟則亦有死而已古今處君臣之義皆然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倘終不謝便終當一死聖人於辭受取予一斷以義無一毫擬議方便法門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如其非道則一介不以取諸人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道之在人始於爲善人終於爲聖人善人之道卽聖人之學也而以爲質美而未學誤矣天下豈有不學而可與言善者哉謂之曰善人則實有爲善去惡之功而不徒蹈襲形迹之似矣故曰不踐迹然亦僅能扶得善惡之大關而於至善之道槩乎未之有聞也善之至便是盡性至命達於聖人乃爲究竟地故曰亦不入於室無他亦學焉而已○善人大段有質地只是粗○如言善超然自得不落筌蹄則無此等高遠若說天資暗合不必摹仿陳迹則善人且未能得門而入也何遽云未入於室乎○此章言善人是兼信人而言入室是美大以上事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浮夸之論固非君子卽篤實之論亦不足以信君子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聞斯行之爲學自當如此何與父兄事有父兄在只是不敢徑直行將去若有所稟承者然道體大段易見得只是微處難窺纔著小心便湊泊處子路力行可畏只是粗兼人處全是氣魄用事如人下食貪多便嚼不化胡亂嚙下退之者欲其且事從容弗遽作向前想也求也退故進之猛著一鞭令人住是不得聖人造就二賢

具見化工之妙○師與商是過不及一對由與求亦是過不及一對但彼是造道已成言此以進學之力而言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子畏於匡顏淵後一時師弟情深相倚如手足故曰吾以女爲死矣慰喜之情也曰子在回何敢死則依歸之情亦至矣○問顏子果知夫子不與匡人之難否曰然亦信之以天也子不云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顏子不死不足奇只是以生死之權聽之夫子正其樂天知命處○夫子以斯文爲天顏子以夫子爲天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

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由求以從政之才見稱於夫子蓋非碌碌尸位者然以言乎大臣之道則亦未有聞也大臣以學術正君心周公其選已臣盡臣道如責難於君陳善閉邪皆是不可則止始終進退一道而已二子不從弑逆亦卓然節槩然見道未明只從季氏便錯安論所事○章楓山先生稱羅一峰先生可謂正君善俗如我輩只修政立事而已亦大臣具臣之謂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由求之仕季氏非出處之正也復使子羔旣以自賊又

以賊人而子路不達夫子之意以爲學費用世如民人社稷之施亦學之實也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乎夫子終有難顯斥子路者故但闢之爲佞口謂其口給以求伸其言近理終暗於大道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簞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

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聖人之志以老安少懷爲極致事卽宇宙事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此洙泗學術之宗也羣居講求莫非用世之道知有用我執此以往矣如不我用守此以藏矣故由之有勇知方求之足民赤之禮樂其施爲氣象不凡矣曾點狂者也胸次灑脫志趣超遠舍瑟一對悠然獨

見性分之全素位而行浮雲富貴莫春卽景若曰我何以人之知不知爲哉吾有吾時吾有吾地吾有吾羣吾有吾樂而已蓋憂則違之之志也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子不云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點也見及此進於道矣能無與乎然其如夫子惓惓用世之心何喟然之歎豈得已哉及曾點請問辨三子之異同而夫子一則曰爲國一則曰爲邦又曰諸侯惓惓用世之心見乎辭矣雖然其言不讓未聞道也安論二子乎斯三子而知所以爲國則夫子不必與點矣夫子旣與點之見道而又終與三子之爲邦意蓋曰不吾知也則亦爲曾點而已如或知爾曾點不難爲三子卽三子豈可少哉嗚呼此夫子之志也○點卽景容與便是爲國以禮手段

○天子初發問商簡

一作

用世之業

一用世之業下作點即景寫出自家

意思便是爲國以禮氣象

覺眉宇閒有津津喜色子路率爾之對不

覺一哂亦志喜也及至曾點乃舍卻知爾公案別尋箇
巨壑意味出來將夫子一片熱腸頓然灰冷然其道則
是故歎息而與之云○三子皆以聖賢之學術奏拯溺
亨屯之畧欲爲天下撥亂世而開太平也兵凶幹濟自
是宏遠之才康阜生民亦非小康之術宗廟會同達乎
朝廷行乎邦國有禮陶樂淑之化合而觀之三子事業
豈小補云乎哉使夫子而得邦家則諸子亦皐夔稷契
之儔也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焉爲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仁性之德也禮仁之辨也辨其遠於己者也就其井然不淆處識是禮就其雜然拘蔽處識是己蓋天理人欲之別名也○人生有己則有仁有仁則有禮仁者善之長也禮者嘉之會也禮卽仁之始而亨者也仁不可見而禮有體禮有體則別於己矣不可好也克己復禮者撤盡氣拘物蔽之障而復還先天繼善之良如是則能盡其性矣仁矣夫仁是己之仁而天下其量也誠一日克復而天下歸吾仁焉謂不足以盡仁乎然則爲仁之功斷可識矣吾克吾己吾復吾禮吾致吾一日之力而

已曾別有等待別有推諉乎哉夫或由己之事而已自
諉之偷安一日自棄千古亦終與於不仁而已矣然已
所逃匿處最難搜檢沒於東而生於西若無有克處如
追趕盜賊四路兜拏更無躲閃方得渠魁脅從一齊覓
縛故請問其目而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告之直用全體
精神一克盡克矣非禮勿視聽言動者心存於視聽言
動之時而不動於己私之謂也視聽言動一心也這點
心不存則視聽言動到處受病皆妄矣必此心時時涵
養時時省察斷然不使非禮者加乎其身而天理於此
周流矣到此克無剩法復無遺體此爲一日克復者也
禮只是一禮己只是一己若言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
動思敬猶近支離拏這已禮與非禮兩行分途判得清

楚隨吾心發見之端而致力焉便是千流會海萬象歸宗精微直截洞然證此心之本體矣此爲仁者真條目也顏子於是知所以用力矣故請事云云請事云何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至於其心三月不違而所得於聖人之教多矣此孔門授受第一義也學者體之○此章論仁是學問全局既就形體中直指夫禮而先天之體睹又就本體中臚列視聽言動而後天之用彰既從天下歸仁著聖仁之功化又從一自由已決反約之要歸高之不墮於玄虛卑之不溺於形器此萬世儒學之極規也分已禮而對立其要歸於克復而爲仁是虞廷之訓也提一禮以遡性命之體而合之於暗聞顯見發必中節是中庸之教也首拈克復爲綱

頌終分視聽言動爲四目豈是修身爲本是大學之道也學者明克復之旨而六經無餘蘊矣○或問仁是善之長禮是嘉之會曰生生而不窮非元乎物物而有則非亨乎○問仁是如何名狀曰先儒或言公或言覺或言生或言愛亦僅舉其動機言尚遺卻靜中體段故不若孟子曰仁者人也試觀人耳何以能聽目何以能視口何以能言四肢何以能動非仁而何易曰乾元統天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孟子曰仁者人也蓋曰人之所以爲人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人也萬物資生人與萬物皆生於仁本是一體故人合下生來便能愛便是親親由親親而推之便能仁民由仁民而推之便能愛物故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天地以生物爲心人亦以

生物爲心本來的心便是仁本來的人便是仁故曰仁
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仁只是渾然生意不落善惡
區別見禮乃是仁之別也故言仁不言禮不精○問已
如何克將去曰只是不從已起見便是克故卽克卽復
○聖人言克已復禮後儒多言復禮克已○禮者敬而
已矣便是視則還他明聽則還他聰言則還他物動則
還他恒○問夫子告顏子苟不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
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曰顯微無閒然勘
至視聽言動處更須一則一二則二○問四勿只是一
勿否曰然○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動而省察靜時如
何工夫曰當未視時此心瑩然不起吾返吾視早是非
禮勿視也視時可知矣當其耳不接乎聲則吾卻吾聽

早是非禮勿聽也聽時可知矣當其未接於言則亦守之以默早是非禮勿言也言時可知矣當其未交於動則吾守之以靜早是非禮勿動也動時可知矣總是此心常存動亦定靜亦定孰爲涵養孰爲省察○問克己力量如何曰未嘗致纖毫之力○問克勝也是以仁勝不仁否曰非先有箇仁去勝不仁只勝不仁處便是仁也曰畢竟有主人翁可勝盜賊曰此頭上安頭之見也仁體湛然不容一物纔有物不論善惡是非都是不仁爲仁者正就此處銷鎔還他箇湛然本體此克己正當時也若先據箇主人在便是物欲所爲認賊作主也若主人常在則亦無盜賊可逐能逐盜賊便是主人不必另尋主人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此心常存不以一出門一使民而有閒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就出門使民此心而推之於萬物能近取譬者也如是則心體純矣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亦天下歸仁氣象也故曰仁請事斯語蓋仲弓平日已用力於居敬之學至此聞夫子之言而深契之不覺其承當之力也○問克己乾道敬恐坤道何如曰克復天道敬恕人道也○問陸子靜曰仲弓悟道過於顏子何如曰只見克己尚艱難勿視聽言動尚支離而仲弓之訓有得於易簡之道也不知敬

恕正是克己工夫爲己不易克故設此方便法如顏子直曰克之而已視聽言動只是一克不必說如何是克也○禮者敬而已矣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來復之端也無適不然而從容中道則復之至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體仁之要莫切於此而主敬其本也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自伸弓而下論仁則但告之以求放心之道使之由此而自得乎本心之理如訥言論仁是也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此意然聖人之言徹上徹下無二理也仁者其言也訥則訥言爲仁人之心矣牛但求仁於言而宐其見少也故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仁者之言

學二卷三十一
不必惕於難而後訥然非爲之難無以見仁者之心而
心之存者訥言之故仁者先難又曰爲之難總是一箇
兢業精神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
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君子不憂不懼語自有含蓄故復本之內省以要其至
則成德之學在於是矣小人之心易動只是自信不過
此亦羞惡之心也誠能就所疚而善反之亦庶幾遷善
改過之道耳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
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牛有同氣之變而子夏廣其所見其道只在自修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言道之在我者當如是非假之以爲涉世之資也四海之內皆兄弟亦自信其心耳雖然如舜化象傲君子不謂命矣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明生於誠學者纔不誠便昏濁易動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須知此心澄然無滓在故曰可謂明也已矣明則無乎不明雖舉天下之大萬物之衆皆坐照之有餘非遠而何夫君子之明固不必求之遠也求其所以明而已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

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立政凡以爲民耳食以養民兵以衛民信以教民而先王治天下之道不外是矣三者信爲要食次之兵又次之必不得已而去兵見教養之具隱然有禦侮之威焉又必不得已而去食見親上死長之心隱然有國存與存國亡與亡之勢焉是以君子居恆固嘗以信爲兵食之本而遇變尤以信爲生民之道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見國可滅君可亡而民心不可不立此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世道所以不墜也與○三代聖王君民上下相許爲一心固結不散雖紂亡而頑民歷世不變七國興而天下竟不肯帝秦及秦得天下權使其士虜使

其民不二世天下叛之失民信也夫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馴不及古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文質同體而異情質必有文文乃見質可合看不可相離故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陰陽質也而陰陽之變化則文也孝弟忠信質也而其所當然之理則文也視聽言動質也而動容周旋中禮則文也縱說孝便須昏定而晨省冬溫而夏清舍此便做孝不得縱說忠便須犯顏授命鞠躬盡禮舍此便成忠不得人知文去而質顯不知文亡而質與俱亡也故曰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以虎豹之鞞同於犬羊則質不可見矣世道不可一日

無君子文勝則爲僞君子文亡則爲真小人故子成欲去文以存君子之質子貢欲合質以存君子之文無非爲君子謀也蓋子成所爲文乃小人之文而非君子之文羊質虎皮者是子貢所爲文乃君子之文而卽君子之質君子豹變者是但子成之論可以救世得子貢之論可以明道○問文質還是表裏之體是對待之體曰道一而已矣文質其撰也畢竟是對待之體道之一而實者爲質道之二而虛者爲文質立而文行焉若相對待然其實亦非一物而兩體陰陽變化之象也非表裏二致之謂也一而實二而虛皆心也其發而可見者則謂之質謂之文仰觀於日月星辰之質則天之文也俯察於水火土石之質則地之文也中體於日用云爲之

質則人之文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未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救荒莫如節用節用則薄賦斂薄賦斂則小民無昏陷
之虞而大君作父母之戴安富尊榮之業在是矣魯饑
所患者不在用度而在民生矣有若慮切民隱故亟勸
行徹法以甦之未暇計及於足國也至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則君民宛然有一體之情
而足國之道固不外足民矣此爲萬世荒政之龜鑑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
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

以異

忠信德之本也義德之制也主忠信有其本矣徒義則日新而不窮日新之謂盛德故曰崇德也夫德本固有而不能不受蔽於有生之情識則辨惑要焉從情識用事時一勘卽破如大夢之獲醒便覺本體昭著從此漸加培養漸加省察而天理造其極至矣○問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此復云徙義何曰易進德對修業而言此則盛德大業一以貫之者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則徙義之謂也又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是一心而心所散見處便是義便有無窮境界我這主一之心既葆得此理完固足以爲日用云爲之本由是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日新又新轉徙無端小而證之日用飲食大而

察之綱常倫理無不得其泛應之妙所謂徒義也此道問學之功也崇德得力處在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政有大綱君臣父子是也君盡君道臣盡臣道父盡父道子盡子道而政無餘蘊矣雖然君仁則臣忠父慈則子孝故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奸於其間者此正之說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含蓄無限道理九經三重一有皆字從此出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子路果斷之才優於從政雖折獄之難而片言之下幾無遁情矣記者申之曰子路無宿諾則豈立辨於剗剗之利哉其忠信之所感孚者固然也想其誠心質行可質神明能令狡僞者獻其誠傾險者輸其敬雖未至於無言靡爭之化亦幾有刑清訟簡之風焉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雖然聽訟未也必也以德化民使民無訟乎則非聲色之可與幾也是以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彼徒取信於然諾之閒陋矣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之無倦有純心也行之以忠有實政也夫政未有不本於所居者故先黜倦心以爲萬事萬化之本而行特

舉而措之政在是矣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君子恥獨爲君子故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恥獨爲小人故反是夫小人豈性與人殊哉不如是不足以自濟其惡也噫芝蘭難植棘荆易栽自世有小人而世道俱受其禍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政者正也凡紀綱法度皆是此理只行之有本爲人上者亦以身帥之而已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

竊

國貧則多盜上黷貨也上黷貨則廉恥不立教化不行
民起爭心況重以誅求無厭民不堪命乎盜賊公行固
其所也予觀末世之政貪穢成風京官誅求郡吏縣令
掊剝小民催科日巧聽斷日濫無所不至真白晝爲盜
也小民見吏如逢劫手每一供應剝心吸髓動輒破家
民窮財盡盜賊橫行官司知而不問苟飽私橐舍傳而
去後復如之地方事日弊一日真大亂之道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
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
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爲政不廢刑而刑非所恃也刑以弼教教行而善則刑
設而不用矣然非可求之民也子欲善而民善矣呼吸

一氣有風行草偃之機焉視刑殺之所制爲何如哉夫
可殺者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從上之好也人主
亦慎其所以風之者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
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
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
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
聞

達在行聞在名聞可以微達而亦可以假達故子張以
聞爲達子張未必以虛譽爲聞但既謂之聞則僞君子
可託以文奸而其病有不可勝言者與真修達士天壤
不侔矣故夫子旣表達者之心而又借聞以發僞學盜

名之情狀爲萬世學者垂法戒也嚴矣哉達者之心質有其直而又隨事制宜於凡天理當然之則有深嗜而篤好焉然且不敢自以爲是也察言觀色以證人之應違慮以下人以啓人之樂告其深心密詣全是闇然工夫而實德之所感孚者固已遠矣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自我達之也聞者之心則不然色取仁則不質直矣而且行違則義襲而取矣又傲然自是居之不疑則與觀察下人之心異矣此其一生誇詐之氣固不必問所行之通塞而借以獵隆隆之譽亦安往而不得哉邦家必聞亦可恥矣一達一聞情狀較然學者未嘗不有志於達而不免托岐於聞毫釐之差辨以千里審之審之質者樸實之謂而直其理也好義則事事皆天理矣色

取仁而行違者矯飾於外貌而不情事事傷天理也居之不疑則終無敗露處矣世多肉眼被他強口厚顏恁地朦朧過去也○聞達同是一般但達者總是義聞者總是利迹似而實違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德與慝相爲存亡惑則慝中之蔽也查勘到此可謂拔本塞源之見故曰善德者貴日崇而崇苟自以爲得則不足崇矣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慝貴日修而吾修吾之慝而攻其惡無攻人之惡併力自治無絲毫自恕也至於人心之惑不一而忿怒其大者

從一朝之忿而辨之亦可以得懲忿之功矣辨惑者從血氣上極力消融而此心昭瑩之體復修慝者從物欲上極力克除而此心純白之體全豈所謂崇德之事非乎學者深察乎此而自得焉亦庶幾善學者矣○問崇德何事曰通顯微一體用皆是也凡吾德之所當爲者皆是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仁者能愛人能惡人而其道總歸於愛知以知人所以

崇愛也樊遲未達疑知之妨乎愛也故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以知成仁矣而樊遲猶未達謂夫子舉錯之說若專言乎知未通乎仁也曷不以帝王已事觀之舉臯陶伊尹而不仁者遠此聖人之知也卽聖人之仁也聖人仁知妙於一原而不見其分布之迹天下但囿於舉錯之中而名言莫罄欲指其孰爲仁孰爲知而不可得也然則聖人之言其猶天道乎無所不包而渾然無迹故曰富哉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忠告而善道之大抵匡救如是則宜見可矣不可則有止而已何至強顏不入徒自取辱乎不賣友亦不自辱以傷友誼所爲朋友之交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文謂詩書六藝之文所資於朋友講習者不淺而學問之道乃在於求放心而完其德性則文直所藉以爲爲仁之資而友其輔我者也學不求仁而徒博文之爲見無有實益安所輔我者○此亦聖人博約之訓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學不究乎萬物一體之原則臨政出治未有能以身視民家視事者誠以身視民家視事則有先之而已矣勞之而已矣君子以一心之精神運天下於聲色之外我倡導而民自正我勵精而事自康若提綱挈領然而天下治矣然則先勞之外又何益哉人情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亦永持此先勞而已語曰一息不運機絨絕學如是政亦如是○先勞之精神帝王之氣魄大可虞者倦而已○先勞爲政子路固優爲之但要無倦則知先勞之心尤有本領非襲取意氣者由可以益矣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爲政有體要先有司赦小過寬大之體也舉賢才則輔理得人而政要舉矣三者俱從廓然大公中流出非私智小惠也故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以天下之才公天下之舉如天地之化物各付物而已不勞焉至於天下已治而不知誰之爲此王道也○天下事纔著有心做便不是私意濟得甚事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
路口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
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
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
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國家名分一不正而禮樂刑政舉受其弊國非其國矣
正名所係大矣哉故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而
禮樂刑政舉而措之矣君子於稱名之際其容苟焉而
不加之意哉此孔子所以惓惓於衛政也或問孔子正
名當如何曰使衛君虛心委夫子以政必當人不異適
政不與聞惓惓於父子一本之良感格主心而以夫理

民孫之不容泯滅者轉移國人之觀聽使輒幡然悔悟

迎父贖而遜之位制贖卽安然受之而不辭猶愈於輒

之立也一作猶愈於輒之自立而拒父也或曰均一叛父也舍輒而蒞

贖於義何居曰此專爲衛輒言非爲蒞贖言當立也有一

況贖之得罪蒞贖父子之倫彼一時也輒父子之倫此更有說乎

一時也時移事異舍見在之綱常而膠先君之死命是

重之逆也使蒞贖稍有人心旣反國而不自立自然輒

不得已而受之而所以處父子者克盡其道庶幾人倫

正而名分肅矣曰使以夷齊之義揆之則父子俱一有在字

所廢盍立公子郢爲正乎曰廢輒立公子郢周天王義

也非臣子可得而議也曰後世無霍光趙汝愚乎曰以

孔子處衛必當有潛移默奪之權不至爲霍趙一有廢立字

之事如感格得輒父子一有回字則已父父子子矣何必

郢賢然而衛雖有待政之心思而孔子終不仕衛者亦

以衛事已定而輒之逆天理害人心者終不可與爲善

一作終無悔禍之意則亦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而已矣一本下云

去志決而衛事益不可爲然斧鉞故託曰陳恆弑君

孔子沐浴而請討曷不行於衛輒乎曰滅國廢君既出

於天子之義則孔子固不能行之於與國矣且討陳恆

而不可爲其如出公何凜然斧鉞姑託之正名之一旨

而討賊之義著於萬世矣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

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

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古四民之業皆不廢學卽道卽藝而大小則有判矣故士爲四民之首尤專責以大學之道修己治人之方面世道所賴以不墜者也大人之學禮義信而已道一也而其肅然整齊者謂禮截然果斷者謂義肫然懇至者謂信皆性體之流露也以此明德卽以此親民敬服用情之化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夫如是者謂果能禮以作民敬義以作民服信以作民情而王道可四達而不悖矣襁負之至所爲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是也此學問之極功聖者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得之者視區區稼圃一身之圖渺乎小矣故曰焉用稼○世不乏長沮桀溺之輩如遲者問稼圃亦從而效之故夫子斥之○或

問聖人言大人之道曷不及仁曰禮義信皆仁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窮經將以致用也非其用之謂也明體而已矣無得於身心性命之閒而欲措之天下國家無由矣誦詩三百而不達於政不嫻於應對則亦章句之學而已雖多亦奚當於用哉甚矣章句之學非學也夫六經皆經濟之道也而詩三百篇是昭代精神命脈所寄於當世之用尤切焉是故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而民情土俗之變徵矣正之以雅以大其規而綱紀治亂隆污之運著矣和之於頌以要其正而先王出身加民之道彰矣此所謂達於政也詩言志歌永言故口不

學詩無以言此所以優於專對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此責人主以身教也大學曰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又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許先生曰此非特臨御治民爲然卽處妻子對僮僕亦然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聖人並歎魯衛之衰亂而惓惓之意尤在宗國也聖人目擊魯事之日非蓋已方軌於衛矣喪亡無日徒袖手旁觀而無如之何夫子又曰死病無良醫者之謂也雖然卽魯衛而天下可知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其容已於周流之迹乎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人情從道義用力多苟且從身家起念多周旋孰有能以苟合苟完苟美爲居室者乎歷始終豐約之途而處之淡然無貪得務多之心則過人遠矣聖人非徒爲居室者示訓蓋欲學者力破此關以爲入道之路也○只爲此心別有在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庶者治亂之原也富而教則王道成矣孔子策衛孟子策齊梁若合符節三代而後富強之術代有舉之者教則罔聞焉此須人主躬行心術中來非徒科條約束而

已夫民日有飢寒之困而上之人方且橫征厚斂以迫之及其民窮盜起又不務德教而惟力任五刑以督奸宄法愈煩而民愈亂使天下重足而立民有就死之心而無樂生之望所謂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仇而天下大亂矣曰富曰教亦舉文武之政而已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亡則其政息時主勉之○時主知富國而不知富民知任刑而不知任教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實落語也聖人元氣一噓天下潛爲鼓舞○聖人秉政革故鼎新不待崇朝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則弊政非人一舉而改觀矣其後綱舉目張隨

其次第底績張弛損益之宜而盡善焉優游厭飫需之以三年之久而後治功成巍巍乎其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期月三年度其事則然聖人之道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也○問三年而成則仁乎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則仁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善人之治以忠厚爲本雖德教未純而刑罰非所恃者至於相繼百年而善政之所浹洽者深矣勝殘去殺庶幾小康之治云爾夫子目擊當時好殺濫刑之弊而致思於善人之化若有小勞然故曰誠哉是言也王者之不作而思善人亦中行狂狷之意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以聖人受命而王天下其仁覆之德既以天下爲一體矣然而未仁也仁則不徒膚革之貫通而在精誠之融洽有仁心有仁聞而天下各盡其性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王者久道之成倘亦從一世中轉動精神施爲有次第德教有淺深非必世何以徵此天地萬物生於仁成於仁聖人全天地萬物之性亦遷之以仁而已矣此非歲月俄頃之化可知也○或問以堯舜之仁不能化四凶文武之仁不能化殷頑意者未仁與曰四凶不能累堯舜_{之仁}殷頑不能累文武之仁譬之疥癬之疾於通體元氣何壅焉○或問期月三年百年必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其時如何曰百年必世舉其槩也期月三年本孔子作用五年七年本孟子作用亦乘春

秋戰國時如此云孟子五年七年必爲政於天下其下手視孔子更神捷蓋世愈亂極則轉治愈易所爲事半而功倍也春秋之時人亡政息只一變而復先王之道便成治功戰國之時亂極矣惟發政施仁是收拾天下張本聖賢俱從冑繫處下手非姑爲空言無當者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從政所以正人也此爲爲大夫言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季氏無君將公朝之政視爲一家私事矣雖政亦事也冉子受季氏籠絡墮其術中自以爲義急國政而不之避也亦愚矣故夫子醒之曰此非政也其事也如政則

吾且與聞之矣非夫子不及聞也不可使夫子聞也以
不可使夫子聞者而獨聞於冉子則冉子周旋私室果
爲公義乎不義乎於此幡然亦可以決引身而避矣○
冉子爲季氏家臣則朝爲私朝亦可但觀下文問答則
非常時朝會者謂之公朝亦可季氏順逆不在公朝私
朝間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
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
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
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
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夫子論君道不一而足獨告定公一言興邦立醒昏庸
爲萬世人主龜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人言其可忽乎
聖人就人言略加詮釋卽令制治保邦之道示於指掌
○於爲君難也則曰知難於言莫予違也則申之以善
不善可謂約而盡矣此無他知難敬也莫予違肆也一
念敬肆而興喪因之雖一言亦贅已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觀近悅而遠來則知人主精神自近及遠有隨地灌輸
之機非事驩虞要結而已按家語葉公問政於夫子子
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
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愚按家語所記與魯論
不同蓋王伯之辨也學者知之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王道規模宏遠蓋自純心中流出一動於計功謀利之私不免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旦夕而無宏遠之規此伯術也故爲政者未論政先論心則孰有病於欲速見小爾念哉何也欲速則政不達矣所見者小則政之大者廢矣故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蘇軾進神宗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用人太驟皆欲速見小之病也○欲速見小爾念相因○程子曰有天德者便可以語王道其要只在慎

獨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

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直之理無定形其發於本心而無違忤者是孔子曰斯
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又曰孰謂微生高直或
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又曰父子相隱直在其中矣
此直之說也曰直在其中者無直名有直理也故曰從
井非仁也證父非直也要於理之常而已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
也

仁體隨處周流學者隨所感發而證此體在居處時爲
恭執事時爲敬與人時爲忠皆心存理得之別名也雖
之夷狄而不可棄則險夷一致此心純矣以是求仁庶
幾乎○湛甘泉氏曰隨處體認天理最得求仁之意○

此道體渾然無可持循故聖人就分見處示人以入德之地卽如居處時言恭便須手容恭足容重坐如尸立如齋纔不恭便箕踞傾欹不成箇居處此心瞞昧不過便須改改後方安從此做工夫其進自不能已曾子之學亦嘗從此過○金仁山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忠其不一所難者分之殊也最有味分殊所以理一也聖人論仁四克己之目居處恭三言皆是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士以學道非富貴利達之謂也士學在行己之閒而其
豎立之大者徵於使命行己有恥則充類盡義不媿衾
影不辱君命則行己之道達於天下雖堯舜其君民可
矣此其操修純備經濟宏遠有學有用之品斯爲上矣
其次則學而未適於用者節不著於四方而於宗族則
稱其孝焉鄉黨則稱其弟焉亦庶幾醇行之君子已又
其次則學而未至道者其行己之槩未必斐然成章
簡點言之閒不踰尺寸硜硜然小人哉而立心不二
亦造道之基也何忝士乎三者之士品不同皆儒者之
學聖人之徒也若今之從政高者入於功名卑者趨於
利祿斗筲之器也視三者之品天壤不侔矣若夫子產
之惠管仲之仁晏嬰之智公叔文子之文武子之愚命

尹子文之忠文子之清姑取節焉可也可謂士乎故曰
管仲之器小哉况其弑父與君可弗論矣○陳白沙曰
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固其中未有能守者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
不爲也

道者中而已矣君子之學中行而已矣以中爲行者本
修道之教而要其至從容中道聖人也亦儒學之極則
也下中行一等則爲狂遊神於規矩形迹之外而獨證
聖域進而取古人之學於旦暮者也其見真矣而體驗
似已忽矣又下狂者則爲狷特立於道之中而介然有
所不爲其踐實矣而覺悟似不足矣二者就其所學而
進之進取者反於平實有所不爲者擴而大之則皆可

進於中行而斯道之傳厥有攸賴矣夫子所以不得中
行而思狂狷也○狂者所見極高合下便欲爲聖人舉
竟非身經歷過如人上長安便理會京師事務身尙隔
幾程也狷者所守極峻只是識不弘寧學聖人而未至
不屑以流俗溷如人上長安道怕有他徑只索印步走
不肯趁一颿風也○孔門顏曾閔冉庶幾中行然曾閔
冉亦是由狷入曾點子張子路狂者也游夏之徒狷者
也狂者不易得狷者往往而是如子思可爲狷而中行
矣孟子可爲狂而中行矣要之得聖人爲依歸則狂之
進道捷於狷當聖遠言湮之日則狷之守道篤於狂宋
儒如周子程伯子亦中行之士也然程子謂茂叔窮禪
客一有又曰自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

意伯子定性書

一作議
仁說

多地位高者事則二子固亦自

狂而進也伊川子朱子狷者也而學已美且大橫渠子
南軒子其狂狷之閒乎邵康節陸子靜狂者也康節自
成規模子靜獨信不疑始終一說始終一人則已囿於
狂矣陽明子學陸者也其見有開合楊敬仲學陸而失
之者也王汝中學王而失之者也自朱子而後師友淵
源多狷者矣。○狂狷中行之辨也蓋學術不至之辨也
非異同之辨也智愚賢不肖中庸之名立而異同暗矣
狂者之弊必索隱狷者之弊必行怪其遵道而行半途
而廢後世諸品諸端都從狂者化出廢則一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
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恒常久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人得之以爲心則爲恒德善人君子聖人之學皆由此而進之所謂恒其德也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則立德者可知矣恒之九三爻辭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言立德不恒可羞孰甚焉或之者疑之也不期羞而羞至理有固然無足怪者夫子誦辭閒而歎之曰不占而已矣試占此易辭而憬然切遠辱之思其於恒也思過半矣易曰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惟復乃恒曰不占而已者其訓恆也夫其訓復也夫○問不恒其德與頻復何別頻復以此心之存亡言德不恒則立身皆敗矣其病則自頻復始○先正曰士君子有三可惜此生不學可惜此日閒過可惜此身一敗可惜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本於理則以是非爲同異卽元氣之充周同本於意則以同異爲是非乃私情之黨比和則不同同則不和君子小人之道然也和是與物無戾同是與物無異迹若相似而實相反也○周比言君子小人與人之情和同言君子小人與人之道發必中節和也小人之道漫無可否同而已矣惟和也所以周惟同也所以比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鄉人好惡不足以盡人者謂鄉人之好惡未可盡信也惟以鄉人之善不善徵好惡而眞品觀矣凡人雖好修倘一見疑於君子一見容於小人則其品必僞兩下合

證如金付烈焰中更無躲閃。○一鄉之好惡起於一人
隻犬吠形羣犬吠聲一鄉皆好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
則好不必衆矣一鄉皆惡不如鄉人之不善者惡之則
惡不必衆矣深見雷同之口不足信也。○天下皆好之
何如曰未可也天下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天下
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
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
人也求備焉

國家用人之柄歸於君子而小人不與焉君子從君國
上起念故一面杜倖門便一面愛惜人才以全善類小
人從身家上起念惟要權勢利而已又何人才足惜求

備之心不過摧折善類驅除異己爲得計耳懷媚嫉之
見以癩善類甚矣國利有君子而不利有小人也要之
平恕之心每由於嚴正苛刻之心每出於傾邪君子小
人於說尤觀其深哉

一作於說人處觀其所隱尤深哉

二段俱從轉換

處洞見心術之微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道充而泰氣盈而驕君子小人氣象不同如此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毅木訥氣質之性也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近
仁言以後天之氣遡先天之理相去不遠也於是葆之
是在學矣蓋人性雖固有而一乘於雜揉之氣卽性受
其蔽而不可見惟剛毅木訥一些子不涉形氣分明是

仁體發揮處仁不可見此爲近也。○道心惟微唯剛毅木訥彷彿情狀故曰近。張子曰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可爲擴前聖所未發。朱子曰予靜千差萬差只是不知有氣質之性將那一并粗揉之質都認作性。○知剛毅木訥近仁則知爲仁之功矣。○剛毅木訥充得盡渣滓便渾化上下與天地同流。○剛之體常伸毅之神常運惟剛故毅木者凝然中實訥者凜然外持惟木故訥。○天下萬物萬事都包孕在仁中。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偲偲怡怡如也性之德也仁之體也仁體生生實徵於物我之間於三者得其情狀焉朋友切切偲偲兄

弟怡怡則理一而分殊矣非學造精微何以有此故曰可謂士矣然則士之所養可坐而知也彼兼人而可行者視此何如○切切偲偲怡怡而曰如渾然元氣無迹可窺朋友兄弟隨境而流相爲表裏者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善人之治以教化爲本教以仁則民不遺其親教以義則民不後其君至於七年之久而上下之所感孚者深矣豈有難於卽戎哉古者寓兵於農伍兩卒徒之衆卽比閭族黨之民驅民而戎詎曰難之然而法制禁令天下能無離心乎非善人之教久而何以收親上死長之效也以不教之民而使之戰民必二矣非棄而何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行已有恥。士品也。而惟富貴之士。捐廉恥。辱名教。實甚。蓋士君子當爲世道寄重。輕今不問有道無道。而徒穀焉。世治無開泰之歎。時危無拯溺之具。平生所學。一切以取世資爲天地閒一朽蠹而已。豈不可恥之甚哉。○宋呂夷簡謫范仲淹。余靖尹洙時高若訥爲司諫。不能救。歐陽修遺書若訥。謂不復知人閒有羞恥事。若訥怒。上之於朝。修并譴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恚之。○士人涉世。欲無災無難。坐致公卿。非面鏡千重。不能人。不能有爲。只是怕失富貴。只索庸庸便罷。一輩清謹人。尤甚。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克伐怨欲其慝雖微而潰決之勢甚方於此不行焉是簡制於念慮之未而未得其本心之體者然也故夫子稱其難而未知其仁。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亦不行也然顏子不善只是一念絕續之間就仁中簡出不仁來故爲不遠之復原憲不行則已成此四等證候旋潰旋制終不能奏廓如之效則不行之心猶然人僞而已於仁體何當。爲仁者不諱言克復也惟慎獨而早圖之其庶幾矣。克已是最初工夫不行是最後工夫故曰知幾其神乎。曰可以爲難矣由其所難而進之則易矣。知克伐怨欲之非仁則必困

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曰不行分明有容恕意在○已之累甚微克伐怨欲正若紅鱸片雪與杯水車薪其勢不同○此心不動於克伐怨欲方是仁○克已爲仁克伐怨欲不行非仁此內外賓主之辨○將虞廷精一處言方見不行意粗○問常人之心方克伐怨欲諸惡未起時亦是仁體呈露否曰人苟無事心之功則亦氣機之暫息而已焉得仁曰平旦之氣如何曰須於好惡相近處看是仁義心學者察識乎此而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則幾矣○程明道先生十五六時好田獵旣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此心潛隱處尙是不仁○問用力於

制私旣不足以爲仁則爲仁之功果安在乎曰上焉克
己是也其次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及其至則一也○予
始與陸以建論學謂克伐怨欲不行正克己工夫子曰
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欲其先難而後獲也以建
甚不然之看來不行之心早是箇已也然學者根器淺
不慙地不得由此進之扶得箇不行心常做主便是克
己力量也故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克復克伐怨欲
二章是學問大關鍵處於此分曉更無作說處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士人立志不堅一切外物動得居不能累人只心溺於
此乃爲累耳噫自一身而外其居邪抑寄邪爲士者合
下勘破始得於此不破說甚學說甚士○陸子靜曰彘

雞終日營營討箇甚麼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君子所以貞操而措之天下者行也行不危則以道殉
久矣安論有道無道哉至於言則顯晦隨時合言於行
而各中其則皆所以妙用世之權也蓋有道之言不危
則危行不著無道之言不孫則危行不全其斯以爲用
世之準乎○劇秦美新非孫也○危行易危言難危言
易孫言難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
不必有仁

有德之可言言其所當言仁者之勇爲其所當爲而已未
嘗取必於言與勇也取必於言則言可飾也能必有德

乎取必於勇則勇可矯也能必有仁乎多言賊德亂事
害仁詎曰有無云哉甚矣言與勇之不足貴也故君子
務本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
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尙
德哉若人

羿奡不終禹稷王天下自是宇宙大常适特舉例以見
修悖殊途而天人之應終有不爽者推斯志也其行法
俟命之心乎故夫子於旣出而稱之曰君子哉若人尙
德哉若人其人品之真學術之正於此獨窺其深矣然
而夫子不答适所言是實理實事卽夫子亦更無可發
明處聖人語默皆教也必俟其旣出而贊美之以示法

戒於天下後世也。○學者誦羿羿禹稷事亦知有警策處可以有志於道矣。○顏子天盜跖壽正自肉眼看來孔顏道在萬世安在無土不王如田氏篡齊六卿分晉卽身僅免於刑誅後世有餘戮焉學者須高視萬古始覩破不然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能不細英雄漢子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判別易清楚難如子夏出見紛華靡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悅便不清楚以不仁求君子只在一念之微須君子自知自證始得故曰有矣夫蓋疑之也若小人直可決其不仁矣吾於是而知仁體之微也以君子存之而不足以小人喪之而有餘學者惟日有孳孳而已。○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故曰若聖與

仁則吾豈敢又曰學而不厭○小人之不仁可以觀仁
門人曰盜必以夜乎曰然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親不愛其子則已愛之能勿勞乎臣不忠於君則已忠
焉能勿誨乎勞以爲愛誨以爲忠道若相成而理有固
然者君子亦求盡乎忠愛之實而已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
里子產潤色之

鄭國一辭命而人效其長要於其濟宛然同寅協恭氣
象其有造於鄭多矣當時秉國之成者子產也集衆思
廣衆益尤可以爲相天下者法云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

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

王降而論伯夫則隨世以論品矣非有功於世道者不足稱也春秋之時王室日微而民生促矣鄭有子產庶幾以生民爲念者其猶存先王之遺愛乎故曰惠人也楚有子西則與聞僭王猾夏之惡者出於人理乎彼哉彼哉惡之也若夫至春秋三百年來之權較則管仲一人而已仲之尊周室攘夷狄以其君伯天下卽桓公奪伯氏駢邑以與管仲沒齒無怨言而知仲之功真以服天下後世之心者仲真八傑也哉以觀子西功罪不兩立者也以視子產加人一等瞠乎後矣夫子此言春秋人物之權衡乎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貧而無怨非有真學術大涵養不能故曰難富而無驕則猶可矜持於意見之間者故曰易夫子蓋就學問中勘難易非就世情上較難易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夫子只就孟公綽權任使而魯政日闕矣有人而不善用與無人同何以能國滕薛大夫國小而政簡且坐躓焉況魯大夫乎○衛靈公無道用仲叔圉祝鮀王孫賈各當其才則不喪魯不能用一公綽然則魯之不競也甚於衛矣○房琯以將敗黃霸以丞相損功名王安石爲翰林學士有餘處輔弼不足卒以敗宋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

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世不乏材質之美者苟不學未聞道也道卽當人之體是已禮之爲言節也樂之爲言和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不離氣質而實不倚於氣質禮樂合德而氣質融若卽此文彼然則學以盡性之謂也成人者盡性踐形參天地而成位乎中是也兼長非聖門之學也如必欲合四者而後文之則顏子之沈潛先讓卞莊矣曾子之魯先讓冉求矣焉得聞道哉子路有兼人之質而失之不學故夫子曰人道不必兼成也求其所以自成而已若武仲諸人而文之以禮樂亦可以成人矣蓋知廉勇藝皆生質之美而偏以才技不化而爲德性之累故

必要於禮樂之文而後爲成也。僅若武仲之知非知也。公綽之廉非仁也。卞莊之勇非勇也。冉求之藝非道也。烏乎成今成人者苟其忠信之德足以辨義利決死生。貞久暫則大本立亦庶無忝於人道矣。而非吾之所爲成人也。彼其於禮樂之道未有聞也。由亦要其至者而已。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此兩者成人之別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文之以禮樂當如是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道不遠人公叔文子能由之公明賈能道之可見百姓
日用而不知乃是精義妙道特行不著習不察耳故曰
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
然後取此亦斯民日用之理而及其至雖聖人亦有所
不能焉故曰其然豈其然乎審疑之也在文子固然而
不自知其所以然夫子就昏昏惛地中一提一醒使人
反身而自得之也○凡人何嘗不時然後言樂然後笑
義然後取但有至不至耳學者但察識擴而充之始得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五伯莫盛於桓文皆假之也而就事而論正譎辨焉桓文之事在征伐會盟會盟之大者於齊則盟於首止定太子以安王室於晉則盟於踐上挾天子以令諸侯竝假尊王之義而正譎分征伐之大者於齊則伐楚責包茅之不貢於晉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竝假攘夷之義而正譎分故夫子大闢其微云○五伯事業如無源之水一發驟涸獨秦穆一誓自根底流出其規模當有天下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

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路責管仲不死自是君子守身常法如子貢便看得寬了子路只斷斷責他不死不落第二見卽死孔慳之兆也仲從子糾出奔未定君臣之分於此一死是匹夫而殉義者雖不可謂至忠亦成就一是矣但春秋時終不可以無管仲一人仲固素有挾持必欲以功名顯於天下故隱忍不死卒行其志耳當其與鮑叔奉公子而出奔也三人固已逆知襄公之必亂而各居奇貨待時而發以匡內難亦臣子同心許國之至說也小白先入則仲固相桓子糾先入則叔亦相糾管鮑素相知才識

相似故兩分所事惟召忽最正可爲仲副方發亂三人奉兩公子如拯溺救焚利於先入先入定禍亂則當有齊國矣不必問孰爲兄孰爲弟桓公子糾勢不相容而鮑叔三人可相爲用召忽一死可盡周旋之義可無憾於子糾矣仲何爲而復死哉請囚而入心在桓公猶其在子糾也鮑叔言於桓公以爲相二人匡齊之志始盡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人微似之但三人皆非見得道理合當如此不免有詭遇獲禽之意區區召忽又不過匹夫之諒總之管仲之事畧其心而取其功可也夫子生於衰周目擊僭王猾夏之禍而身不能用一腔熱血無處可灑不覺追念管仲之功至以爲到今受賜益傷今之無仲也自是痛癢相關子路子貢只從一身起見

故云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按諡法經天緯地曰文勤學好問曰文舍是無考文子薦賢一事直是虛心無我有古大臣之槩非不學無術者比矣可以爲文者深嘉之也臧文仲文矣而展禽媿易名矣推賢讓能千載盛事非虛心克己以身殉國者不能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賓客主鄰國之聘問者宗廟以治內軍旅以治外文事

武備皆得其人國奚喪之有主德雖昏而猶明於任人
得計多國家之要者國之不亡非幸也愚觀後世若齊
文宣帝荒淫狂悖甚於桀紂然能知楊愔之賢委以國
事卒保首領宋南渡諸君頗無失德只任奸臣柄國以
亡豈曰二老歸而周熾三仁去而殷墟子胥死而吳亡
種蠶存而越霸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其言不怍精神一併外洩安能有爲士君子躬行實難
惟凝聚之極方有全力可以勝天下之重而不靡可以
至天下之遠而不仆只其言之不怍定可以卜其難爲
矣奚必計及言之不可復哉故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也○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言之不怍無

所恥也。○遜國時金謂失守楊士奇胡儼解縉金幼孜黃淮周是修會於吳謂邸中約同死節諸臣皆慷慨激發獨是修無言泣下已而溥問其子與弼曰諸叔何如與弼時方七歲對曰獨周叔死耳。○羞惡之心正在此處用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請討陳恒自是宇宙大義非專爲三家發當時周政不綱失禮樂征伐之柄孔子舉而歸之魯亦春秋意也公曰告夫三子而三子不可則魯爲齊繼矣故曰以吾從

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夫子既私言之，以自傷其志，而又誦言之三家，以寒亂臣賊子之膽，則所以扶天理植人心而挽回春秋世道而不墮者，意獨至矣。○愚按使夫子之言得行，則將義足以克齊，取罪人而歸法於天王，天王一舉而號令諸侯，由是天子得以收諸侯之權，諸侯得以收大夫之權，大夫得以收陪臣之權，政教號令復出於一，而文武之道復興於世矣。當是時，周僅得中主，上命魯爲方伯，用孔子以周召之任，必將發明二帝三王之道，以致主於堯舜所爲，三年之成，必世之仁直於吾夫子親見之矣。惜乎哀公之不足有爲也。○問左傳告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齊強魯弱，久矣。子言伐之何也？孔子曰：民之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

之半可克也而程子以爲非孔子之言如此則以力不以義矣然否曰謂聖人此舉以義不以力則可謂義必廢力則不可聖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徒虛張名義而不切當日之情事者泥以破強弱之惑乎斯實語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勿欺者本吾學之不欺者而持以事君則仕不欺君是也忠也而犯之所以致吾忠也前章曰忠焉能勿誨乎犯而欺焉有矣未能忠而勿誨者也故曰勿欺也而犯之饒雙峰曰今人自家好色好貨卻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是欺君愚謂理固微然若因自己好色好貨便坐視君之好色貨而不諫豈人臣之誼哉孟子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苟其由衷之信則雖不能正己物正

亦卓然社稷臣矣但夫子告子路必要其至者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就其上而達焉則天理是也小人就其下而達焉則人欲是也上下之分只在一念之微而達之機自不能已此君子小人之品所以分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古今之學一也而學之用心則異爲己者學以成己也學之道本如是也若不求在己而或以利或以名但從毀譽得喪起念是爲人也學斯僞矣爲己爲人之微判古今學術之辨其成就不啻天壤學者慎之○格此一關則後儒逗漏儘多凡事不甚狼狽便過去

選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

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欲寡過未能此聖學真血脈日進無疆之道庶幾在於此子曰不善不能改又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也伯玉之賢夫子相許有素至此更從使者發其一生精神有獨契其好學之心者故及其既出而贊歎如此其開示學者之心亦至矣○近世如鄧文潔公晚年學問有得其兄問之曰弟近日只查已過病革謂子弟曰萬事萬念皆善都不算只一事一念不善便算○問欲寡過如何未能曰聖賢看得自己通身都是病直是千瘡百孔須實實用功方得我輩幾時得到與天爲一處雖然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誰肯認自家不是處卽駕言改過亦援引聖不自聖之意作一段好話柄

耳勘至此直發一笑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心之官則思此人心無息之體也人心無不思而妙於無思思得其職也故謂之思不出其位位者人心之本體天理是也君子心有常運隨其日用動靜莫非天理之本然欲指其纖毫滲溢而不可得也此卽艮卦象辭之意聖門思誠之學固所雅言故曾子發明簡要之旨以示訓非必得之易象也按易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體艮止之義有如此者而卦辭曰以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蓋言止也○思不出位宇宙皆吾分內○問人有出位之思否曰孟子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出位非思也念也炯然有覺者思之體

倏然無根者念之動○非禮勿視聽言動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忠君子思不出其位也○程子曰心要在腔子
裏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則行可過也言不可過也言
過其行可恥孰甚焉此君子所以不言而躬行也○不
必說十分話只做九分爲過只占先一步正是過處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
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君子道者三卽君子所以成德也成德之要曰仁知勇
而君子之道管於此矣不憂之仁仁之至也不惑之知
知之至也不懼之勇勇之至也於不憂不惑不懼中見

君子之心粹然天理渣滓盡化非上達天德者不足以語此故夫子歉然曰我無能焉蓋實體諸已而其心容有不敢自信者非特謙辭也此學而不厭之心也而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言仁知勇之道正非夫子不能全此言乃所以自道其實也猥云無能聖不自聖云爾若子貢亦智足以知聖人矣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方人非聖人之所暇也烏得爲賢正欲其反觀自鏡深自引媿以爲進德之地云爾故曰夫我則不暇仍就方人之見而提醒之深於教矣○子貢方人須從師弟分上一勘賢不賢始得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聖人每從人不知處割俗學之肺腸使之反而從事於
爲己非以所能邀知遇也聖人雅言之其旨切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億非覺也故不逆億而先覺者爲賢先覺者卓立於
物情之表而隨感隨炤也聖賢心體至誠未嘗以詐與
不信待人但物來坐炤自無遁情耳○問不逆億矣容
有不先覺者否曰先覺非用察識之謂只良知不蔽而
已如子產受欺於校人舜受欺於象正不失爲先覺者
○如覺人詐覺人不信正是逆億處先覺者有覺而不
用者也○周子曰明不至則疑生以疑爲明何啻手里
此逆億之謂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

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既不敢爲佞又病固必也聖乎清任和其猶病諸○枉道求合君子恥之此在賢者有所不爲而況聖人乎惟聖人體道甚至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未嘗有一定之權何固之有固者我見也聖人無我何固之有○樂行憂違確乎其不可拔非固乎曰從一身起念則遷世爲貞從天下起念則周流非佞竝行而不悖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自是稱物平施天理人情之至直則忘怨不較不枉法以伸情亦不匿情以市德德則無德不報於天理之中伸人情之至兩者皆物來順應之

常而不萌一毫私意於其閒所以爲聖人之道也○推此意便須知明處當萬物各得其所○或曰以德報怨亦謂小怨之可捐者非父兄之讎之謂然不直亦甚矣故聖人因之以告或人而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聖人未嘗有求知之心莫知之歎正自言平生所學無可見知耳此子貢所以有何爲之問也謂夫子之道必有可知者在乎不知聖心原不從知不知起念上下天人坦然順應之而不拂何怨尤之有不怨不尤此心正有用在聖人一生精神合併不厭之學學而云下者邇生安而起功於困勉諱性天而擇術於射御執心彌下

而造道彌真自能尋向上去日就月將卽所學達之矣
此其闡然爲己之學真有不媿屋漏而上通於帝命者
知我者其天乎非意之也卽心卽天卽獨知卽天知以
見人之終不我知也此聖人所以爲聖人也莫知而後
見聖人之心真則世人之急急於邀知者吾不知其於
知何如之病也聖人亦樂乎人之我知也哉○老子曰
知希我貴則有逃知之心矣聖人真是無可知處知我
惟天道其實也○聖人將上一乘工夫讓人做只做中
人以下學問故曰下學如發憤忘食直是鈍根如此其
進自不能已所謂上達也達者足此通彼之謂自卑而
高積小而大也聖學不喜道頓下學之學正學不得道
頓隨學隨達機非二致而自下而上功由積累至於達

天知化則有莫知其所以然者非纔學便達天德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一時之學達也志學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終身之學達也○學人事而達天理訓上下亦通但未見聖學喫緊精神如子臣弟友閒是學未能處是下學聖人言未能何有不一而足爲是艱苦刻厲恁地埋頭去○學只是過人欲存天理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命我之命也命自我立興廢之機我制之矣公伯寮其如命何言非寮之力所與也君子惟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廢行而曰將聖人不以一成之見膠未定之天亦不

以因應之心晦前定之理有如此者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
七人矣

賢者辟世處亂世而長往鴻飛冥冥此其最高云其次
則辟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猶然跼踖於世網之中其
次辟色機斯著矣其次則辟言機斯晚矣論潔身之義
則三者遞而上之不若辟世之爲高而君子所遇不同
容或有待時而後決者以言乎潔身之義則一也而下
章復繼之曰作者七人矣以見天地閉賢人隱深足爲
世道之痛也七人無所指當時若沮溺丈人晨門荷蕢
太師摯諸人之流皆從事於辟世云云者視聖人無可
無不可若失之固而潔身辟亂以待天下之清亦不詭

出處之正者其清風高節明哲保身之誼千載而下不可多得夫子曰作者七人矣推尊之意亦獨至矣○春秋自逸民諸人外其藏名遠舉若丈人長沮桀溺楚狂晨門荷蕢微生畝得七人焉○或問辟世則果矣辟地辟色辟言猶近聖人栖栖否曰論隱之義畢竟以早見遠舉爲高易所以一字譏尾遯一作尾也今但見聖人周流轍環便忘卻無道則隱一段公案出處之道幾不明於後世矣○章文懿公曰康齋出處第一著白沙第二著一峰第三著如我輩又是第四五著了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知其不可苟觀者自明聖人身寄世道若當局而迷者

直是不忍分明一如子視父母病雖不可救無不下藥之理雖既死而猶望復焉聖人直看得世道尚有可爲而爲之非漫爲是無益之行也其如終不可爲何哉晨門本譏聖人不知時而故以爲知之者正欲醒之也可爲宛而諷矣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未之難矣

有心之言真知夫子之心事矣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言此心固而不化也既已莫已知矣亦可以已矣深則厲淺則揭與時卷舒不亦善乎荷蕢方自視甚圓而不知聖人視荷蕢甚果也故曰果哉斷壞他忘世之見正爲

經解嘲也淺深制宜他看恰好在只了得自己出處
一節猶其難聖人直爲其難耳聖人之難以世爲一身
而拯溺亨屯者是○深則厲淺則揭自是聖人家法但
荷蕢看得固聖人看得圓此聖賢之別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
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父母之喪達乎天子上古聖人以孝治天下也天子有
天下之責故制爲冢宰聽政之禮使孝子之情伸於上
而天下晏然觀古人皆然則此禮爲萬世不易之經矣
後世喪禮墮壞襄公以墨縗臨戎則在天子可知故聖
人垂訓以示天下萬世云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民之難使也久矣威劫之而愈叛法籠之而愈畏心存則百體自順心放則百體皆乖君子之於民也亦猶是也上好禮宅心於齋莊中正之體而出身加民無非是物故可以攝天下之精神而通爲一體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故民易使也蓋言順也○上好禮只是毋不敬敬則有以消天下狡慢之情而歸於順故易使禮主於教而默寓於刑政之中者也○上好禮能以禮讓爲國是也以禮導民則民皆式於規矩而作其忠敬之心故易使亦莫敢不敬之意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言君子便從參天地贊化育然其道則求諸己者己非
人與百姓對待之己修己亦不爲安人安百姓起念只
求得一己而已傳曰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敬者聖學終
始之要修己之心法也敬修之道在肅然收斂此心而
主於一不顯亦臨無斁亦保湛然無復非幾之擾至於
反身而誠則己得其己矣己得其己則靜虛動直天地
萬物咸歸在宥無所以及人而人自安卽以修之者安
之也故曰修己以安人無所以及百姓而百姓自安卽
以修之者盡安之也故曰修己以安百姓安人安百姓
在修己中實有是事非意之也諸君子至此則存神過
化上下與天地同流雖堯舜猶病之矣堯舜之學只是
一敬然修無止法修而安無限量堯舜亦畢做不了學

者但當敬修而無失可也○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
臨汝無貳爾心是敬修正當處○修己以敬正是尊德
性而道問學○程子曰敬勝百邪○古來無偷惰放逸
的學問故下一敬字攝入諸義就中大題目只是克己
復禮忠恕一貫擇善固執慎獨求放心便是後儒將敬
死看轉入註腳去便是矜持把捉反爲道病○拈出敬
字良多苦心如口敬只是心中無一事也又曰惟忘敬
而後無不敬不免番案立說使後人藉口而謂打破敬
字方能入道幾於小人之無忌憚而聖學晦矣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
賊以杖叩其脛

原壤夷俟示於達也平生情狀盡露於此故夫子歷舉

其生平而痛斥之以聲名教之辟以杖叩其脛若使之因而知改然則猶有故人之誼乎使老而知改不屑之教誨焉朝聞道夕死可矣○所惡於原壤者爲其賊道也春秋去先王之世未遠始生老氏爲惑世誣民之祖當時一種好異之民起而應之如原壤者不少觀行徑大是詭怪不常可喜可愕至易至簡由是天下學士靡然從風轉相祖述愈流愈遠一變而爲楊墨再變而爲申韓三變而爲蘇張終變而爲佛氏之學以還其初旨嗣後士大夫往往以佛氏之說文老氏之奸精者竊道德之唾餘以學佛粗者拾翕張之機鋒以學禪而楊墨申韓蘇張之意時時出沒其間終宇宙世界學道人只是此局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竝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聖人無能益童子但有損之而已童子少而不學恃其

聰明才智儼然以成人自命而無求益之心惟取必於

速成而已古人八歲而入小學則教以灑掃應對之節

禮樂書數射御之文十五而入學則教以大學之道修

己治人之方至七年而小成九年而成大成如彼其漸也

速成何爲哉故聖人以將命裁之欲使之挹損於禮法

之場以消躐等之見也使童子由於此而果知所以益

則雖一日而千里可矣

劉子全書卷之三十一

山

劉子全書卷之三十一

門人董 瑒編次

經術四 論語學案四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問衛靈問陳一語不合明日遂行無傷於悻悻乎曰道不行矣不去何爲聖人處此直脫然無絲毫計較纔計較便不成行矣所謂進禮退義蓋如此若有激而行便不是○聖人仕止久速莫作死格局看如謂此必當速彼必當久便是不可之見○聖人不但言軍旅之未學而先動之以俎豆之禮有許多委曲在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路嘗誦不佞不求之言可謂能自信矣至此又信不過看窮是分外事一般分明被感遇動了平生得力當在何處乃知其未聞道也故下章有知德之歎子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固窮之謂也○逃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信矣夫○君子處窮若固有之素位而行也小人窮斯濫矣願乎外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此多學而識

之之謂也。識者隨所學而本諸心，使弗忘也。由多而識，就事物討歸宿也。聖人之學固是如此，但所學雖多，只是一理。多學而識，只是一以貫之，非舍多學而識之外別有一貫也。然非與正疑得恰好，道是多，又有超於多者。故云只喝箇一不出來，非也。言我之多學，莫作多看，了只是一貫耳。一者學之歸也，貫者學之融會自得之機也。一無體即多，而在貫無迹，即識而融聖人之學，自日用動靜所及，隨處理會，只是一理，認得是一方爲我有。一貫之說本無二致，但此章直指學脈，前章直指道體，道亦學學即道也。後儒之學多教人理會箇一，便未必多學聖門，不如此以子貢之穎悟，猶不輕示，必俟其學有得，方道破。若先道破，便無持循處，不若且從

多學而識自尋來路久之須有水窮山盡時所見無非一者是一乃從多處來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授受如印板顏曾賜皆一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德性人所固有但行不著習不察鮮能知之知德者深造自得全體洞然有不究其闕奧不已者雖力行如由猶或病之况其他乎夫子呼由而深歎其鮮能也他日又曰由誨女知之乎自知自證何難之有○知德者知性中之德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朱註此章疑爲慍見發也知不知正在此處證揚子雲曰非徒知之實允蹈之此之謂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矣

君道以無爲爲至古帝王之所同也獨稱舜者舜躬聖人之德而紹堯致治凡敬天授時封山濬川命德討罪既代終於攝政二十八載之日而及其格於文祖首擢四門以來天下之賢乃命禹爲司空平水土命后稷播時百穀命契司徒敷五教命皋陶作士聽五刑命垂其工若予工命益虞掌山澤命伯夷秩宗典三禮命夔典樂教胄子命龍納言出納惟允九官奮庸熙帝之載而天下大治舜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若泯其有爲之迹故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天下本無爲也舜亦何爲哉但見其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更無所爲也敬德之至穆然如天運於上而四時行百物生自莫知其所以

然者此無爲之象也其斯以爲君道之極乎○自古清淨無爲思稱黃帝時當然也老子之教本於黃帝其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至欲絕聖棄智復結繩而用之則非無爲之旨矣君道無爲而無不爲無爲者敬而已敬則知要知要則事理堯舜兢兢業業而唯不得舜禹臯陶爲已憂急先務也治至於唐虞無不爲矣而誦一作頌無爲者乃不歸黃帝而歸之舜固知老氏之教不可以治天下也故晉以黃老亡故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言君道盡於此也含恭已外絕無聲色可窺故曰夫何爲哉語意呼應倒喝法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

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此心此理隨處發見於言爲忠信於行爲篤敬一而已矣故在與猶是立亦猶是忠信篤敬所以行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者所以密其忠信之功也夫然後行苟不如是則不誠未有能動者故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學者體認通塞之機一絲未徹自難假合乃謂誠不能動物是誣性也參前倚衡反身而誠也推之東西南北海而準其此之謂乎○立則見在與則見是實有所見我輩只恁地昏昏雖食有不知味者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所見合當如此○子張才高意廣看學問事但等閒做過只隔立與在與一關頓令爽

然自失書紳一舉乃做上大人生活從此一日千里者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直哉史魚臣品之正也君子哉蘧伯玉道學之純也有
道無道只是一節更無夾雜轉移處故謂之直可仕可
止只是一理更無係累鶻突處故謂之君子都從他心
體表出來學者學伯玉之學而行史魚之志其可矣○
如史魚者何處得來只尸諫一事凜然日月爭光○看
來無道則止只爲仕無益於國無濟於君如史魚死而
忠感其君何必卷懷乎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學者纔默便失人纔語便失言一無恰好處只是此心
物蔽在知者虛而能覺自能知語知默物來順應當
境精明何失之有洪鐘之善鳴也以其虛乎○能盡語
默之道則能盡出處之道能盡死生
之道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一邊是求生以害仁一邊是殺身以成仁幾人看得清
楚就下一割惟有志之士必遂其志成德之人必成其
仁志一決而莫違心已安而無累君子之於仁直以身
殉之而已○志於仁之爲志成其志則仁矣然古今仗
節死義之士其品亦有不同者及其至則一也○只爲
死得恰好故謂之仁○好仁者無以尚之其殺身成仁

之謂乎。○方遜志先生臨難曉門人廖鏞曰：汝讀書幾年尚不識箇是字。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聖人論仁，只是直求本心，論爲仁，只是親師取友。是喫緊工夫，卽居是邦也，何地無仁賢而失之所貴乎？我有善下之心，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則孫志時敏遷善改過之益在其中矣。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王者繼天立極，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莫大乎時，昔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

授人時歲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其定時之法首命羲氏正仲春次命羲仲正仲夏次命和氏正仲秋次命和仲正仲冬舉仲以槩孟季而正四時之中則建寅之法肇於是矣自夏受唐虞之禪其法因之不改其四時之書有夏小正視唐虞益加密焉若日晷昏旦之次分至啓閉之期雷風冰雪雨暘水旱之節百穀草木稊秀之候羽毛鱗蠃蠕動蟄興陟降離隕鳴吻之應以及王者因時行政慶賞刑威之準三農以時穫植耕斂作息之宜靡不畢及此夏時之善而萬世帝王憲天出治之道無踰此矣此聖人行夏時之意也殷周以征誅得天下其敬時授事固未嘗有外夏正之遺而建統改歲則遞而更之取以新天

下之耳目也殷以冬十二月爲歲首則建丑之月也伊
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泰辟王祇
見厥祖是也周以冬十一月爲歲首則建子月也泰誓
曰惟十一月壬午春大會於孟津武成曰惟一月壬辰
芘死魄蓋十三年春正月二日也班固律曆傳曰初發
師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是夕也月在房
五度房爲天駟後三日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
一度明日壬辰晨星始見至戊午渡師於孟津二月四
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按析木爲建亥之
月於夏爲十月殷爲十一月周爲十二月殷人建丑故
殷十一月正周之十二月故越三日而爲周正月則周
以冬爲春矣所云十三年春果何爲邪則出於後儒之

合以明周正建子之證也而蔡沈注以爲建寅之月則
殷周之時序固不能改乎夏矣故箕子敘疇四五紀一
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厯數又八庶徵曰
歲月日時無易曾以箕子之明武王之聖曾不能訪羲
和萬古不易之序而謬以冬爲春春爲夏審如是也政
教號令又安所出乎至秦事不師古但取更新厭勝之
意而以孟冬爲歲首按史記始皇推五德終始之傳以
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
始朝賀皆自十月朔然則秦固以冬十月爲歲首而非
以冬十月爲春正月也知秦則知殷周二代矣董仲舒
曰春秋受命改正朔易服色而胡文定公曰春秋以夏
時冠月謂周之冬正月而聖人改之爲春王正月也若

是則春夏秋冬之序在周不易而聖人乃易之是以行
夏時而先紊天道矣而其發明春王正月之義則曰正
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
上承天之所爲而下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其大者
在任德不任刑云爾聖人承天心正王道之端而反以
冬爲春失任德之意則又何取於春秋之名哉然則春
王正月之序卽魯史之舊卽武王革命惟十有三年春
以來之序也知武王之時不必冬而春則春秋之時可
知矣然而春秋所書時令往往有不合者則其義何居
○王者憲天出治莫大於時時者天道君道卽天道也
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皆時之
所爲也上古聖人之治天下一時也而法莫備於夏且

載在夏小正一書其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之道一本堯舜之遺而潤色之要於盡利焉萬世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是矣故夫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至此首以告顏子也區區改正朔其餘事也若夫世道循環之運人心風俗升降之機不過文質二者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乘殷之輅所以崇質也服周之冕所以右文也文勝則返之以質質勝則輔之以文斟酌二代而趨於一中竝行不悖所以推而準動而化也由是治定功成而樂作焉尤所以饗宇宙之元氣而歸於必世之仁也含韶舞又奚則哉協和風動萬古一時也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和之至也樂法韶舞而宛然臻斯世於唐虞之域矣至於蠹政之大者莫如鄭聲與佞人

鄭聲淫淫人心也佞人殆覆人國也放之遠之二端之
害似是而非其中人主之感甚於神叢狐孽非人主端
本澄源修身建極徹日月之明而迅雷霆之斷鮮有不
中其禍者也夫治亂之機危矣哉以二帝三王之法治
之而不足以鄭聲佞人喪之而有餘自古帝王未議經
綸先圖儆戒有以也聖人用世之道首法天時以爲覆
冒羣生之本而又禮準其中樂奏其和無非本之天道
至於法外之防則所爲救天之命惟時惟幾也君道一
天道也嗚呼大哉○達則規四代之禮樂帝王遜其事
功窮則修六籍之儒宗帝王遜其道術故曰自生民以
來未有盛於孔子○四代禮樂不是勦一作益襲聖人只
明得學問事自於上天下地往古來今都包孕在這裏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或問所學何事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更論堯古和今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遠慮者遠大之慮非行險以僥倖徒偷旦夕之安者如是則慮慎以動動罔不臧小而尤悔之乘大而禍敗之迫庶幾其免矣人無遠慮其如近憂何○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可爲遠慮燕雀處堂噬臍何及也噫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此必有爲而重言之也如好好色可爲誠矣無以尚之之謂也故又曰我未見好仁者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人臣之不忠於君父也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盜也易曰晉如鼫鼠貞厲據非其有而唯恐失之非竊位而何竊位之情形無窮而獨於蔽賢一節窺其大者秉軸君子念之也哉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君子盡其在我而已矣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何過督之有此君子所以一體天下而無怨也與中庸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然則怨不生於人而生於我乎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非懸想也自修自證自印自靈轉轉尋

求必恍然而後卽安所謂深造自得者也進德修業皆
是也此非可取貸於他人之力也明矣不曰如之何如
之何雖人將如之何哉程子曰他人食飽子無餒乎使
人可如之何也則不屬我之事矣卽欲倩人索如何仍
是騎驢覓驢如何如何只索自家尋取語曰鹵莽焉而
耕亦鹵莽焉而穫滅裂焉而耘亦滅裂焉而穫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言不及義將一切倫常日用都束之高閣卻只習一等
行險僥倖之事自謂得計習慣自然世教人心俱受其
病有莫究其終者曰難矣哉不言得失利害而祇絕其
出於人道之外也○羣居講學出禪入佛慣用棒喝正
是聖人攢眉事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君子之道不可見而義其質也義也者宜也宜於理之謂義日用動靜皆是也所爲義也義以爲質道體立矣而禮則所以行之也中之至也孫則所以出之也和之至也信則尤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誠之至也此君子之所以爲君子也故曰君子哉○就君子上見出義禮孫信故曰君子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君子不病人不知已既反求於所能矣至於沒世無稱平生碌碌直與草木同腐耳君子一念及此而早夜皇

皇圖所爲三不朽者其容已乎然則君子之學既杜
前之名心而又激死後之名心非得已也總欲了吾分
內事而已○名之一字正須放在沒世後觀破此方是
亭亭丈夫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同一學也而所學不同
其辨在隱微之際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則顯而易
見者也求諸己者求則得之求諸人者心勞日拙矣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矜者斬斬自持不爭則非絕物矣羣者油油與人不黨
則非徇物矣此君子持世之準也矜而爭其失小羣而
黨其失大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

求終身之行於一言可爲善學矣其恕乎言舉斯心推
諸彼而已矣心體與天下相關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
欲達而達人是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端也仁之
方也學者苟隨所在而擴充之則全體大用無不由此
出矣非終身可行之道哉○恕之一言終身可行卽忠
恕一貫之旨○如心爲恕心合是這樣還他這樣如心
之愛以爲仁固恕也如心之宜以爲義如心之別以爲
禮如心之知以爲智亦恕也此易簡之道也○實有是
恕卽是忠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

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世衰道微人心不直無復三代之遺久矣而聖人猶不忍以叔季之道待其民而曰斯民也卽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民也則聖人挽回氣化之情深矣無毀無譽所以爲直也道在人心萬古如一日也道則猶是道故民亦猶是民聖人不過先得斯民之所同然耳因斯民之道以覺斯民而已無所與焉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子嘗曰文勝質則史春秋文勝之習於一史得其槩矣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則我生之初猶未泯先進之遺也而今不然矣有馬者借人乘之庶幾大道爲公之一端也而今又不然矣文勝則質亡故人皆習於偷而不勝

其自私自利之見其不流爲禽獸者幾希此風一倡至
於戰國蘇季子曰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
賈誼曰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
耰鉏慮有德邑母取箕帚立而諛語則文勝必至之勢
也然則周道其敝於文乎○春秋良史莫如左氏然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紀載何辨而多鑿也范甯曰左氏
鑿而富其失也誣韓愈曰左氏浮誇夫子歎闕文殆謂
是與此春秋所以作也○或云有馬者借人乘之正是
史闕文也張子曰史闕文祝史闕文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有言者不必有德巧言者工於言者也彌近理而大亂
真喪德而似德故亂乎德小不忍者顧小則失大大謀

莫決能無亂乎溺於小小利害首尾莫能一割若煦煦
姑息者然是小有所不忍則遠大之圖能無茫然亂乎
易曰利武人之貞志治也亂則不治言無斷也巧言似
德而亂德小不忍似謀而亂謀進德居業者知之○小
不忍如婦人之仁謂小之乎不忍也若匹夫之勇是小
不——忍也一語不可兩解兩意不能相兼且匹夫之勇
無謀者也曷云亂謀書曰必有忍乃克有濟從舍忍之
忍自與不忍語意不類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衆好惡不可不察固也曰必察之者見聖人之好惡未
嘗求異於衆人而第欲自證於吾心以吾心之好惡衡
衆人之好惡而好惡乃定卽從衆可也違衆亦可也要

於其當而已矣故唯聖人能致好致惡亦唯聖人能以衆好衆惡○問衆人好惡何故與聖人不同曰衆人之情或泛而不察或私而不公則好惡亦僅得其槩而已不察故也使能察焉則善惡之情雖有遁焉者寡矣雖然非至虛不能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仁

中庸曰率性之謂道離人則道之名不立故曰大哉聖人之道又曰待其人而後行此人能弘道之說也言人能自弘於道之中而非道操其弘也故又曰非道弘人然則自謂不能者是誣人也謂人不必弘而聽道之弘者是誣道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人心未有有過而不自覺者旋覺旋改何過之有過而不改不卽改也是謂過矣其不流而爲惡者幾希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思者聖功之本卽學中之能事然亦曰慎思而已非荒唐無據者也是之謂思誠若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則思而荒矣何益之有哉夫惟反而從事於學乃知斯道只在當人之身學之卽是博而約之好古而敏求之進進不已則益矣所爲下學而上達也此之爲學未嘗廢思而所由始與忘廢寢食者異情則亦止謂之學而已矣夫言學則不言思可也故聖人但曰學而不厭○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只爲有意見在故入艱僻一路去若反觀默識自不應如此○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妙在

勿忘勿助間此聖人之善學也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而無益助之長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所思合是纔致思便已不是道愈思愈隔而今試舉得仁是甚樣只索就日用間平鋪做去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如此而已矣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君子謀道不謀食道外無學非富貴利達之學也夫人亦知得失之辨乎耕也餒在其中矣謀食有餘貧也學也祿在其中矣謀道有餘祿也富於道之謂祿貧於道之謂貧得道則失貧故君子但憂道之不我得而卒未嘗動念於貧也謂將以道易貧也謀道不謀食殆謂是

與聖人慨世之學而干祿焉者故惓惓致曉如此云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
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
之不以禮未善也

君子之學知之真守之固大而化之斯全學也知及之
者擇乎中庸是也知之所及卽是仁但未必能服膺弗
失耳非禮勿視聽言動仁也守之至也意想之及非知
也把持之守非仁也知及仁守君子之學有真得矣然
非充積之盛徒有中而忽乎外者以語莊涖無由矣則
亦無以作民敬矣非存神過化上下同流則動民之禮
猶未見所性之節文而欲民自至於中不可得也則亦
豈得爲盡善之學哉故君子從仁守以後隨處體認天

理本諸身徵諸庶民必要乎盡善而後已盛德大業一以貫之其斯以爲全學乎○知仁並進纔有覺便是知常常覺去便是仁守纔守得便須顯微無閒體用一源莊禮一齊俱到不如此不能守矣但工夫有生熟之不同只得次第檢查去○陸子靜曰論語中多有無頭說話如知及之仁能守之不知所及者所守者何事又曰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程子曰仁也者仁此者也言將知去及此理仁去守此理則知仁是一物理是一物如何打合得○禮者敬而已矣以此治身卽以此動天下動猶至誠動物之動動不以禮則敬德在我猶有間隔處未能盡人物之性也所爲聲色之於化民末也烏乎善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從道德起經濟則所受者大從才技出揮霍規規乎小已出乎大則入乎小出乎小則入乎大此君子小人之分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此甚醒人以仁也仁者人也卽水火雖至切於民生乎而仁尤甚何也不仁則不人不人則不生仁則生雖死而生然則起死回生莫仁若矣以生爲生則人固生於水火而有時而死若蹈之而死者然以生生爲生仁能死人乎故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蹈水火而死言

終身託於水火而死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當仁不讓之謂也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爲事言人便以聖爲志何讓之有胡雲峰曰顏曾游於夫子之門未嘗以當仁之事遜於夫子旨哉○當仁不讓於師只是極當仁之量不聽人獨占地步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四時之貞也言天道貞於終也於人則爲智智者貞之蘊也故知是知非而不失其常諒則執一不通爲有我之私而已貞而不諒其君子守道之至乎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不徒曰任事而曰敬其事一乃心也何暇顧利祿乎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其是之謂乎

子曰有教無類

有教無類分明天地氣象善惡之類雖殊而天地生物之心初無揀擇栽培傾覆物之自取則然天地無心也聖教亦然○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又有不屑之教誨也者其無類也夫其辨類也夫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道一而已一則無弗同不同者非我之異於彼而彼之有異於我也大同之中忽起藩籬吾儒與異端之名始立吾儒方獨伸其是而異端且自執其迷兩相角以求

勝若冰炭之不相爲用也君子其如異端何哉雖然爲吾道謀者姑力持同異之辨毋使以異爲同相謀而蝕猶庶幾乎○韓愈曰孔子必能用墨子墨子必能用孔子此見不到處遺衣六顛畢竟惑其說

子曰辭達而已矣

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可與達矣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已也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與師言意也謝上蔡監西場竹木爲諸生講子見齊衰者及師冕見章曰一

部論語只如此看故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可爲獨
窺其微矣只此是道便只此是學子張實認得來不是
鑿空疑問者故夫子曰然而又申之曰是道也固相師
之道也言非有我之所得私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
月無私照其一有惟字誤聖人之道乎子張求道於夫子之
身所見真夫子求道於天地萬物之固然所見大一作夫子
行道於天地萬物之間所過一作一部論語正合如此看○
者化上所見真亦添者字一作相師之道不是舊格子聖人仍作舊格看○如一作此
是道便知不如此非道知相師之道便知子臣弟友一作

人倫
日用之道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

與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
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
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
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
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冉有
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
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且也聞有國有家
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
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
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
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
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季氏將伐顓臾是無君也亦無王也將則必誅故夫子因二子之見而力誅之又姑置季氏而先斥二子始終一辭春秋討賊必先治其黨而後爲惡者孤也夫顓臾固先王之封國也而且附庸於魯稱社稷之臣季氏何以伐爲哉二子者獨不能矢大義而折其邪心乎然且曰夫子欲之也則如陳力就列之謂何不特此也爾實有匡救之責而莫之舉則季氏之惡爾實成之是誰之過與直令冉求無迴避處於是辭窮而遁遂有後世必爲子孫憂之說旣曰欲之矣又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支吾輾轉欲蓋彌彰故聖人疾之摘發至此如秦鏡照膽邪謀畢見矣且也以下又發明利害以破子孫憂之說因坐二子誤國之罪而討罪之義無餘蘊矣君十而

臣一均也均則和和則安均故無貧和故無寡安故無
傾內治既修何患遠人之不服哉今由求之相夫子也
以服遠則無德以安內則不均而徒從與其君以干戈
之事祇以速蕭牆之禍耳可爲忠於所事哉然則始終
誤季氏者二子也故曰求無乃爾是過與是役也聖人
力攻二子旣聲大義之不可伐而又深切利害之情愈
駁愈證如老吏入獄一字不可平反令聞者感動卒寢
顧史之伐聖人有功於宗國大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
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
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先王治天下有五禮六樂八征九伐以統一宇內故係
子於天謂之天子降及春秋而自諸侯出又自大夫出
又自陪臣出禮樂征伐亂於雜出而清議自庶人出矣
此極亂之徵也權出於下則亂亂而無所歸則散而庶
人且將挈其權以歸之一人而天下復治故曰得乎臣
民而爲天子此宇宙升降之大機也周子曰天下勢而
已矣勢有輕重也極重而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
也反之力也識不早也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
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嗚呼其唯聖人乎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
桓之子孫微矣

祿去公室則政在在一大夫五世四世之及修短異也

勢極重則必反五世希不失矣然則三桓子孫之微也
宜在今日乎理有固然無足怪者是時陽貨專政已執
桓子爲三桓浸微之漸故云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
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直友最益人其次莫若諒又其次莫若多聞三者皆益
友也卽得其一而益矣便辟則不直善柔則不諒便佞
謂口給禦人而無問見之實者皆損友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
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晏樂損矣

君子之學察之性情隱微之地而聖狂之介已判然矣
其油然而生颺然而莫制者好樂之情是也或動焉以

天益之幾也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是也其動焉以人損者之幾也樂驕樂樂佚遊樂晏樂是也三益者發乎情止乎理履中蹈和有自然之節焉而又不自滿假津津然道人之善且友人之賢其流露於物我之間者無念非上達也故益三損者任其情之所幾而不知節或氣盈而驕或氣偷而佚或神溺而晏欲敗度縱敗禮無念非下達也故損學者深察乎此而致力焉於以存天理之本然過人欲於將萌則學問之功思過半矣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三者所樂在此則所憂在彼○禮曰敖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三益之謂與反是則損矣○益者之樂從憂勤惕厲中來故與損者相反蟋蟀之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

無荒良士瞿瞿三益有焉王良學樂歌曰學卽樂樂卽學其損乎益乎君子慎諸

孔子曰待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三愆蓋傲學者洗心惕慮以爲受教之地也身處函丈而心不在焉或失之語或失之默三愆隨之雖日侍君子日奉君子之言祇以水投石而已矣○纔一啓口得三愆推此多少般不可勝數遷善改過從此處得力便是喫要學問○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教學皆失也諺云盲棋對

瞎者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君子自少至老無非肆力於學其大要在存理遏欲消融血氣之累而已血氣有盛衰而此心隨時而受役焉少則中於色壯則中於鬪老則中於得三者遞爲君臣未有已也故君子戒之防乎其防求之不墮坑塹中當是如何力量學者思之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
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無不畏者君子之心法三畏其大端也畏卽敬之所發也畏天命畏其命我者也君子知天命之在我而敢弗畏乎畏大人畏其型我者也畏聖人之言畏其訓我者

也皆所以密畏天之功也三畏一畏也若小人安知有天命哉小人心死久矣自絕於天不勝其褻越之罪何畏之有况於大人乎况於聖人乎舉無有動其畏者矣然則三畏所以成君子而不畏乃成小人敬肆之關嚴矣哉○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卽畏大人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人生而有知矣自聖人以及於塗人一也其有不知者物蔽之也甚焉則困矣然而未嘗無知也上焉者其唯生知乎德性之知則有生而完具之從容中道聖人也其有不知者可學而知也學生知之知擇善固執是也

故次也雖困可學而知也學學知之學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是也是又其次也及其知之一也困而不學自暴自棄斯下愚矣夫自生知以至於困知同一知實同一學不學而後聖狂霄壤焉天乎人也故君子學之爲貴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道生於一天之數也天體圓徑一而圍三故置一得三又三三而九爲天數之終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吾道一貫而三省三畏三戒三德舉其綱九思盡其變矣○九思者君子檢身克己之功無所不至有隨在而致吾之思者君子一舉目而惟恐亂吾明也求吾之明而已矣一傾耳而惟恐眩吾聰也

求吾之聰而已矣推而色與貌言與事疑忿見得無不皆然思之思之隨感而自得之而天理之在我者無不各止其所矣此之謂思誠九思一思也故曰吾儒之道理一而分殊○前六思實而可據後三思虛而易忘六者克己之全三者進學之要○君子之學首嚴於視聽而此心出入之關鍵肩矣又求之色貌之全焉又求之言動之大焉又求之念慮之微焉又求之情性之隱焉愈約愈精此心幾無滲漏之地矣又終之以義利之辨而天理人欲之幾有益證其真者格此一關方合道耳目有所加言動有所措學問更無餘事矣九思終見得是學問路頭徹首徹尾之道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

諸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好善惡惡之誠卽求志達道之蘊也學始於修己而終於用世乃潛見則異致士固有有體而未有其用者繕修之密身心性命之間粹如也語有之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非乎若夫本窮養爲達施堯舜君民直於吾身親見之則非命世之大人不能與於斯矣語有之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非乎斯二者皆聖人之所願見也而有見有未見所見之幸固足寄斯道之輕重而所未見乃闕世道隆污之運聖人之所感深哉○行義達道自伊周而後絕響矣有宋諸儒差足當之然隱而未見行而未成以語達道無當焉然則有其道無

其時不能達也有其時無其道不能達也孔孟旣不遇而蕭曹王魏之倫終不能致於王茫茫萬古可勝惜哉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齊景夷齊之論卽南宮适羿皋禹稷之論聖賢矯切世情如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卽家庭授受不過如此

有異聞乎陳亢得伯魚之說而自喜也意曰吾今而知詩之不可不學矣又知禮之不可不學矣又知學詩學禮之外不能有加於子矣故曰問一得三陳亢深信聖人之教故若驚若慰以志喜非實以聖人爲遠子也不然詩禮之聞豈自今日乎○學詩者由歌詠而得其情學禮者由節文而通其意學問大段自禮入然必學詩方能開發性情爲進學之地故詩先而禮後後來無人理會此教法宜子禽擊節歎賞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稱之亦曰君夫人

閨門風化之始也故稱名之禮夫子蓋嘗舉之曰邦君之妻則係重於邦君矣故君稱夫人明有匹也自稱曰

小童明有尊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尊君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遜於君也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亦尊君也循名責實則妾媵固不可以僭夫人夫人亦不可以耦邦君而邦君所以端刑于之化者自不容已矣記者及此有關雉麟趾之思乎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孔子見陽貨與見師冕同一化工一作天流行之妙○聖人處陽貨問答皆是至誠中流出絕無矯飾避忌之情自

台所過者化

一作自是規矩方圓之至

不仁不知之說既據理而答

之矣及云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分明打動聖人心事故直應聲而赴之曰吾將仕矣當是時寧復知貨之不可仕又寧知天下之終不可仕念日月之如斯姑以自決其憂天憫人之懷而已甚矣貨之言得我心也其如道之終不可行哉感時念仕祇增聖人太息而已○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卻被陽貨道破來○佛髀召則欲往公山弗擾召則欲往陽貨見則曰仕皆是當下意更沒下梢知此方知聖人天地萬物一體血脈一作之懷下云隨觸而見不必實事可爲亦不必後念相續若云佛髀公山可往此必不可仕真是說夢○孔子不見只是守道之心觀孟子證入不見諸侯事可見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孔門第一微言爲萬世論性之宗性相近猶云相同

言性善也聖人就有生以後氣質用事雜糅不齊之中

指點一有粹然之體此無膏彼無豐夫何閒然者一作相

近但人生既有氣質此性若一作便圍於氣質之中氣質

用事各任其所習而往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

而無算聖賢庸愚判若天壤矣此豈性之故也一作

習相遠句夫習雖不能不岐於遠然苟知其遠而亟反之則

遠者復歸於近卽習卽性性體著矣此章性解紛紛只

是模一近字語云執柯以伐柯其則不遠睨而視之猶

以爲遠此近之說也兩下只作一處看故曰夫道一而

已矣千萬人千萬世較量只是一箇若是彷彿相違便

是利與善之間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此箇爭差些子
不得今說習相遠亦只差些子便了難說相近是一尺
相遠是尋丈如兩人面孔相像畢竟種種不同安得爲
近且所爲近果善乎惡乎善惡渾乎善只是一箇惡亦
只是一箇有善有惡便是天淵豈有善惡總在一處者
如說惡則惡是一箇如說無善無惡則近在何處蓋孔
夫子分明說性善也說者謂孔子言性只言近孟子方
言善言一只爲氣質之性義理之性分析後便令性學
不明故謂孔子言性是氣質之性孟子言性是義理作
義理之性愚謂氣質還他是氣質如何扯著性性是就氣
質中指點義理者非氣質卽爲性也清濁厚薄不同是
氣質一定之分爲習所從出者氣質就習上看不就性

上看以氣質言性是以習言性也聖人正恐人混習於性故判別兩項分明若此曰相近云者就兩人尋性善相同也後人不相近之說始有無善無不善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有善有不善之說至荀卿直曰惡楊子曰善惡混種種濫觴極矣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章承上文而言習相遠卽盡天下聖狂之路矣然習固聽人所移非一定之權也中材之士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惟上知者生而習於善下愚者生而習於惡皆不可移則氣質若有固之久矣雖然習也有性焉君子不謂習也愚按性只是一性習只是一習非相近之外復有上知下愚而謂上知下愚皆不待習也如此則

三品之說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
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武城有弦歌之風教化達矣大道而小試之可喜也故
聖人有莞爾之喻偃若有未喻其意者爰述所聞而對
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言武城之治舉
而措之道者也君子小人皆在斯道範圍之中而愛敬
聯爲一體和氣溢於兩間矣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達
於治理矣非徒言之實允蹈之前言戲之耳志喜也若
子游可爲不負所學矣○道之所該者廣而禮樂其大
端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
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
其爲東周乎

魯自季桓子據費公室遂衰時公山畔費是以陪臣執
國命而託於強公室弱私門者然亂臣賊子豈足與有
爲而說者乃謂聖人實欲借以行道則墮於子路之見
矣聞召欲往者一時感動之心若道焉若赴焉已不自
知而人亦不得而喻也子路不說正謂公山之往必難
行道也聖人不必計道之行不行而先卜人之用不用
故視公山一召若非徒然者當時止因費事感動聖心
故漫作癡想謂公山庶能用我耳意者亦吾道大行之
機乎夫今天下第無用我耳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

乎周道之衰也平王東遷下陵上替矣聖人豈一日忘東周之業爲之云者挽東周復於文武成康之舊也蓋東周廢興聖人真以爲分內事爲是吾爲不爲是吾不爲第卜諸用我者何如又安知公山之召非其機也哉此聖人所以欣然欲往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仁者此心之生理無不生也則無不行也有不行則生者息矣君子求仁於吾心而得行之之脈一作焉有日

五者五者何六字恭寬信敏惠是也此心常運於天下如川流

之不息則仁體得矣五者在吾心卽其在天下者也無

以作民敬非恭無以作民懷非寬無以作民孚非信無以作民勞非敏無以作民順非惠有一於此非行也能行五者於天下實有是五者之分量則心體得矣仁矣○行五者於天下是本體能行五者於天下是工夫○心能生五者一齊俱到故從行處見五者若借五者爲推行之具便須心是心理是理一作心自理自理則於此圓滿於彼欠缺卽及於天下亦迹而不神矣○張子曰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知不行則知行矣佛脣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脣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不善不入士君子守身之常法雖聖人不能踰也故曰
然有是言也言有是道也雖然亦恃我有以自信而已
不善不入良恐其磷且緇耳若堅白自信者方將用天
下而不爲天下用尚何磨涅之病乎如是則安往而不
自得哉可行可止與時乘而我不與焉故曰吾豈匏瓜
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此聖人自狀出當時欲往之心一作不能自己
之心誤有如此者○聖人體道之至動無輟迹流行
坎止一乘化機之自然其要歸於不可磨涅而已不繫
之道卽是堅白之道堅白之道卽是不善不入之道但
子路拘滯在形迹中聖人反求在我超然物表恁地活
潑無一切心無一切法然則佛脍可往乎曰何可往也
不曰然有是言乎○堅不磷白不緇神無方也焉能繫

而不食易無體也聖人就不善不入中推敲出究竟學問非謂佛屏之召必可往也

按春秋定公八年季寤公鉏公山弗擾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貨謀作亂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遂執季桓子壬辰將執季氏於蒲圃而殺之季氏適出孟孫氏陽貨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成宰公斂處父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貨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於讎陽鬬以叛九年夏陽貨歸寶玉大弓奔齊又奔宋遂奔晉適趙氏○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相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秋叔孫武叔憾公若藐使爲郈宰殺

之郈馬正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侯犯出奔齊乃致郈後二年春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三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保障也無成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又按史記世家定公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夫子欲往而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月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侵

地十二年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
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孔子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
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孔
子行合春秋史記觀之公山之畔卽在陽貨執季桓子
之後孔子猶未用事於魯故召而欲往及孔子仕魯爲
司寇乃因三桓以墮三都侯犯之叛叛叔孫非叛魯也
公山不狝率費人以襲魯襲季氏也惟成尚私於孟孫
故孔子得因叔孫季孫以墮二都而終不墮一成蓋亦
事異勢殊也三都之墮正是欲往之心爲東周第一義
也使孔子果赴公山之召則固可借公山以墮費而還
之公室因以及於郈成但其勢逆其名不正枉尺直尋
故夫子卒不往必有待於司寇之用旣墮三都而東周

之業爲之兆矣始知聖言不我誣也然終不及墮成者何也始焉方欲往公山於魯則期月也乘釁蹈瑕而動旣用事於魯又因三桓以去陪臣總之欲強公室耳權固不可預設也後人未考經傳本末或疑公山之叛卽謂帥師襲魯之日則孔子旣爲魯司寇矣又何以召而欲往豈有用我之路乎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程子曰大凡有題目事易合然則仁知信直勇剛皆有題目事故聖人題之爲六言而六蔽隨之謂其在假合

也資性得於偶近而用意持循容有過中失正之弊以語聞道則未也故君子學焉而已矣六言一學也學一理也好學者求吾心之理而得之也得此理於仁而不愚矣得此理於知而不蕩矣得此理於信而不賊矣得此理於直而不絞矣得此理於勇而不亂矣得此理於剛而不狂矣何蔽之有六蔽不生卽六言亦屬強名之其於道也幾矣○不就六言學只明得一理此理明更無餘事善學者反躬而自得之以盡乎已耳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詩教生於興故學詩爲小子第一義可興又學詩第一義而觀者因吾興之機而實證之也可羣可怨事父事

君皆反觀之地無非得之於興者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窮物理之當然而得吾心之皆備又安往而非興起之餘事哉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詩不可不學而其要則二南盡之矣君子得之以修身而教於家則治國平天下之道在是矣此大學之教也傳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身不修則家不可得而齊雖閨門之內几席之近有俵俵乎其不可行者與面牆何異哉君子求端於二南而先主以肅肅雍雍之德刑于寡妻被於南國裕於子孫者有如是也文王我師也有爲者亦若是而已矣

卷二十一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禮不廢玉帛而玉帛非禮也樂不廢鐘鼓而鐘鼓非樂也
也因文而達其意亦可以得禮樂之謂矣雖然禮云禮云非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非鐘鼓云乎哉在人思而得之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之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色厲內荏方泰然自以爲君子矣無乃小人之尤乎比諸小人中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其善匿而畏人知一也此等情狀如揭肺肝覷破時不值半錢雖小人亦不齒之故君子作德誠之謂貴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原之名自孔子始立蓋指學聖人之道而僞焉者其

託迹近於中庸最足以當鄉人之好而其閤然媚世之情尤令賢愚盡厭故其謹愿之稱始於鄉人終達於天下後世所爲一鄉皆稱愿人無所往而不爲愿人也則亦題之爲鄉愿而已矣曰德之賊者自有鄉愿之學術而流俗趨之以爲便小人託之以文奸人心世教從風而靡其害至於子弑父臣弑君而有所不顧也其爲德之賊爲何如哉蓋僞學之蔽如此○古來無此名目自聖人題被包盡古今僞學之品必曰鄉愿者爲他起手從流俗汙世中來固是一作不離本色雖出神入聖繆巧無窮只是鄉人伎倆○學君子不得必爲色厲內荏學聖人不得必爲鄉愿○色厲內荏正是鄉愿之流爲他未熟在故中外兩般若鄉愿是渾成一愿外不厲內不荏

經幾多鍛鍊來方恰好正是竊盜有敗露時鄉愿是盜

狐白裘手也

一末句作鄉原愈微規
模愈好說難窺其破綻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道聽塗說者學事口耳隨所聞而騰說之不勝其誇誕之情也此其精神漏洩無餘雖有天理之存焉者寡矣非自棄其德乎然則畜德乃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乎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鄙夫只是鄉人之庸庸者本無大破壞處只富貴一念割不下便當無所不至初然只是鄙夫後來是大奸大惡若出兩截人殊不知其爲必至之情也若謂鄙夫不

可與事君初然亦信不及故聖人始自疑其辭而曰與哉其旨嚴矣。鄙夫正後世所謂好人便是何必陋惡聖人窮奸邪之禍而止以鄙夫槩之欲人主辨奸於微也。○鄉原鄙夫皆是聖人題畫出其情狀亦甚不相遠子曰古之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人生不能無氣質之偏已爲所性之累矣而天地之性未嘗不呈露於氣質之中識其偏而善反之古之人所以盡性也何至以古人之疾而今或亡之哉今之人非無古人之疾也而重壞於習染之私知誘物化任其質之所溺而不知反回視最初面目已失其真蓋疾猶是

也而症已非矣狂者次於中行故爲肆矜亦狷之流故爲廉愚則多木訥之意故爲直三疾古人蓋嘗因之以入道矣今也狂流而蕩矣非肆也矜流而忿戾矣非廉也愚流而詐矣非直也名存而真亡故或之或之疑之也欲人反而自叩其有亡也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天下蓋有以邪而奸正者若紫奪朱鄭聲亂雅樂是也此猶其小者國家搖亂國是傾陷正人莫如利口其亂正之勢亦猶紫奪朱鄭聲之亂雅然極其禍能令人主之心爲其所中而不自覺能令天下之大人之情爲其所齟鼓而不自持直舉人國而覆亡之猶反掌耳可畏哉

是聖人所以深惡而痛絕之也惟仁者能惡人其有知三者之足惡蓋亦鮮矣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久矣夫聖人之不得已而有言也可言非道也聖人慮以言求道而反格於進故慨然有無言之歎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蓋借疑問以發夫子之蘊也夫道即天之所以爲天也天何言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莫非道也天亦卒歸於無言而已以無言之天顯設於四時百物而非滯於有時行物生之天復歸於無言而非淪於無所爲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也至哉天乎述道者述此而已然則道

固
有
超
於
言
者
矣
又
有
不
言
而
言
者
矣
而
猥
欲
以
言
述
之
不
幾
乎
愈
言
而
愈
晦
乎
○
予
欲
無
言
聖
人
分
明
一
天
矣
蓋
學
至
於
忘
言
始
拈
此
義
云
非
專
爲
立
教
說
天
何
言
哉
以
身
證
也
若
言
聖
同
天
更
嫌
比
擬
在
或
曰
觀
天
則
知
聖
人
矣
程
子
曰
非
也
觀
聖
人
則
知
天
矣
又
曰
言
體
天
地
之
化
已
剩
一
體
字
○
此
聖
人
知
命
以
後
學
學字一作處
○
此
道
惟
顏
子
足
以
知
之
故
曰
不
違
如
愚
退
而
省
其
私
亦
足
以
發
周
子
曰
予
欲
無
言
天
何
言
哉
四
時
行
焉
百
物
生
焉
天
何
言
哉
然
則
聖
人
之
蘊
微
顏
子
殆
不
可
見
發
聖
人
之
蘊
教
萬
世
無
窮
者
顏
子
也
聖
同
天
不
亦
深
乎
○
無
言
處
正
是
道
妙
四
時
行
百
物
生
是
無
言
之
撰
故
始
終
曰
天
何
言
哉
○
子
曰
默
而
識
之
何
有
於
我
聖
人
固
自
以
有

言之病道也故慨然歎曰欲無言蓋學進於忘言而以神道設教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許師曰取瑟而歌一段氣象雖拒孺悲以不教而平心和氣不大聲色其所以爲聖人與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旣沒新穀旣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

於其父母乎

三年之喪蓋體人子必至之心而爲之非以強世者也
求禮於玉帛周旋求樂於鐘鼓節奏而傷人子之心抑
惑矣時物之變人子蓋用以寄追感之情而未能怆然
者短喪之說無亦未嘗反而自得其心乎故聖人借予
之身動予之心而曰食稻衣錦於女安乎若曰此女之
心而非他人之所能爲也予猶未得於心而遽曰安亦
口給而已女安則爲之言必有所不安也三年之喪食
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此亦仁人孝子必至之心
也而予獨安之予獨爲之予獨非人子乎予之不仁也
姑俟其既出而復責之而欲其知所悔悟心而徐得其
不安之實也親親仁也此不學而知不慮而能之心也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
父母乎直打到痛癢相關處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而
不思所以竭罔極之報其亦不仁之甚者矣醫書以手
足痿痺爲不仁莫痿痺於此矣食稻衣錦君子曰不仁
而不可爲也此三年之喪所以爲通喪也然昔者子夏
旣除喪而見夫子與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
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旣除喪
而見與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
不敢不至焉夫禮喪必三年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
及有由來矣未聞其食稻衣錦以爲安也若宰予抑亦
屈己以明道者與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

賢乎已

人心不可無所用無所用則昏昧放逸惡日長矣况飽食終日一無所用乎故曰難矣哉世不有博奕者乎博奕雖賤而用心則已勤矣爲之猶賢乎無所用心者矣則是下盡出博奕下也亦愚不肖之甚而已矣然則君子之欲用其心者曷不師智於博奕而通之○泛用其心不可也雜用其心不可也其惟博奕乎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君子之志於道也如博奕之用其心則幾矣此聖人所以醒人於博奕也與○人心有全力只是不有用用而不盡與不用同○心無方所用者亦無方所而曰無所用心者豈有所以爲乎事父母而竭其力事君而致其身○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只此便是學可

爲知所用心矣推之無往不然

子路曰君子尙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義者勇之爲體也義在是卽勇在是故除卻勇可不道若見義不爲義非我有非勇亦非義聖人就勇之是處看是義故曰君子義以爲上使徒恃血氣之勇而義不存焉則亦爲亂爲盜而已亂則非勇也盜則非勇也然則義以爲上其爲大勇乎亂與盜視真正英雄只在是非間學者辨之○君子徒勇必縱恣而不循理故爲亂小人徒勇必暴悍而不循分故爲盜皆惡之別名也非作亂爲盜之謂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

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聖賢惡惡之嚴皆克己進德之要而維世淑人亦寄於此人心之惡不可勝窮其大端若稱人之惡者浮薄之情也居下流而訕上者傾險之習也勇而無禮者逆亂之節也果敢而窒者猖狂之見也有一於此皆德之賊故聖人惡之殆有異焉極其情得無微而託之知乎訐而託之直乎不孫而託之勇乎以惡爲德何啻千里而析理不明不免以似亂真且益肆其遂非長惡之習蓋亦爲惡者必至之情也惡惡晰天理人欲之幾而一破其假借之見庶幾有拔去病根之意於所爲稱人惡四者之惡不使得以加身矣此子貢之惡所以合於夫子

也○子貢之惡是申明上文如凡下訕上者未有不託於直知勇亦然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女子小人難養自古皆然知此便須得反身正物之道
區區謀所以養之之術鮮克勝者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君子十年而幼學至四十而強仕則其學成矣年四十
而見惡焉老大之悲乃在今日矣已矣乎無可復爲也
其終也已惜哉是以君子欲及時以勉學也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自靖自獻於先王生死去就行各不同而愛君憂

國之忱無纖芥可疑各成一而是而已

一而愛君三心之句作而心同

盡處卽道之至處故曰仁就其仁而觀之亦止謂之忠

忠之至也仁一也以此事親爲孝以此事君卽爲忠故

仁人卽是孝子卽是忠臣孝子不必仁者宗族稱孝之

謂也忠臣不必仁者子文荀息之謂也仁可以該忠孝

忠孝未必盡仁故聖人於三人不曰忠而曰仁所以表

忠臣之極思也令尹子文忠矣然不曰不忠而曰未知

焉得仁蓋原心之論屈原之忠忠而過觀過斯知仁矣

○三人一節進一節做始諍之以去繼諍之以奴終諍

之以死無可復爲矣於此而國破君亡亦可以自靖於

一作極先王矣三人似商量熟慮

思一篇可見所爲同心報國也

一均

於先王句

觀微子之詰一

篇可見所爲同心報國也

說至此方見得三子之義凜然方

色一作色

是仁須知三子

去合當去奴合當奴死合當死去者非爲存宗祀悟君之道始在一去微子爲紂庶兄分義當去箕子艱貞正志又有一段委曲精誠出萬死一生處此際甚難正是哭不得笑不得此策更無轉動比干方纔撒一死是臨了著數一作比干方效之以死是未後極思底盡處若說箕子偶然不撞著紂怒故未死比干不幸而死似未盡當時靖獻心事萬一俱死俱不死豈不有憾且聖賢生死在手一作何係

於紂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

矣然則直道可容乎故展禽亦然惠不能枉道以求容而姑棲遲於父母之邦猶有忠愛之意焉然其如天地萬物一體之誼何孔子便不然惠終置身於世外迹混心超故列之爲逸民○此是油油不自失的面目盎然想見其人和而不流其惠之謂乎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齊景公商所以待孔子而曰以季氏則吾不能姑以季孟之間待之乎又曰恐吾老矣不能用也同是一時商量語纔商量志疑矣安能用賢所爲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晏嬰之沮有由矣此孔子所以行也記者不載晏嬰沮孔子之事而專

坐罪於景公固以見聖道與廢非嬰所能與而且不能於用賢者主道不斷云爾此著出處總誤一待字吾老矣不能用也言但恐終不能用孔子也亦自謙之辭非果不用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既志事於齊人又歸罪於季桓若魯無定公然定公已制於齊人卒爲季桓子所悞而不克自主三日不朝魯之爲魯可知矣聖人能行道乎聖人去魯本以膳肉不至存委曲之情而事實坐此故記者直以女樂一事爲孔子行案誠識聖人出處之大者也。或問孔子去魯若何曰此孔子最不得已處孔子方得志於攝相之日而一旦有女樂之歸

一有諫諍匡救都無所施句

義有可去必俟膳

肉一作猶然遷延於膳肉之至曰尚有可為姑為弗聞而安之及膳

肉不至然後念絕一作義無可留即出盡心事一般孟子所為

以微罪行者正以示臣子去國之情不忍忽然卒不欲

暴其君父之失如孟子所為王猶足用為善是也總是

夢寐東周心事割不斷處一作放於去齊衛則不然固

是去他國之道亦尚無可為之兆則進退之義可一言

決耳一云不特孟子所謂以微罪行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

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

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

輿者為誰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三人言論風旨大略一轍而楚狂哀鳳之歌飄然有塵外之想故謂之狂者夫子下欲與之言其屬意當最切沮溺多溺而不返之意名稱其實所謂石隱也丈人一言而起子路之敬想當時語次有周旋中禮處其操履當在楚狂之上故邂逅遂成莫逆夫子聞而嘉之曰隱者也言有道而隱者也夫子周流楚蔡之間不得一遇時主乃就塵埃中物色數君子使千載而下仰其風節雖數君子之幸乎而吾道不可爲不遇矣夫春秋之世固不以孔子之聖貶數君子也○原旨曰欲與之言亦是鏡中看花未知所言者何事○而誰與易之言天下皆亂誰可以化而易之者謂世道至此必不可易也故夫子反之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與應上與字丘應

上誰字然則今日之滔滔非巨與易之而誰與之易也
哉○辟人謂避此適彼屑屑於去就也○聖人憮然數
語是盡傾肝膈處○子路憾丈人意專就二子之見上
來故尚未得聖人憂天憫人之情意蓋曰君臣有義尚
矣使人人高不仕之節此義不終廢乎夫君臣之於長
幼孰孰孰重長幼之節且不可廢而况君臣之義哉欲
潔其身而亂大倫若丈人之見亦惑矣君子之仕也正
藉以行君臣之義也非以仕爲行道計也若道之不行
已知之矣其如此義之不可廢何此君子所以周流稅
駕而不容已也丈人獨何心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
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

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民以逸稱蓋身隱而道超不受世氛亦不繫情於泉石翻然人寰之表者也許師曰逸民者天民之不遇乎時也如夷齊抗節於首陽清而不晦柳下少連伸道於三黜和而不流皆越隱君子一等矣不降不辱者心迹俱超道與日月爭光矣降志辱身者心與迹判若擬於降且辱矣而言行合道卓乎操履之純矣隱居放言有輕世肆志之意焉中清中權而獨行君子之槩也總之逸民之行以身志爲綱以夷齊爲案而數子皆在範圍之中以下故就身志外觀言行又就言行外觀清權所謂得其天機遺其牝牡驪黃者於慮連曰如斯而已者

言二子之逸既如斯則降志辱身非其真矣其在夷逸
朱張可知數子皆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此其所以爲
逸也然則數子皆以逸言而學不盡性卒未融其有我
之見有所可卽有所不可心有所向而行局於隅道滯
於器矣惟聖人全體周流神無方而易無體何可不可
之有所謂聖人之時者也其異於逸民者有如此然則
數子固在夷齊範圍之內而七子又在聖人範圍之內
此道之所以集大成也聖人敘逸民而終自附於七人
之後其所感者深乎○倫彝也秩也慮者思之精慮善
以動也廢中權者自放以爲高而適道之權也凡言中
者皆從容中其道也○問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
聖則大而化之矣如伯夷惡惡之嚴而量且容物柳下

惠與人之寬而介且不易於三公則亦未始非偏至之行而所爲不可者亦惟要其理之是而已亦何病於中道乎曰如伯夷之清而後可爲聖之清如柳下惠之和而後可爲聖之和卽二子而觀之迥然不相及而成其不可不可之見矣此道中本無清和相清和之名從氣質用事而得之○可不可之病非謂可在清不可卽在和可在和不可卽在清只各就清和中見出如不屑就不屑去豈得無成心在纔有成心卽有岐見一彼一此胸中若相對待無往而非可不可之見矣可不可正是假象如鏡中花隨感起滅○聖人未嘗謂七子皆有不可但言我之爲我有如此者此聖人自名狀最真切處只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也○惟聖人方認得可不可

最真因其可而可因其不可而不可所以能無可無不可○德猶如毛毛猶有倫尚病可不可在聖人之至無聲無臭至矣

太師摯適齊亞飯于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太師諸人以賢者隱於樂工已非其志矣况魯事日非其君舞大夏設兩觀其臣歌雍舞侑禮樂廢墜久矣諸賢目擊僭亂之風思欲舉其職而不可不去何爲是役也其在孔子去魯之後故附記於此蓋自是魯國虛無人矣三仁去而殷虛八士興而周熾其世道消長之大機乎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

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按周公之封於魯也太公問何以治魯曰親親而尚賢聖人以仁厚培國脈藹然有一體充周而無間之氣象此其所以稱隆與親睦九族也眷舊敘勳庸也敬大
臣重股肱也量任使惜人才也四者皆自君子至仁中
流出得王道致治之要矣紀綱法度舉而措之耳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春秋而降天地閉賢人隱諸君子觀於至聖之栖栖而
宇宙升降之機決矣楚狂沮溺之流既長往而不返大
師少師而下又去國而罔顧尚可爲邪記八士者思盛
王也夫八士之生際周之盛足係一代之興則周能用
之周能有之也不然春秋大聖人而下如沮溺丈人遺

逸諸人獨不能媲美八士乎才之用舍係世道之隆汙信矣雖然周能有八士而不能有大聖人者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者乎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學問只有生死一關爲究竟地尋常只有義利關生死卽義利之大者子張劈頭說箇見危致命便是究竟學問而繼之以見得思義正見其平時所致力處人未有錯過義利關而能判然於生死之分者也喪祭二端又就民生切近之理密證其躬行以見其精神無不盡處而卒未嘗遠人以爲道者士之操修於此窺其大矣故曰其可已矣子張晚年進學最誠只此數言可立萬世

儒矩今必以爲出於子張而病之亦未知爲學之要者
矣○子張一篇皆賢人之學所階以希聖希天者學者
欲求觀於夫子之道必自此入於子夏之徒始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無

道體無窮而得之則爲德故執德者必貴弘信道者必
貴篤君子所以交致其功也德不極所性之全而守一
得以自封則不弘道不證在我之實而恃虛見以爲是
則不篤若而人者雖日從事於道德之途而支離之守
恍惚之見無當於學矣浮沈墮落恒必由之曰焉能爲
有無鄙之也○執德不弘信道不篤兩者之病相爲表
裏所執如此所信亦如此一察自矜正是信不真處○
世有一項學問儘有踐履只是拘於所執必信必果總

爲一種意見所纏無開拓處叩其中不過循途守轍未嘗實見得然所謂執德不弘信道不篤也此正是半上半落學問學不得聖人地位猶爲不學故曰焉能爲有焉能爲無此子張自道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論交自是交道之常如聖人嚴損益之訓是也但損益未嘗無辨而君子取善之量無窮盡賢與愚衆與不能皆君子論交之地畛別分明而付與各當無往非善下之益乃所以成大賢也又合我之賢不賢以見拒

之一字果無用處故總承之曰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所見是大賢以上事如下學者當以子夏爲正學者合而觀之始得○子夏言不可非但庸衆之類但存一拒人之心將視天下之可與者亦寡矣此離羣索居之病所以悵悵於投杖也與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蘇子瞻曰道體無大小方術技藝恐是一理神而明之皆足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但其用則有分矣大者自一身而達之天下國家無遠弗屆小者內不足以成已外不足以成物僅僅取給於一事一物之濟而已何致遠之能是以君子不爲也君子學務其大謂即

大以該小而未嘗以小病大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君子之於道也日進而無疆其所亡者既日有知之既知之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至積月之久而終不忘也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者此真能好學者矣倘玩愒

日月而忘助之病乘之如學何○日日而知之日日而

有之日日而有之即日日而熟之原本熟下少之日月相禪而

未有已也雖上達天德可矣○道體無窮善學者銖積

寸累一日有一日之功一月有一月之功日口用力至

一月間聞見充足更無一空隙日便是得一月工夫也

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故日之亡即爲月之能知其所亡

方得葆其所能○一曰知無窮能亦無窮纔有息機知

體便稿。○問所知何事曰須知所學何事君子之學心學也知者知此能者能此日知之知一知也而愈知愈明月能之能一能也而愈能愈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皆道問學之事而求仁之功端不外此哉曰仁在其中仁固無往而不在者也學問思辨非仁也而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心仁也然則博學者學此者也篤志者志此者也切問者問此者也近思者思此者也此真能用力於仁者也謂之仁在其中者謂實有諸中非若存若亡之見也仁本在我非若祿之自外而至故與凡言在中者異指子夏蓋示人以求仁之學也亦卽下章學以致道之意。○學問工夫切近處正

是仁非心存於此必待熟而後仁也學而不厭則仁安矣既聖矣。博學是博文工夫篤志切問近思是約禮工夫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道不可強致善學者莫之致而至之也所謂自得之也百工居肆則必有事必有事所以成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所以致道也。未有不學而致於道者不致於道非學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真見是過也小人之過也必文則不可見矣便是同雲密布掩盡陽光此心陷溺之極處。過不可文而其遷就回護之心則

文也。○文過時已明知自家不是處卻不肯認錯故計出於此問何故不肯認錯曰一認錯便無由濟惡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君子有三變神明而時出之君子豹變也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皆莫知之所以然故曰變若儼變爲溫溫變爲厲非變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

信而後勞其民信而後諫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厲已謗已則不誠未有能動矣夫不信以勞民果厲也不信以諫主果謗也人各有心其可愚乎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如生死利害關係綱常名教處不踰閑者守道之
嚴不踰尺寸也人苟能効力於大者則小者或出或入
間可弗論也子夏之言蓋爲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
之察者訓○小德只就大德中細細推勘出如孝的大
段是卽晨昏小節偶未善亦無害其爲孝如申生之恭
可也忠的大段是卽語默去就偶未善亦無害其爲忠
如屈原之忠而過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
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問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
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
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師商論交畢竟子張勝游夏論教畢竟子夏勝要之可

相合而未可相非。○子夏篤信謹守其教人多由規矩節目中入而本原性命之地容有未及者。故子游但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當之。非謂其善於洒掃應對進退也。洒掃應對進退末也。而有本焉。曰無本云者。正恐其逐末而遺本也。故曰抑曰如之何。皆疑辭。疑其逐末而遺本也。子游探本之論。亦學者所喫緊。但質之聖門。循循善誘之方。不能無病。故子夏從而過之。子夏意謂君子教人之道。執何者爲先而傳之。執何者爲後而倦之。或先或後。初無成法。亦無成心。但生質下一如草木之區別。然君子之道。豈可強其所未至而從事於誣罔乎。若夫會道器於一原。卽始卽終。神而明之。則聖人而後能之。豈可槩責之門人小子乎。君子未嘗限人以聖人。

之學而無合下證聖之理由洒掃應對進退而進之亦可馴至乎聖人之域矣。○子游亦見得洒掃應對進退便是形而上者但欲子夏卽未探本也子夏之解謂本未固是一體然須聖人便合下理會到此自學知困勉以下只可就事事物物中逐節磨鍊使之收拾放心變化氣質用力之久有渙然融會處便是知本也若先一齊說破本末彼實未有承當處徒重其躐等之心玄遠之見而已非誣而何子夏所見最得聖門教法聖人罕言命與仁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如一貫之呼必俟其學將有得而後及之若曾子以之示門人便須道忠恕而已矣淺深上下各因乎人何嘗執有成法所謂成德達材時雨之化然也合而觀之子游之見卽博約之教

子夏之見是循循善誘處。酒掃應對進退與徐行後長同一作用本末只一物大小只一物恁地剖析不得。○酒掃應對進退須是誠心中流出方是道慎獨工夫便做在此處。○始終無定名總是本末一致之意然精粗大小皆在其中。○有始有卒正是無始無卒并本末相盡捐了。○朱子譏子靜口他之說卻是使人先見這一箇物事了方下來做工夫卻是上達而下學與聖人下學上達都不相似然說他纔見了便發顛狂豈肯下來做若有這箇直截道理聖人那裏教人步步做上去又朱子門人嘗過子靜且言師門教法子靜爲誦天尊地卑一章曰某教法如此愚按朱子譏子靜分明子夏之見而子靜不免以有始有卒之聖盡繫門人小子也

學者辨之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仕學一理也亦一事也通爲一事則學不以仕廢也故仕而優則學仕亦不以學妨也故學而優則仕其必優而後及者皆純心之學也當官而理學問祇屬馳騫之見况學焉以干祿乎蓋學者兩不相妨而相爲用處爲真儒出爲名世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游病末世喪禮不情故以致哀垂訓之致乎哀者自致其心也止者孝子之心無窮而於禮可無憾矣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爲仁矣

子張蓋賢知之過其立心主於高遠若有爲人所難能者然以言乎仁則未也未仁之病正坐難能中堂堂氣象而知其未仁矣以德行言曰爲難能以氣象言曰堂堂其病一也不曰不仁者而曰未仁曰難與竝爲仁蓋卽此而反躬切已從事於闇然之學則仁矣所謂如此是病便知不如此是藥也此二賢忠告善道處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自致者身致者也實有是心而不容已也人皆有是心然而奪於情識利害攻取之私則不能致矣必也親喪乎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親之喪則孩提之性於此盡呈雖欲不致不可得也然則良心之在我者亦可以擴而充之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此蓋爲有家者訓孝也聖人以孝治天下自諸侯而大夫一也孟莊子之不改父臣與父政可謂善繼志述事矣此孝道之大處故曰難能非謂他事可能而此獨不可能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春秋之世先王撫治天下之道不復存十一之遺而民無固志矣失道者如作丘賦舍中軍而養之之道失其君大路越席朱干玉舞其臣歌雍舞佾而教之之道失民散者民心皆瓦解而不屬於上也亂亟矣小人犯刑

固其所也然則民情大可原矣如得其情亦仁人之所痛也而可以明察自喜乎哀矜勿喜者豈徒死中求生盡士師欽恤之責哉方將穆然深思若推己而內之溝中於是乎復先王之道以磨斯民於飽煖禮義之域而希刑措之化固不容已矣此曾子爲當時人上者發悔罪下民之意爲聯合人心之本以救世亂也然則亂國煩刑非重其散乎秦隋可鑒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古今誅不善者莫如商紂紂之不善宜不如是之甚也而天下之惡卒歸之則身自處於不善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惟聖人罔念作狂狂則甚矣

自取之也然則紂之不善果如是之甚者也○紂之不
善本如是之甚而曰不如是之甚者欲人謹惡於微而
杜下流之勢也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不爲堯
舜則爲桀紂而且自寬曰我之暴惡未至爲紂之甚也
則紂亦有可原者矣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悲夫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
人皆仰之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者何君子心事光明磊落絕無
一毫掩蔽之情偶值情理之窮不能無過如天道陰陽
有沴戾而日月薄蝕者然日月食而後明限刻可期君
子隨過隨改不遠之復似之其見與仰總以見君子改
過之意無不在人矚睫間若昭昭乎揭日月而行者此

正天理流行處非必以見且仰徵君子之改過也。○過也人皆見之便是改過下手處非既見後方更也皆仰則復其初矣日月之還明有待而君子之改過無待纔待則不成改矣即過即見即改一時事其有取於日月之食者只言其有過必改之情同耳。○過出於無心只是昏一昏即覺一覺即化如周公使兄孔子諱君非過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聖人之道得統於文武固非區區滯於大小之見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賢者見之爲大不賢者見之

爲小也大小之見不足以盡道而道未嘗不在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夫子焉不學則無大非小無小非大無大無小非一貫矣學在是師在是何常之有雖謂能自得師可也師文武亦可也○苟不知所學何事頓令大小兼舉如說一一而學之則聖人之學亦窮於識矣○大小之原正是文王之德之純就此實證正是一貫處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君子必有志於聖人之學而後有以入聖人之道所謂得其門而入者是也得門而入乃能真見聖道之無窮

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一一披示之矣此見不必遠求反
之當身稽之日用證之天高地下之間無不活潑潑地
只限一法便令東馳西騁愈求愈遠且有當前錯過者
矣善乎顏子得門而入也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盡之
矣卓爾之見豈偶然哉其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
在前忽焉在後庶幾富美之蘊乎雖然雖欲從之末由
也已苟得其門而入更無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宮牆
之譬總見賜之造道淺而易窺夫子造道大而難測之
意非以門喻外宮喻中也使顯然有及肩數仞之懸絕
可見便當程量分明望宮牆而小天下矣然則學者非
但不見宗廟百官并數仞之牆亦是坐井觀天○喻宗
廟之美百官之富所性分定故也○惟天下至聖爲能

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可謂美且富矣○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和一處看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日月喻其至高高不可踰雖欲自絕終無傷於日月之明也量量度也不知量言不知量度淺深也不可踰而欲踰之非不知量而何○日月無私照臨日月未嘗絕人而人自絕之自絕之而卒無傷於日月之明則日月之照臨如故而人又烏容自絕爲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罪過儘重自聖人看來亦無甚罪終納之照臨之下而已此日月之所以爲大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夫子之不可及也聖不可知之謂神一天而已子不云乎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夫子存神過化超然聲色之表亦若是而已聖同天不旣深乎善乎子思子推言之也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嗚呼至矣○夫子之道不必得邦家而見

只借得邦家事業想見其配天之化有如此者然則夫子其堯舜乎曰夫子觀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耳被子貢等閒說過便是賢於堯舜處味所謂二字可見○斯字只是誠動於此機通於彼聖人治天下有許多措置施爲難得當下便了但事功有待而立達之心無待極之三年必世只了得當下一念極之千萬世亦只了得當下一念聖人視三年必世千萬世只在片晌呼吸間○子貢推尊夫子一擬之宮牆再擬之日月擬之天可謂至矣然實未見得聖人親切處不如其自鳴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如孟子言孔子聖之時亦近之矣○天不可階求天於吾心而階在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是

也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第二十篇歷敘堯舜禹湯文武之傳而終之以夫子之論政又推本君子之學內聖外王於斯爲至矣○論語未嘗言中而惟於二十篇之末以明之孔子之道不外

一中後來子思作中庸遂權輿於此云○堯授舜言祈
天永命之道而推本於執中其旨嚴矣中之爲義從方
所得名而實不落方所其在道體亦然渾然至善中而
已矣聖人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道統亦
準諸此而已矣聖人立天命人心之極而修道以立教
者更無偏倚之私過不及之弊所爲允執其中也中而
曰執者對天之厯數言則中爲對越之本如執圭之執
然又曰允執者昭其信也允執其中中斯無失矣聖人
憑空拈出中字不說心不說事不說工夫其要歸於從
容中道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至舜以命禹闡執中之旨
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求中於心
而中非外物求心於危微而心不墮有無求執中之功

於精一而執非淪於把握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盡人所以合天也虞廷十六字有功於萬世心學大矣然增十二字於四字之上不加毫末故曰心一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人心易溺故惟危道心難著故惟微道器原不相離危者合於微而危微者合於危而微兩物一件合人與道言心而心之妙始見其蘊始盡所以更聖賢千言萬語闡發無盡事心之功不盡乃其要只在精與一精以析人心道心之幾而一則以致其精也兩心雜揉處正患不精不精便不一精而一之則人心道心妙合無間而心性流行之妙無往而非中矣事心一段一作由燃與一而中之用全此虞廷授受心法也觀舜亦以命禹則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亦一而已矣

湯誥周書舉其大端隱然有上畏天命下憫人窮之意
只此便是堯舜真血脈便是執中無方合而觀之一理
不具非中也一物不該非中也寬則得衆信則民任敏
則有功公則說其帝王一中之化乎○按朱子中以事
言愚謂離心無事事之中亦自心上看如堯舜揖讓本
於公天下之心湯武征誅本於拯天下之心方是中道
豈以揖讓征誅爲中乎中只是理無內外而心其本
也故虞廷首以人心道心發明其旨可謂深切著明矣
○一篇精神縮結只一亦字○湯旣伐桀告諸侯之詞
天討有罪天命有德故總承之曰簡在帝心朕躬有罪
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願諱明命何所不至乎
其得統於堯舜執中之傳以此○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直是吹枯轉臘宇宙皆春爲周家第一大政故首揭之意重首句又舉其伐紂誓師之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固見仁人之無敵矣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則孟津之舉凡以爲百姓已耳豈徒恃仁人之助以利天下爲乎及其克商之後立政安民撥亂反正翕然更始如下所云所以慰百姓之懸望者端在此矣謹權量先謹其在官者以達於下也審法度謂損益沿革之宜修廢官謂有官而無職有職而無官者且未及周官分職之事只是一時修飾官常而已凡此皆行政之本故曰四方之政行焉興滅繼絕舉逸人心仰望莫切於此故天下之民歸心焉重民三事所以厚民生正民德之本至此而一人之德澤在天下矣此王道之所以大也於此見

武王鼎革之際一面除殘一面反商政救安天下若拯溺救焚不遑餘力然方是天地之心帝王之德非徒以其規爲政事之善而已在堯舜禹湯何曾舉一事來○堯曰一章文不屬事不符零碎掇來正是中無轍迹虛合之在夫子範圍之內若說某某則見而知之某某則聞而知之便是一付舊本子將道理做註腳看了然則孔子其天乎其視堯舜禹湯文武也萬物竝育而不相害道竝行而不相悖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

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
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
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
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
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夫子告子張問政統帝王之道也曰五美者後儒言王
道如精金美玉是也纔出於伯便是惡一尊一屏方是
純王之心純王之政王道規模宏遠如天覆地載萬物
得所絕不從驩虞起見故首舉不費之惠至於勞民之
政最易歛怨王者以佚道使之而默動其終事之情何
怨之有合之見殺之不怨利之庸氣象由是而窺王
者之心方淡然無營失得勿恤日轉一元之生意於於

穆之表而已所謂欲仁得仁欲而不貪也仁則無一物之不體無一事之不貫便是無傲慢蓋嚴密之極爲安舒何至以驕侈逸豫病天下乎故泰而不驕在心爲無傲慢在貌卽爲莊蒞正衣冠尊瞻視恭己之象也德威惟畏故威而不猛自政說到心又自心說到貌且見王者過化存神之妙雖平鋪五事而血脈自貫合之見王道之全矣四惡總是一苛迫近小氣象分明畫出一伯道在立教則爲虐在作事則爲暴在出令則爲賊在出納則爲有司有一於此皆治之賊也故曰惡或言上三政是剛惡下一政是柔惡竊未然四者總是不仁之惡與上文相反然伯者信賞罰謹教令如何以惡歸之只是伯者先詐力而後仁義其心不過欲罔民以就其功

利之私就他條教犁然只是文具誠是不教之殺不戒之成慢令之期有司之出納而已總之從刑罰上起念便是暴從期會上起念便是虐與賊從出納上起念便是有司故歸之伯者夫子承堯舜禹湯文武之後開萬世之太平商確治道莫備於此邵子曰仲尼祖三皇宗五帝考三王孫五伯於此可見嗚呼至矣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命卽天道之流行而付與物者一氣流行而理在其中只是一箇更無氣數義理之別言太極則有陰陽言陰陽則有變化而盈天地間平陂往復之數該於此矣變化化遊於無窮方見太極之妙人與天地萬物同遊

無窮之中小之日用動靜大之進退存亡莫非命也故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卽陰陽不測之神也然則學不窺神化之奧不足以言知命矣知命則知時知時則知化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是也又何利害窮通得喪之惑乎故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知之則立之矣孔子自言五十而知天命故能仕止久速各適其時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至於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乃證上達天德之詣故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可謂互相發明於天下萬世之學則矣禮卽是命之有常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天所秩也其筭於人心則敬而已矣無不敬之謂知禮敬則

卓然故曰立記曰莊敬日強是也人心敬肆之端卽天命存亡之介故知命者又必約之以知禮而始真由立而進之則幾矣然君子之學固非區區一己之言而不足與通之天下者知人則哲由己及物之道在其中矣有鑒別之明而後有曲成之仁君子所以合明親於一致通教學於一原也而非知言又胡以得之知言者知其理也致知之學有以晰羣言之搖亂而衷諸聖卽孟子之知言是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其大端乎知言以知人而學窺其大合人以成己而德造其成其斯以爲君子乎

劉子全書卷之三十二

門人董 瑒編次

經術五 周易古文鈔上

易經古文鈔義小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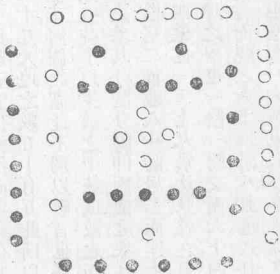
余年十四五時從先外祖章南洲先生授易先生每脫略章句獨摭所見時於前輩講義中彈射不遺力則以己意硃書附之以勗余小子余小子唯唯而已竟不識爲何語也然亦稍能記憶一二矣及長余取科第去不復理前語而先生亦見背并其硃書舊本亦歸先生孫行余因念易道精微非後生小子所宜言竟不敢從人問易余先人舊存遺書止得古文易一部與今文迥異余少時讀之又不知爲何語也謹封識藏之笥中日久旣而聞前輩知易道

者譚及古文如是余因心識之竊自念曰使小子有知能讀先人遺書請必自易始矣歲時每閱封識輒低徊不能仰視蓋五六十一年如一日也今年春罷官京師居外邸頗與友人論太極之說覺語不可了輒舉易以對因憶先人所遺古文取而稱述之隨爲之援筆立書敘其位次爲義易爲文易爲周易爲孔易四家之旨犁然猶未能竟悖今文也而姑從其理之可通者以存古文之萬一其敢謂遂能讀先人遺書至於手抄之下間存疑義亦竊忘其固陋而記之則大抵本先生所昔年口授者云衰廢潦倒舊學罔聞念及父師之遺不勝愴絕遂不敢棄去越月而成帙題之曰古易鈔義脫稿較正者塔王生毓芝而友人祝子開美淵更加訂定焉乃若易道之大則夫子贊之已詳余

何敢復贅所遺種種謬見不無挾勝心以出者俟暇日改正云先生授易時年已七十七八矣後壽至九十二而卒學行高古爲士林祭酒其易解有著向存之河南新鄉郭氏不復攜歸遂不傳

崇禎癸未夏端陽前一日讀易小子劉宗周書於清源舟次

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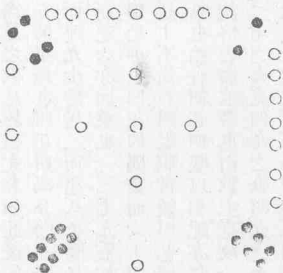
繫辭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
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
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
而行鬼神也正河圖之謂此不獨以數言也其理則謂
之易中宮以五統十以生數之中統成數之極包含無
外分明太極之象其分陰分陽即兩儀之象也太陽居
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
四而連六則四象也一三七九震坎艮乾之象也二四
六八巽離兌坤之象也一陰一陽交而六十四卦之體
略蘊於此矣合而觀之六十四卦八卦也八卦四象也
四象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陽生於
子自一而三而五而七而九極於酉陰生於午自二而

四而六而八而十極於卯而中皆左旋天道之運也一
六之水生三八之木三八之木生二七之火二七之火
生五十之土五十之土生四九之金而金復生水各以
一陰一陽分生成之德此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而
易道於是乎全矣

頌曰太古之世元氣混龐篤生聖人繼天而皇心苞玄
極全體陰陽以儀以象八八相當卽理顯數變動不常
彊名曰易無物可方附會龍馬偶呈星房旋毛順逆初
卒踐行一表一裏交錯玄黃一與六配二以七藏三八
居左四九右旁環而拱之五十中央其行左旋自衰而
旺其道相生循環無方其體奇員其用偶章五十有五
其分低昂爲四時紀爲萬化綱問之天地天地茫茫問

之聖人聖人俚俚是卦是圖或驪或黃爲龍爲馬忽騰
忽翔

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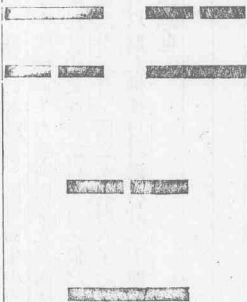


右洛書蓋本之洪範相傳爲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之數見於龜文者如此後儒言圖書相爲表裏中五則皇極也四正四隅分陰分陽亦兩儀也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亦四象也一三七九震坎艮乾也二四六八巽離兌坤也四正四隅交而六十四卦之體略蘊於此矣缺十不備者圖數體書數用也體以偶而全用以奇而妙也然合四正四隅以相配亦無往而非十也地道右旋洛書體地者也而數主克故一六之水克二七之火二七之火克四九之金四九之金克三八之木三八之木克五之土而五居中冲氣用事克中有生則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愈有其用矣此所謂後天

之易也

頌曰河洛之間天地孕英河以圖顯洛以書呈是一是
二識者紛評圖分象緯書辯淵陵九何以南七乃西行
二四六八不與陽爭去十存五土何以成有說於此西
南得朋四正四隅偶隨奇零其道右旋相克得平五行
次第十無定形後天致用數取不盈以九爲紀九九相
乘中宮太極二四從橫八八之象一准圖情圖書表裏
易範並稱神禹垂教商周代興道在皇極九疇以徵建
中表正眞陽儲精爲太極則爲人極經一掃無極學者
取程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總圖



列子入書

卷三十一 易鈔圖說

七

聖人作易從一畫始卽太極也因而重之卽陰陽也陰陽旣分則太極遂隱於無形而以一奇一偶分陰陽矣兩儀合而一陽生則太陽也太陽變而生少陰少陰變而生少陽少陽變而生太陰則四象立矣兩儀四象立而八卦蘊於其中矣統言之得三奇三偶之純卦則乾坤之體也又得三奇三偶之互卦則六子之體也此圖立而前可以無太極後可以無八卦六十四卦蓋聖人易簡之精意也

八卦子母相生蘊六十四卦之圖



八卦生生之序初然只是乾父坤母父母交而生六子
又以乾坤進列於六子各交八卦而生六十四卦觀乾
坤可以列六子則太極不必另爲圖象可知故曰太極
本無極

義易原

此必義氏作易緣起也聖人初然只是信手一下遂爲大易母因而生生焉以一生二乃得偶數便是兩儀之象自此一與兩分矣兩分又兩對遂爲後天兩儀之位則三才之道亦蘊於此矣太極出在兩儀外又入在兩儀中出在兩儀外則生陰生陽入在兩儀中則以陽領陰此易道至妙處後人却以一頭兩脚摸之失旨遠矣

奇生偶是爲太陽生少陰偶復生奇是爲少陽奇復生
偶是爲太陰右伴奇畫自左伴偶畫而生右伴偶畫自
左伴奇畫而生見一陰一陽變化之妙卽所謂兩儀生
四象也或曰世稱兩儀生四象謂一奇之上生一奇一
偶一偶之上生一奇一偶所謂因重之說也而此從互
相生何義曰因重者六十四卦之法而非兩儀四象生
出之法也天地之間陰變陽化自是嘗理易之所以爲
易者以之舍易道不言而必求之一每生二之說是罔
於死數而不知變也邵子之易以之



合兩儀與四象積之得三奇之乾焉得三偶之坤焉又錯而交之以坤交於乾而得長男之震中男之坎少男之艮此陰變陽也以乾交於坤而得長女之巽中女之離少女之兌此陽化陰也卽所謂四象生八卦也必根兩儀者子不能離父母也此八卦者合而言之卽四象之撰分而言之又兩儀四象之撰也或曰世傳四象生八卦謂四象之上各加一奇一偶而此卽從兩儀四象以變化何居曰造化之迹自兩儀四象外無以加矣八卦者儀象之妙蘊非四象之外又有八卦也果如所云同是太陽之位既乾一何以兌復二豈兌亦太陽乎同是少陰之位既離三何以震復四豈震亦少陰乎推之

太陰少陽可知則以四生八之說於是乎窮矣四象生八卦只言八卦由此而生非必以太陽生乾兌少陰生離震也前所謂死數死法不足以拈易道也

乾  天  畜  有  需  畜  壯  泰

乾首與坤交爲大生之本於是次第生三男三女而進於本位成純乾

坤  萃  剝  晉  比  觀  豫  否

坤首與乾交爲廣生之本於是次第生三男三女而進於本位成純坤

震  隨  隨  噬  屯  益  震  復

震爲坤所一索之長男由坤而進次第交六子以至於乾仍還父宮

升過大 蠱 鼎 井 巽 恒 姤

巽爲乾所一索之長女由乾而進次第爻六子以至於

坤仍還母宮

訟 困 蒙 未濟 坎 渙 解 師

坎爲坤所再索之中男由坤而進次第爻六子以至於

乾仍還父宮

明夷 革 賁 離 既濟 家人 豐 同人

離爲乾所再索之中女由乾而進次第爻六子以至於

坤仍還母宮

遯 咸 艮 旅 蹇 漸 小過 謙

艮爲坤所三索之少男由坤而進次第爻六子以至於

乾仍還父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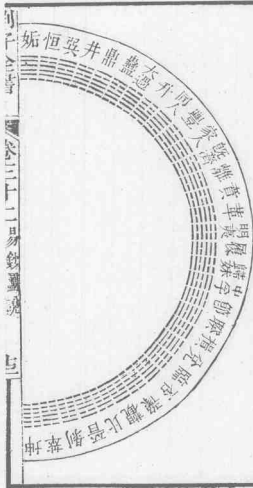
歸 兌 損 蹇 節 中 歸 履

兌爲乾所三索之少女由乾而進次第交六子以至於坤仍還母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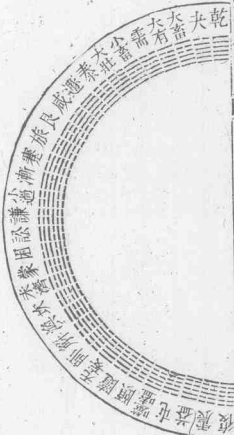
由八卦而分六十四卦所謂因而重之者也因而重之者每卦各重一卦八卦各重八卦八八而得六十四也六十四而易之道備矣卦止於八所以重四象也爻止於六所以參三才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或曰因重之法世傳邵圖六十四卦次序盡之矣由八卦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儘見法象自然之妙而此必每卦而重之不已勞乎曰一卦重八卦八卦各重八卦全從造化之理迭相推盪正是自然之理若一每生二循序而進無乃終錮於

死法而不知變乎且易止言八卦六十四卦耳並無所謂十六卦三十二卦也卦每六爻耳並無所謂四爻之卦五爻之卦也果若所云一每生兩有加無已則六十四卦又可分爲一百二十八卦矣進之百千萬億無已時矣則將有七爻八爻九爻十爻之卦矣而烏乎卦乎故謂一卦可變而爲六十四卦卦可變而爲六十四卦則可謂六十四卦可變而爲一百二十八卦則不可

六十四卦圖



列子卷之三
 易經卷之三
 三



右六十四卦圖以象天道也四陽卦居左起震而歷坎艮以至於乾爲春夏之運四陰卦居右起巽而歷離兌以至於坤爲秋冬之運皆左旋而貞下復起元焉震交於坤一陽動於二陰之下爲復黃鍾之初氣也坎得

陽之中氣艮得陽之終氣而後進於乾則純陽用事矣
巽交於乾一陰遇於二陽之下爲姤蕤賓之初氣也離
得坤之中氣兌得坤之終氣而後進於坤則純陰用事
矣合之爲一歲十二月之運而氣盈朔虛寓焉所以成
閏也又分之爲三百八十四爻則周天之數詳焉多二
十四度統閏法而數之也虛其中卽天極也合而觀之
有河圖之象焉陽卦居左卽一三五之位然陽中有陰
陰卦居右卽二四之象然陰中有陽卽圖數相表裏意
中涵元氣卽五十之居中爲陰陽之合德者也

六十四卦方圖

<p>大畜 壯大</p>	<p>大有 泰</p>	<p>臨 睽</p>	<p>兌 節 歸妹</p>	<p>損 中孚 履</p>
			<p>漸 咸</p>	
			<p>艮 旅</p>	
			<p>蹇 漸</p>	
			<p>小過 謙</p>	
			<p>坤 萃</p>	
<p>蒙 解</p>	<p>未濟 師</p>	<p>剝 觀</p>	<p>晉 豫</p>	<p>比 否</p>

天

小畜

乾

需

賁 家人

革 既濟 同人

明夷

離

豐

无妄

頤

屯

震

復

大過

鼎

巽

井

坎

渙

訟

渙

井

坎

渙

井

巽

右六十四卦方圖以象地道也分四陽卦為四正四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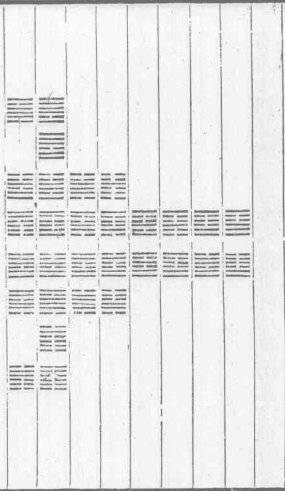
卦為四隅以陽領陰之義也震東陽始生也坎北陽水

旺也乾南陽盛也艮西陽始衰也巽居東北協震木也

離居東南助乾火也兌居西南通山氣也坤居西北養

坎水也虛其中亘地極也合而觀之有洛書之象焉
所謂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皇極
居中是也

六十四卦縱橫圖



列子全書
卷三十一
易鈔圖說
三

右六十四卦縱橫圖象人道也乾坤奠南北之位有父
天母地之象自乾而下爲天地否天首交於地也其左
爲天雷无妄爲天水訟爲天山遯其右爲天風姤爲天



火同人爲天澤履皆從乾以見天道之職覆無外降而下分左右爲雷地豫爲重雷震爲雷風恒爲雷水解爲雷火豐爲雷山小過爲雷澤歸妹爲雷天大壯皆從震則長男之繼父也又降而分左右其左爲水地比爲水雷屯爲水風井爲重水坎爲水火既濟爲水山蹇爲水澤節爲水天需皆從坎則中男之協於長也其右爲山地剝爲山雷頤爲山風蠱爲山水蒙爲山火賁爲重山艮爲山澤損爲山天大畜皆從艮則少男之協於長也三男從父見乾道之變化無窮而人與之俱無窮君子所以仰戴員而盡參天之責也自坤而上爲地天泰地首交於天也其左爲地雷復爲地水師爲地山謙其右爲地風升爲地火明夷爲地澤臨皆從坤以見地道之

職載無外進而上分列左右爲風天小畜爲風雷益爲
重風巽爲風水渙爲風火家人爲風山漸爲風澤中孚
爲風地觀皆從巽則長女之繼母也又進而分左右其
左爲火天大有爲火雷噬嗑爲火風鼎爲火水未濟爲
重火離爲火山旅爲火澤睽爲火地晉皆從離則中女
之協於長也其右爲澤天夬爲澤雷隨爲澤風大過爲
澤水困爲澤火革爲澤山咸爲重澤兌爲澤地萃皆從
兌則少女之協於長也三女從母見坤道之變化無窮
而人亦與之俱無窮君子所以俯履方而盡兩地之責
也虛其中央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人道之本也嗚呼西
銘之說備矣

卦變圖

☰☰ 乾為天

☰☷ 天風姤

☰☶ 天山遯

☷☰ 天地否

☷☶ 風地觀

☰☷ 姤

☰☶ 遯

☷☰ 否

☷☶ 觀

☰☷ 剝

☰☳ 晉

☰☷ 大有

右皆從乾變來類推之可變為六十四卦後同

☵☵ 坎為水

☵☳ 水澤節

☵☷ 水雷屯

☵☲ 水火既濟

☵☱ 澤火革

☵☷ 節

☵☲ 屯

☵☱ 既濟

☲☵ 革

☲☵ 豐

☲☱ 明

☲☷ 師

右皆從坎變來

☶☶ 艮為山

☶☲ 山火賁

☶☰ 山天大畜

☶☱ 山澤損

☶☳ 火澤睽

☶☳ 賁

☶☰ 大畜

☶☱ 損

☶☳ 睽

☶☲ 履

☶☱ 中孚

☶☳ 漸

右皆從艮變來

☳☳ 震為雷

☳☷ 雷地豫

☳☱ 澤風大過

☳☴ 雷風恒

☳☱ 地風升

☳☷ 豫

☳☱ 恒

☳☱ 升


☳☱ 井

☳☱ 大過



☳☱ 隨

右皆從震變來

 重巽爲風 風天小畜 風火家人 風雷益 天雷无妄
 巽爲風 火雷噬嗑 山雷頤 山風蠱

 小畜 家人 益 无妄 噬嗑 頤 蠱 豐

右皆從巽變來

 重離爲火 火山旅 火風鼎 火水未濟 山水蒙
 離爲火 風水渙 天水訟 天火同人



 旅 鼎 未濟 蒙 渙 訟 同人

右皆從離變來

 重坤爲地 地雷復 地澤臨 地天泰 雷天大壯
 坤爲地 澤天夬 水天需 水地比

 復 臨 泰 大壯 夬 需 比

右皆從坤變來

 重兌爲澤 澤水困 澤地萃 澤山咸 水山蹇
 兌爲澤 地山謙 雷山小過 雷澤歸妹

 困 萃 咸 蹇 謙 小過 歸妹

右皆從兌變來

右卦變卽舊本卦象之說而變寓其中者如乾爲本位
一爻變而得姤二爻變而得遯三爻變而得否四爻變
而得觀五爻變而得剝變不可盡也轉與類行而得晉
復其本位而得大有凡三變而得所配又三變而還復
其初蓋至變之中而有不變者存乃所以善變而不窮
也餘七卦做此又以類推之則一爻之變自姤而進凡
六二爻之變自遯而進凡十五三爻之變自否而進凡
二十四爻之變自觀而進凡十四五爻之變自剝而進
凡六六爻盡變則坤矣是乾一卦可變而爲六十四卦
也餘七卦做此六十四卦做此易者變也隨時變易以
從道也凡卦皆自變而來非必訟自遯泰自歸妹來也

如訟剛來而得中泰小往大來皆從本卦取義並不謂
從卦變來也餘倣此○其序本後天卦位但始乎乾而
終乎兌非復帝出乎震之說

文王序卦圖卽反對圖

乾
☰

震
☳

屯
☶

恒
☱

咸
☶

☱

孚中

比
☶

師
☶

賁
☶

晉
☱

坤
☷

泰
☶

解
☱

蹇
☶

豫
☱

謙
☶

姤
☴

夬
☱

巽
☴

臨
☶

井
☴

困
☱

復
☱

剝
☶

艮
☶

震
☳

頤
☶

頤
☶

旅
☱

豐
☱

坎
☵

坎
☵

睽
☱

渙
☱

坤

☷

需

☵

過小

履

☱

睽

☶

大有

☲

益

☱

隨

☱

升

☱

震

☳

鼎

☱

大畜

☱

無妄

☱

過大

既濟

離

☲

右序卦上經始乾坤立天地之大義而終於坎離以分

效水火之用共三十卦凡正對之卦六反對之卦十二

共得一十八卦下經首咸恒立夫婦之大綱而終於既

濟未濟以合效水火之用共三十四卦凡正對之卦二

反對之卦十六亦共得一十八卦合而言之乾坤爲一部易書之綱故特位乎上中孚小過爲一部易書之紀故配位乎下蓋中孚小過有人心之乾坤焉一中虛虛以實爲體一中實實以虛爲用故也曷不配以既濟未濟以二卦反對非乾坤正對之配也自渙而節乃下及中孚小過而終既濟未濟序適如此也况中孚小過卽既未濟之分體皆水火之象也其餘次序則序卦傳已略見其義不敢強解姑附程傳上下篇義於後云

程子曰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爲上篇之首坎離陰陽之成質故爲上篇之終咸恆夫婦之道生育之本故爲下篇之首未濟坎離之合既濟坎離之交合而交則生物陰陽之成功也故爲下篇之終二篇之卦既分

而後推其義以爲之次序卦是也卦之分則以陰陽陽盛者居上陰盛者居下所謂盛者或以卦或以爻卦與爻取義有不同如剝以卦言則陰長陽剝也以爻言則陽極於上又一陽爲衆陰主也如大壯以卦言則陽長而壯以爻言則陰盛於上用各於其所不相害也乾父也莫亢焉坤母也非乾無與爲敵也故卦有乾者居上篇有坤者居下篇而復陽生臨陽長觀陽盛剝陽極則雖有坤而居上姤陰生遯陰長大壯陰盛夬陰極則雖有乾而居下其餘有乾者皆在上篇泰否需訟小畜履同人大有无妄大畜也有坤而在上篇皆一陽之卦也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故一陽之卦皆在上篇師謙豫比復剝也其餘有坤者皆在下篇晉明夷萃升

也卦一陰五陽者皆有乾也又陽衆而盛也雖衆陽說於一陰說之而已非如一陽爲衆陰主也王弼云一陰爲之主非也故一陰之卦皆在上篇小畜履同人大有也卦二陽者有坤則居下篇小過雖無坤陰過之卦也亦在下篇其餘二陽之卦皆一陽上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陽之盛也皆在上篇屯蒙頤習坎也陽生於下謂震坎在下震生於下也坎始於中也達於上謂一陽至一作上或得正位也生於下而上一作暢一作達陽之暢盛也陽生於下而不達於上又陰衆而陽寡復失正位陽之弱也震也解也上有陽而下無陽無本也艮也蹇也震坎艮以卦言則陽也以爻言則皆始變微也而震之上艮之下無陽坎則陽陷皆非盛也惟習坎則陽上

達矣故爲盛卦二陰者有乾則陽盛可知需訟大畜无
妄也無乾而爲盛者大過也離也大過陽盛於中上下
之陰弱矣陽居上下則綱紀於陰頤是也陰居上下不
能主制於陽而反弱也必上下各二陰中惟兩陽然後
爲勝小過是也大過小過之名可見矣離則二體上下
皆陽陰實麗焉陽之盛也其餘二陰之卦二體俱陰陰
盛也皆在下篇家人睽革鼎巽中孚也卦三陰三陽
者敵也則以義爲勝陰陽尊卑之義男女長少之序天
地之大經也陽少於陰而居上則爲勝蠱少陽居長陰
上賁少男在中女上皆陽盛也坎雖陽卦而陽爲陰所
陷溺也又與陰卦重陰盛也故陰陽敵而有坎者皆在
下篇困井渙節既濟未濟也或曰一體有坎尚爲陽陷

二體皆坎反爲陽盛何也曰一體有坎陽爲陰所陷又重於陰也二體皆坎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可謂盛矣男在女上乃理之嘗未爲盛也若失正位而陰反居尊則弱也故恒損歸妹豐皆在下篇女在男上陰之勝也凡女居上者皆在下篇咸益漸旅困渙未濟也唯隨與噬嗑則男下女非女勝男也故隨之象曰剛來而下柔噬嗑象曰柔得中而上行長陽非少陰可敵以長男下中少女故爲下之若長少敵勢力侷則陰在上爲陵陽在下爲弱咸益之類是也咸亦有下女之象非以長下少也乃二少相感一作感以相與所以致陵也故有利貞之戒困雖女少於男乃陽陷而爲陰揜無相下之義也小過二陽居四陰之中則爲陰盛中孚二陰

居四陽之中而爲陰盛何也曰陽體實中孚中虛也然則頤中四陰不爲虛乎曰頤二體皆陽卦而本末皆陽盛之至也中孚二體皆陰卦上下各二陽不成本末之象以其中虛故爲中孚陰盛可知矣

易贊

剛德贊

讀易之法先理其要學易之易踐形唯肖形肖而下形上
斯妙上天之載坤以法效曰剛與柔順天之道柔附爲肉
剛由骨造粗以植身精以心竅伸萬物表立三才奧設卦
分爻二老初少出入寒暑奔走二曜元亨利貞於斯有紹
嗚呼剛乎太極之號天德之首夫子之教未見而思愾也
有詔

元贊

天地之大其德曰生生之妙一元渾成橐籥萬有靜專
不撓聲希味淡絕類離情俄而盎然俄而蒸蒸勾芒甲拆
次第分明君子去仁烏乎成名仁者人也生而載靈萬物

一體克己者勝

亨贊

火然斯燔不燔不然泉流斯湍不湍非泉天地之化人心亦然陽春一動品物流焉形形色色紫爛紅鮮一齊俱到渾無後先日用之間視聽貌言紛繽交錯三百三千是爲通德溥博如天天下文明見龍在田

利贊

一氣周流無往不復無往非復往過來續火金之際革道乃屬是謂害氣利害倚伏克與生逢義與利卜易用逆數天地轉轂君子得之以理制欲其利斷金剛德靡惑涉川見大禦寇遷國利斯可矣不言亦足

貞贊

有物凝然吸渾沌髓水涸木脫龍蛇蟄只一念不開四體
如圯不剝不琢葆其根柢爰植厥幹爲萬事紀智以成終
仁以成始原始要終一生一死死生之說純亦不已

中贊

窈兮冥兮其中曰真恍兮惚兮曰精與神善觀道者氣象
難親卜其似耳訛而遠人其人維何在心爲身一身之氣
與四時循夏不愆冬秋不伏春無過不及乃見中因中無
定體萬變錯陳約而操之不動一塵主靜立極頗涉其津
卽靜卽動廓兮無垠

正贊

只此心尋何動何靜體之爲德踐之成行在德爲中在行
爲正體用一源岐之兩病正亦何名各正性命剛善柔善

賦形有定天高地卑與萬物並各得其所四時順合君有
君方臣有臣政推之六位吉凶貞勝

吉贊

易道之妙元亨利貞既中且正純粹以精三才一貫得象
得名乃著之占是爲吉徵其或情遷凶與類呈曷趨曷避
人定天憑四德之吉元吉首稱要之貞吉終始吉行和風
甘雨慶雲景星反是者凶履霜堅冰謂余不信當下分明

悔吝贊

江河之大始於涓涓一星之火可以燎原君子謹微履冰
臨淵一念偶失亦不我寬念念已失轉念可圓克念罔念
悔吝無端若念未起孰司其官介然之頃燕越殊轅自悔
而吝念與念緣善學易者悔從吝捐悔亦何悔天君自完

无咎贊

悔自內出咎自外來內外敵應紛紜互借以集厥躬爲蛇
爲虺小隨吉離大與凶開若彼謾藏主人偶乖行人之得
邑人之災大易惓惓示作聖階其要无咎烈風迅雷自大
推小愈拂愈埃無曰胡庸怙終不才過而仍過過云已哉

神物贊

四靈有龜百草有著衆人物之聖人神之神以知來來本
無知知以藏往善敗攸期吉凶悔吝惟幾惟時其要无咎
神若翼思曷名神者一心是矣心哉神乎爲百神司不莖
而策不介而孳細入毫芒巨出須彌四方萬里章亥所馳
一日萬年巧厯所咨貫此徑寸無少欠遺人盡心耳聖人
孜孜克全於天趨避時宜人盡人耳聖人蕙蕙與民同患

卜筮是資假爾泰占著以數依曰貞與悔易卦推移若雨
若霽蒙繹克差因龜而兆並決大疑萬心所歸凜乎保師
枯朽載靈錫福祁祁是謂權教斯因取斯聖人往矣神乃
在茲

周易古文鈔

周易者文王本伏羲畫卦而爲之繫彖辭周公又繫爻辭而得名也至夫子乃繫彖傳及大小象傳則傳體也合之皆得稱周易然三家次第本是秩然後人渾而錯之遂合古文不傳於世幸乾卦尚存古文之舊今姑推其例以及其餘一一爲之更定凡爲經二卷另夫子繫辭傳仍載後如舊

上經

乾下
乾上

乾元亨利貞

乾健也眞陽之德也乾本三畫卦之名上下皆乾則健之至也故乾之名不易焉元始也大也亨通也利宜也

貞正而固也乾之爲道當始亨而利於正言可大又可久也天下之盛德大業也夫乾易道之第一義也

初九潛龍勿用

龍神物也具純陽之德焉故乾爻皆取象於龍而初之位則潛也占曰勿用言其當介如石也不用所以裕用也後分象占倣此○凡爻位初三五爲陽二四六爲陰陽大陰小得位曰正二五曰中此爻義喫緊處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田非定位也離潛而見仍不離潛位故強擬之曰在田占者當利見大人觀龍德焉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上下交乾故曰乾乾於龍無所取聖人全以占法繫之

而得君子之心學焉蓋雖當出潛離見之時而猶未敢
遽躍也朝乾夕惕若置身無地然或爲魚服或爲螾蟻
而變化之體於是乎始神雖危无咎之道也乾六爻皆
聖學獨於九三示其換云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淵者潛地也離下而上躍乎淵矣或者疑詞疑之也者
惕之也一以爲躍一以爲潛也精神全與九三縮結故
占皆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自躍而上得正位焉遂當霖雨天下矣君子得之以瞻
望龍光希聖者當如是

上九亢龍有悔

飛而不已則亢亢言乎過也龍德且然况其他乎故有
悔何悔乎惕乎惕乎其返於潛乎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陽必用九以著變也九爲老七爲少老變少不變也羣
龍一龍非無首也我見之則然龍不可見乃稱龍德仍
歸潛體雖然萬物之廣也君子何所不統體焉而托立
於龍德乎彼哉猶龍氏之道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
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夫子象傳也夫子首以天道明乾義而得元亨利貞
之用因以聖人配之也乾之元物之始也故爲天德之

統領一變爲亨有品物流形之象由變而化則流形者於是乎各正其各正者於是乎保合萬物之所以成終也各正言性命各足其生理也保合言太和貞下起元也此四德之所以循環無端而元之所以爲大也乾道之終始卽聖人之終始而六龍其用神也聖人本龍德以御天卽用龍首以成化不必言无首也无首者體也有首者用也愚按大明終始以下十五字疑在乃利貞後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乾非天也而惟天足以蔽乾道之大故卽以天繫乾惟自彊乃不息彊於自也自之爲言天也人心一天體也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下不極不可上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九二德可施普而膏尚屯在田者寄位也實未離乎潛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其道乾道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龍德以造一世之命猶造化然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未始无首不爲首也乃以利貞也○愚按潛龍而下夫

子之小象也繫於大象之後故不必各加象曰二字以省文也此夫子傳易之定體六十四卦皆從此例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另加文言重贊乾道也象言天道此則言人道也嘉之會言人道於斯萃美焉節文彬彬可儀也義之和以義爲利所以利也行此四德謂行之以天行之健也亦曰自彊不息而已矣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此以出處之道明潛義龍德而隱時當然也確誠貌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以九居二本非正而曰正中以龍德位乎中也閑邪存誠由信謹以來又操之一念之微得誠體焉存之爲言潛也而德已見矣故曰君德也君德卽天德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誠者天之道也存之爲德發之爲業忠信所以存之也
修辭立誠謂言必由衷本所存爲所發也修辭所以修
業業非在外也居之而已又言知至知終誠身必先於
明善也知至者知始者也知至至之始乎天也知終終
之終乎天也所謂大明終始也知始以知幾所以進德
也知終以存義所以居業也此聖學之極則也愚按乾
一而實誠是也初以之潛二以之見三以之惕四以之
躍五以之飛上以之亢而悔也天道所以元亨利貞也
畫龍點睛其在是乎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嘗非爲邪也
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時在上下進退之間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君子仍欲

及時以勉學也至是而君子之心益加淵以密矣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此專釋利見之義聖作物觀自然之理誠故也以誠感亦以誠應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專釋亢義有悔則無三者之患矣○自文言至此爲一章

潛龍勿用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所以進德修業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猶言自審彊曰自彊試曰自試

飛龍在天上治也

言聖人極盛之治非小補云爾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亢則窮悔乃通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六龍統於乾乾統於元故特表之曰乾元用九以起下

文爲成德地。此下疑錯簡應接君子一節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六龍一乾元也此所謂陽氣潛於黃鍾是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蓋三陽建寅之象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春夏之交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金火交承之際利用革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萬寶告成正是天道及物之盛處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玄運將終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貞下起元天之則也乃知六龍卽元亨利貞分現之神而元亨利貞一元也故下文遂贊乾元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始則必亨而利而貞莫非元也元始之氣所謂繼之者善也利貞性情所謂成之者性也言其體也美利不言言其用也總見元德之大愚按前章旣以各正性命歸之利貞此章又以性情歸利貞又合之繫辭成性之說則性之爲義彰彰而後儒一切分疏皆訛也性情合而言之原未嘗以性爲未發情爲已發也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元之大以乾之大也剛健七德一言以蔽誠之至也朱

子曰或疑乾剛無柔不得言中正者非然也天地之間
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
但謂之乾而無所不包矣以其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
剛柔之別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
平也

惟乾德之大莫不發揮於六龍之下故聖人卽六龍以
體乾道而天自我出所以不動聲色而奏天下平之效
也程子曰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自潛
藏至此爲一章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
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勿用也

初雖龍德而行有未成亦其德有未成也此以下又統論聖人之學直自下學立心而推之必也求之潛乎潛學之本也下文遂詳言成德之事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德至此可以行矣而猶有重剛不中之病致上下之無嘗則天人不免中立矣故仍用乾惕法以進之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德至此益可以行矣而重剛不中之病猶未盡屏也故

於上下不處間并無在中之位幾於人盡而天矣而終不能不臨了一疑一疑益一信龍自此飛矣上下乘乾故亦曰重剛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德至此渾然一天矣又何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之有間而乘龍御天之時又何先後之可言哉至此乃見其成行之大處天大元大聖人人亦大是爲成位乎中以我合彼猶二之也聖人之德卽天地之德也聖人之明卽日月之明也聖人之序卽四時之序也聖人之吉凶卽鬼神之吉凶也天道在我駕御之中天若我先亦我後

總弗我違見乘龍一步一驟消息如此聖人偶一爲指
點曰先後天而後人話柄不了漫失初指矣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
喪其唯聖人乎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德至此尚可進乎於是有止以爲行之法仍寓精神於
潛惕之地而時時進時時作退步想也至此乘化永終
可以上下天淵可以揮斥八極嗚呼其唯神龍无首之
聖人乎自成德至此聖人不作六爻解只一氣呵成蓋
夫子語語自道也。右自下也以下爲一章總見夫子
讀易三絕章編處

坤下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順也真陰之德也言其順乎乾也上下皆坤純坤體也按陰畫偶者左畔一畫卽陽也其右乃倣而偶之有順道焉故陰卽陽之餘氣而坤道卽乾道之成者也是故有元亨利貞之象牝馬順而健也順而健所以順也其占爲君子攸往元而亨也迷於先而後乃得所主利也得朋喪朋安貞之吉也先迷以利爲利也後得所主以義爲利也陰道右旋自西而南則日與陽過所以行地無疆也東北反是

初六履霜堅冰至

陰始生於下有必至之勢爲世道人心計者盍於此謹

之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柔中得位得坤道之純而順之主也直方大地勢坤也順之至故不習而利習之熟故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陰得陽位有章美之象而守之以闇能不輕於自見也如是則雖或出而從王亦終不變其含章之守而臣道於是乎純矣无成有終萬世臣紀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重陰之會不但含章以爲貞而已一味慥慥盡剷章光而加葆固焉則咎與譽皆絕矣惟无譽所以无咎也

六五黃裳元吉

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中而能下如文見於裳而所見亦儉矣所見雖儉而望之者愈以起敬知其中之所存者美也自含章一路學問來至此闢而章矣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處重陰之上順極而逆不能安貞故其象爲戰其傷玄黃夫龍神物也非天則淵野戰豈龍乎其蛟螭之類似焉者也猶系之曰龍將以慎防其似也不於其真於其似非徒禍世還以自傷

用六利永貞

陰數六老而八少用六以志變也然乾利於變坤不利於變陰以順陽爲貞也順之極則至於健矣不然能無戰乎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

此以地道明坤義而類舉其四德也乾坤本非二氣乾
道之有終者卽坤道也此資始資生之別也故曰乃順
承天始則必亨而利而貞亦復如是牝馬順而有終有
柔順利貞之象焉天道大元地道至元并至貞地道无
成而代有終也

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
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舊君子句連上此占者法坤之學也攸行則元亨在其
中矣坤道代終後者其嘗也東北喪朋我喪之也故終
有慶也卽此便是安貞處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以行言地以勢言形氣之分也坤道主順順而不已厚之至也故其德足以載物君子象之亦載其所以不息之理而已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做乾卦例以上象凶領下故爻辭象曰二字皆從衍愚按夫子繫易於乾往往繫詞複說以明道故每爻有小象詞凡三見皆無象曰二字至六十四卦略矣其略者載在繫辭復每爻有象疑孔門弟子習易者續增之以做乾卦之例與不然何其辭之彘彘也亦以夫子之讀易非訓詁之學也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坤六爻惟二爲中正有合德於乾之義故獨稱動焉甚矣陽動之可貴也而世之以靜爲學者皆誤也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含而後發也光大發之盛也

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黃裳元吉爻在中也

章不離闇也

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小爲陰大爲陽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嘗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此以君子之學明坤義也夫坤君子所以致順乎道也故其體至柔而動則剛剛以言乎正也其用至靜而德行則方方以言乎義也先迷後得得所主也既得所主則虛靈不昧之中萬理咸備萬化自彰而天道之在我者真有以順承之而不二矣此反之之道也乾道主誠坤道主明也明以明此誠誠以誠此明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冰兆於霜霜兆於氣辨之早辨於其未霜者也霜矣又何用辨順本陰德不善用之則禍之積也故君子以逆爲順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正以心之體言義以心之用言君子之學其由敬入乎敬以直內而義自從之于是內外交相培養而天德有依據之地至於日新月盛而不容已則其行之而利又奚待習乎抑此猶以利言也必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則不言所利矣夫不習之利與不思不勉之中固亦有間矣吾又安知其不至乎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卷二十一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君子黃中之德通而且理美之至也正位而居下體則收斂之意多而炫耀之意少至于積之極其充實而四支之暢事業之發自有不容已者矣乃所以爲至美也不貴其美而貴其居也

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爲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陽窮則亢陰窮則戰戰則无陽戰則兩傷旣傷矣而玄黃之大分反於此而著於是造化之復機兆矣幸已哉陰雖稱龍又何疑焉夫天下之禍未有不始於所疑者也疑而不辨辨而不早疑復滋疑玄黃之戰其容免乎

造化且然而況人事乎○坤於初上特著陰陽消長之
大機正所以危中四爻也


震下
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動而難也爲人物初生之象乾坤之後受之以屯三
才之道備矣故元亨利貞如之勿用勿輕用也終有攸
往以濟屯也和建侯濟屯第一義也天降下民作之君
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初居震之初屯之主也磐桓難進屯之時也利居貞弗
用以爲貞也利建侯用之大者也初爲成卦之主有建
侯之象位主下而衆所歸見君道所自起也大君者上

民之秀也以德不以位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

字

當屯之時英雄崛起皆欲有爲於天下而審時度勢量
已量人最爲要義二之遇屯而不能進下乘剛也然擇
君而事此其偶乎不苟從於始而卒從於後深得去就
之正也馬初象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三陰柔而居震之終不勝其妄動以取困猶逐鹿而不
於虞誤入林中之象其唯君子乎而知幾者乎決之於
早尚矣遂舍之未爲晚也往而取吝終暗於幾也掌山
澤之官曰虞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略與二同乘馬班如亦指初言不爲我所用也唯以
婚媾往則吉而无不利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五雖有陽剛中正之德而居險之中未能有爲則亦抱
道守貞以獨善而已出處之際大小之分也雖正且凶
非其時也蓋五與初兩雄不並棲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上乘五之剛而不能進以五亦非可進之人也故泣血
漣如然則濟屯其終在初乎天之所興孰能廢之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
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震剛始交於柔而坎體爲險正大難方殷之日屯之象也其爲洪荒之世乎震德爲動能動故大亨而貞可知建侯不寧此其事也只不寧二字便肇皇王萬古心法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震象爲雷坎象爲雨爲雲雲雷合體屯而未施之象故君子有經綸之作用體國經野立綱陳紀一從一衡次第布也

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唯善下所以得民

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嘗也

舍五從初可與權也

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入林但可得禽失所從也

求而往明也

濟屯之道全賴明眼非特出處去就用著也

屯其膏施未光也

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坎下
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

貞

蒙者人生之初也法在求通故亟重教焉然教不可妄施必先啓其誠心而進之其求我者乎既求我矣其初筮告乎而不敢徇其再三之瀆也則庶幾有受教之地矣故終之以正此皆亨蒙之道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以柔居下蒙可發也發之之道利用嚴以其柔也然教雖嚴而法則遜乃徐入也必往焉吝也言終凶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九二剛中而應有統治羣陰之任而道足以勝爲能納一世之柔邪盡消融於德性之地而歸之於正克家言肖所生也所謂包蒙之吉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夫士貴定交法在謹始始合之不正未有能卜其終者也一女子耳見金不見躬人盡夫矣而尚可與之作緣乎是以君子致嚴損友也亨蒙之道言師亦言友也

六四困蒙吝

既遠於陽又無正應困於蒙者也雖然曷不困而學之乎

六五童蒙吉

一副童心終歷聖位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治蒙過剛亦師道也然以行之五則爲寇也以行之三則禦寇也教貴因人如此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艮象爲山德爲止險而止性之蒙也蒙而得亨恃善教也時中之謂也蒙求志先定也初筮之告誠也剛在中

也不誠則瀆非徒蒙瀆還懼瀆蒙既不瀆矣養之以正作聖之功也養之爲道大矣哉待養之功主於教而實學以自養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易水爲泉取其清也性之未遠也果以作之於前以沛其氣也育以涵之於後以畜其委也此君子自治之學也而教者可知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以正爲法也以正爲養利用寬以正爲法利用嚴也

子克家剛柔接也

指二五象所謂志應也

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遠人之實可言也遠已之實不可言也

童蒙之吉順以與也

非徒順之又與以入之蒙求之至也

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三爻行不順五言順與至此胥納於順也禦寇之法遂
以得順也



乾下
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之爲言待也以待險也唯有自信之德者始可與幾
焉光而且亨信之至也守之以正所以濟險也必也操
心之危如涉大川然皆所以善其需也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初居下而遠於坎未與物接超然遠害者也恒其德守之嘗也庶其免於咎者也君子之學有利於需者如此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進郊而沙已犯危幾矣小有言如所謂頗費解說小有疵也沙非就我我就之也其終得吉也仍賴有此言言則孚孚則光且亨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則進於險矣禍敷之至自致之也蓋涉濡而泥則垢矣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已入於險能免於傷乎置之死地而後生所以出自穴

也人知其出之之難而不知其入之之易也危乎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陽剛中正處險之時但當盡其道之在我以俟命而已
飲食衎衎處需之正道也樂而不淫所謂貞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處穴之極陷於險矣下應九三乾體相從得益友之助
焉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
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夷險之途聖人一以義斷之而利非所計焉所以免於
欲速見小之累也於君道尤甚故特以天位表之

象曰雲上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于天有需之象君子以爲天下無可需之事也獨
飲食與宴樂皆以需得之雨在前也惟恐其濡也故曰
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凡天下之禍未有不生於情欲者
也而飲食爲甚飲食不已繼之以宴樂宴樂不已繼之
以驕奢驕奢不已繼之以死亡若是者起於有爭心而
或失則躁是以聖人制爲禮以品節之一獻之禮終席
而百拜以防酒禍也有需之教焉寧失之讓無失之爭
所以就中也

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嘗也
有先識有定守

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寬意以寬居中孚亨之道也

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災非在外我致之也自我致之亦自我弭之敬肆之分也

需于血順以聽也

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不速之客來專以應言不當位未詳或曰其三人者雖非正應之位而能因友以致友則所助者衆所以終能免於八穴之禍也○需之爲義以處人欲得預遠之法下三爻是也以當事機得漸濟之法上三爻是也一言以蔽之曰敬而已矣敬非需也需者其跡也需而不安於需者心也

䷀ 乾上
䷁ 坎下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人與人相儔不能無事也勢不能不求其直者而伸之此訟之說而衰世之教也於是聖人示之以無訟之法曰道在信心在屈己而持之以兢惕則亦何至於訟乎不幸而訟不可終也見大人服其無訟之教也險如涉川人心如之歸訟之象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過而能改不遠之復小有言而已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剛中之德實能克己以自處於卑約有口不勝言身不勝衣之意焉寡怨之道也彖言孚窒此之謂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居坎之上以陽爲體本固有之德也守之而不變則歸
遺之操其終免於訟乎處爭辨之世雖君臣之間有訟
機焉蓋所求於君者重而或以爲謗已也无成之訓臣
道也亦時當然也指應上而言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

剛而能柔非求勝於訟者也歸而之於命有修身以俟
之道焉渝而且安所以正而吉也渝卽心恬意甯意子
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此之謂也

九五訟元吉

身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此天下是非之衡也爲
世教主爲國是政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以剛居上自以爲聽訟之能而是非邪正終無定主或
焉而爲鞶帶之錫矣忽奪焉又忽予忽奪焉賞罰無章
如此世亦何賴焉鞶帶之飾褫奪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
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
入于淵也

上剛下險有人已相敵之象險而健有才知互逞之象
剛來得中謂上卦乾體坎得其中畫也凡言卦變者皆
從此例本義云自遯而來以三之陽來而居中似乎反
近拘入于淵言愈險愈陷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作事必謀始必也謀及乃心乎一念之不謹流而爲滔

天之禍者有之

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此君子身訟法也訟其可長乎一辨卽解而已從而鬻焉如葛藤難斷鮮不蔓矣

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慮也自下訟上逆也人逆而我亦逆也故君子必自反也二五兩剛相敵有交訟之象

食舊德從上吉也

從上與自下訟上正相反

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

訟元吉以中正也

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是爲倖恩上不明也



坎下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者治亂之道也將以正天下之不正而歸於正也非徒師出有名也然擇將亟焉所以衆正者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兵者刑之大者也故以律言律死道也死而之生坐作進退其事也自律以律人也或不以律則舉義雖善亦適取敗耳甚矣師貞之以丈人濟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剛中有應允稱長子之任握中樞而治律前後左右皆制命焉而師貞之道於是乎濟所以吉而无咎也三錫有命上之人任之專倚之重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九二虜長子之任而三處其上不無參事權而紛紀律適以撓敗而已或者疑而未定之辭君志先惑也如李郭爲將監以魚朝恩是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同有師旅之寄而獨能左次以讓賢卒成長子之功賢於六三遠矣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一聲罪之間而天下咸震服矣猶

田禽之利執以言不假餘力也長子帥師委任專而將權一矣若衆爲政焉鮮不以國與敵者故雖貞亦凶與尸言衆爲主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定亂之後王者有論功行賞之典則大者開國如九二是小者承家如初四是又進之言保治之法則小人其可用乎功懋懋賞德懋懋官君之命也亦以奉天之命也上與三應有小人象云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能以衆正以正用衆也其任則丈人也九二以剛居中而上應六五是也坎險坤順丈人之道也事雖近毒而

道主生人王者之師也何咎之有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至順之中而至險伏焉師教所自起也君子是以得制
師之道焉事不越於保民而三軍之寄於是乎備所謂
以此閭族黨寓伍兩卒徒之衆也故民卽爲兵而公卿
卽出爲將帥王者所以善用武也

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左次无咎未失嘗也

承以律也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坤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一人當陽而天下皆合并以成親輔之勢比之義也則吉之道也原筮再言筮也元永貞王者筮以比天下之道也不寧所以方來也後夫而梗化終取凶也蒙貴初筮明有初也比貴原筮卜有終也甚言比天下者之不可苟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比之初爲有孚之象然卜其初未卜其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象有取於原筮以此比之者有所比也有所比則近乎私矣盈缶之比充乎內矣比而無所比

也無所比則亦無所私矣有他之吉吉自外至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內得於心孚之至者也又以貞戒考其事也以訓臣道也

六三比之匪人

處一輩柔邪以成比正所謂小人比而不周

六四外比之貞吉

近比九五故口外比占同六二皆取以道事君之義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以一陽當衆陰之比明與天下以利見之道而無所私所謂顯比也當是時有不寧而方來者亦聽其自爲向背而已於王者無所容心焉三驅失禽雖邑人亦喻上

意而不相致誠則王道之感孚遠近有如此矣古者田獵之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蓋言仁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自外於五不終所比之象在彖則爲後夫凶

彖曰比吉也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下順從以勢言上下應以德言剛卽元德以剛居中所
以永而且貞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比者小人之道也故於君子無取義焉建國親侯比之
大者也王者封建之典方千里以爲王畿又方百方七
十方五十及不能五十里以備侯封於是五百里爲畿

服五百里爲甸服五百里爲侯服五百里爲要服五百里爲荒服萬方錯處相與環拱一人以成尊而巡狩述職聘問會同之禮行焉則所以親諸侯也親之也者親民以親天下也親天下所以見親於天下也孰謂封建非聖人意乎

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爻重永終象卽始以要終也

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自信諸心非枉己以求合也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比賢非比勢也

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位正其中所以元永貞也失前禽忘順逆也上使以中非使人中也

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鮮克有終也孚不盈也



乾下
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以一陰畜五陽陰在內而陽處其外不我固也畜有亨道亦就始畜言之也及夫畜之久而陰陽混處不可辨矣陽幾化而爲陰矣一種搏結不解之意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然密雲陰物西郊陰方君子處此其亦思爲

逃雨計乎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以陰畜陽陰爲主而陽附之陽若失位然故聖人訓之以復欲其進得位也位其自者也陽得位則柔失位矣

九二牽復吉

三陽志同故二得因初以進亦吉道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過剛不中而近於四始雖相昵就之殷卒嫌疑之甚矣進既不遂好亦不終有說輻反目之象若是則陰不能畜陽矣亦可幸也小畜之時而能始終自全不懼清議者斯人而已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以一陰畜五陽不勝其人心之危者也而居巽體同力
畜乾四從而孚之孚之至則順乎陽矣庶幾免於柔邪
之病乎血化爲氣惕轉爲安補過之道也

九五有孚學如富以其鄰

越四而上遂能厚集諸陽以決尚往之勢中旣作孚外
亦協力自復自道至此有成已而孚其本也自道之主
也○六爻皆以心學言於理爲長

上九旣雨旣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畜極而通雲乃雨矣至此君子之道皎然有自處之地
矣幸君子之終不見傷於匪類也而久賴其承載之德
如婦順然亦危道也當是時陰氣盛矣如月幾望矣君
子而仍復有行徒取敗耳孰若始終有以自處乎嗟乎

反目之釁可防也婦貞之厲不可解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一小八當權用事獨能羈縻衆君子以自蓋其短而君子猶有可亨之道焉內健外巽以剛居中而志行所以亨也志既行宜若可往而勢在相拒不免動而見括終如遠施何子曰知幾其神乎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若畜天然小畜而已君子誠欲小其所畜乎請自學文始文雖外也而懿美中涵有諸中乃見乎外也得內乾之說焉

復自道其義吉也

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亦者承初爻義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聖人責備夫綱如此

有孚惕用上合志也

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載言君子依之如承藉然此正君子所以疑也能決所

疑則通矣信其爲我載而已



兌上
巽下

履虎尾不咥人亨

以乾躡兌六三一爻若戴虎威以噬人者而下二爻有

尾象君子之履也必自下而進而能持之以敬慎之心
始終不敗之道也此履之所以亨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素者初心自葆之地履道第一義也居履之初守履之
道如是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剛中无應素位而行無入不自得如幽人之貞然吉之
道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陰柔不中正而進履於乾有眇能視跛能履之象本言
履也而推本於視蓋惟其彊不知以爲知故惟彊其所
不可行以爲行也履尾且傷况又進不已乎武人爲大

君乾有君象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下履陰爻爲能處危地而知懼終免啣人之凶也愬愬二字是履道要義

九五夬履貞厲

履乾得中亦復何所顧忌爲夬履之象雖貞亦厲況未必貞乎履虎可以得亨而乘乾不免於或蹶敬肆之分也○夬與坦異坦安於理夬動於氣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處履之終庶幾全歸之地而至此正不廢審視以考其祥果其啓手足而無虧乎又繼之以周旋不舍之念是謂大善而吉○自素履以往始於坦坦繼以危懼雖可

以一決其履而不敢自信至此乃獲履祥之慶難已哉
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啞人亨剛
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柔履剛指兌體言踐履之實也君子之履也兌爲澤其
德爲說以說應乾取上下卦義臣道之履也剛中正專
取九五爻義君道之履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履者禮也惟禮可以定分分定而後天下之民志定胥
天下而納之軌物之中不至以侈肆壞士習以驕奢敗
民行以僭擬無涯傷士大夫之操持皆此物此志也而
君子所謂端身範以作則於上又可知矣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也

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啞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總釋冥行取困之義夫履言乎以說勝也三爲說之主而取困若是乃知說不以道未有不乘以躁妄者

愬愬終吉志行也

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取義與象傳異本義云傷於所恃

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上
☷下

泰小往大來吉亨

天下之道莫善於相反而相交以爲用交則通不交則
攜天地且然而況於人乎天地交泰泰運既啓其時爲
陰往而陽來人事所以贊氣數也吉亨之謂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三陽連類而進初實始之所謂一君子進衆君子與之
俱進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上應六五有包荒之象言容小人也越三而洽四有用
馮河之象言去小人勇也遠於上有不遐遺之象言慮
小人之周也近初與三有朋亡之象戒黨同也此中行
之道也主泰者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九三處上下之間泰運方中爲極盛之世然世不能嘗平而不跛小人不能必往而不復此艱貞之道所以當亟講也孚指小人之黨食福福在人國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時已過中雖猶處泰運而羣陰已翩然而進有莫知其所自者又曰以其鄰不戒以孚言小人爲君子鄰且作之合也泰運然也雖然君子亦知所以自處乎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以柔中而應剛中小人誠心改過以順君子爲帝乙歸妹之象至此則小人盡化爲君子矣包荒之效也占者當錫福自天大善而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泰極而否矣國勢壞人心離矣唯反身自治力修政刑以告有命以回天之祉庶幾乎貞而且吝病其晚也高曰城平曰邑坤爲衆師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由天地之泰而推及於上下君臣之泰於時內外大分秩然但覺世宇總是一派陽明氣象爲內陽外陰而健順之德隨之終之有君子而無小人君子之道所以嘗勝於小人也皆自我內之自我外之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

右民

天地之泰得聖人成位乎中以裁成輔相之業左右斯民而泰運始徵裁成以道言全體著也輔相以宜言大用行也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中行之道以包荒爲主

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富者陰類之實失實則幾變其類矣然君子辨諸

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小人之心可化也假泰運以有爲所願亦然也四與五皆然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君道承天故曰命


坤下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泰極而否有否時則有否人否人之爲匪人也首與君子爲難而正道誦矣於是往來之勢決而上下之交亡世道之所以益否也此非天之所爲也人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三陰連類而進與泰同但戒以貞且亨欲其變而爲泰初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泰曰包荒否曰包承率是道也世之所以嘗治而不亂

與大人指應爻係字於否志其時也君子之否小人之泰也

六三包羞

小人至此雖已肆惡於君子而猶有羞惡之心焉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陽在上命兆於四轉否爲泰之機也疇言類離言離以疇離祉志慶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否曰休有安舒以俟命之意其亡其亡所以善其休也苞桑言繫之固也存而不忘亡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否至此可傾矣先戒否後乃喜也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泰言健順以德類也否言剛柔柔則邪也此小人亦與泰小人不同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儉德有收斂之義非自貶也不可者其介也

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所謂仕則慕君也

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在否能亨疑於亂而不亂也

已羞位不當也

處非其位未得志也。○三陰皆不能肆惡於君子以有
應於上君子猶皆用事也而勢已上進是可危也

有命无咎志行也

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
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
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夫子特傳五爻以志轉否爲泰之意蓋休否爲六爻之
要義而二語又本爻之要義也聖人說經之例大略如
此非以尋章摘句爲訓詁者舊本雜在繫辭今改正

三三
離下
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以離麗乾同人之義也于野言大也大同故亨而可以涉川然必利於君子之貞乃爲同德而有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在同之初尚無私交越二而同四陽有出門同人之象

二爻如門然

六二同人于宗吝

一陰自處既不能大同而有應於上專專一人之作合而已吝道也雖然與其泛而交也無寧擇故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六二中得正本非戍也而九三不勝其尚同之意意

急乎爲意外之防升其高陵以避之且求同於四焉至於久之而戎不我發安知寇之非媾乎而門戶之中不有戈矛乎甚矣尚同之爲病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四乘三之上以下攻柔邪誠惡其異已也然君子曰自勝之爲彊不反諸已而惟人之求恐其失之矜而爭也爭則兩傷故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同入之道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五與二應真同德相濟者也而爲三四所隔三四類同而意則黨也非剛明之君子不足以破之私交破而公道彰何異何同君子所以躋一世於大同之域者以此

大師指五陽同類互相克互相遇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郊遠於野無所同矣無所同則鮮所累矣雖然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離德爲麗爲文明其象爲火爲日爲電卦取同人義取因巽巽乃所以爲同也柔應乎乾是也指二五而言涉川雖似乾行而欲通天下之志者必本之君子之正則文明以健者是不徒貴健尤貴明也所以辨異致同也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與火族同而物異陰陽之辨也君子之學有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者甚不可不辨之早也故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同人于宗吝道也

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二非敵也亦非三敵也安行言無所虞也

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以義制心無取于勝人也是以君子必自反也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君子未求同于人而先審己德唯中且直乃可以辨異

致同

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乾下
離上

大有元亨

以一陰統五陽所有者大也所有既大則其爲盛德大業自有不待言者是爲元善而亨性之也亦極治之象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大者陽也我固有之也而不能不害於柔邪則習染之爲病是也卦惟一陰大之害氣也然二交而初未交也可幸也亦既免於咎矣而猶不保其終也艱則无咎將厲之于學也不然恃爲匪咎咎乃至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初九无咎

卷三十一 易鈔上 經

七

二已進乎有矣有大德又有大學術以承載之以是而
尚往何咎之有謂應五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陽進而三乾體全矣挾大車之載以靖獻於一人大人
之業也而小人何足以當之

九四匪其彭无咎

上近於五當大任斷大事決大疑恒必由之而獨能不
有其大可與免咎矣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彭程子
作盛逝之詩曰出車彭彭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位處柔中而下應九二之剛中有事賢友仁以成其德
之象然賦質既柔正其不免於害者也必也沉潛剛克

乎既能取友而又變化氣質以有終則亦不徒免咎之斤斤矣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處有之終自初爻克艱之戒以來步步抑損以體乾之德而其爲自求多福當何如故曰自天祐之非卜之於天下之於自也吉且利永無交害者也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以小有大故曰大有以剛健文明之德而建應天時行之業故曰元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君子去惡爲善之功非至明無以晰其幾非至健無以

致其決故有取於火天之象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本其剛中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匪其彭无咎明辨哲也

哲明之也

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虛中有發志之義言發我之志也易而无備懼交害也

蓋大有於利害之際言之審矣

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自天賦之自我有之自我有之自天申之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夫子因天祐而又推及於人助以見天人協應之理履信思順歷下五爻備有賢德至此又崇尚之而不已則人之所助者益至而在天又可必矣釋一爻而六爻大旨皆備

長下
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謙以制禮言善下也有而不居之義也君子之道也要於有終恭儉非可以聲音笑貌爲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列子全書

卷三十二易鈔上經

卷

以謙居下爲能有所謙而謙謙之本也君子之道也未
卜其終故進以涉川之勇乃吉

六二鳴謙貞吉

柔順中正能爲發明其所謙之蘊而人亦信之進於鳴
矣謙德自此著矣益達也而非聞也貞則吉言有終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一陽爲卦之主而止於上莫能有事於謙而朝乾夕惕
以不己者也勞以言乎陽德之動也君子之貞謙尊而
光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居坤順之初行無不得斯亦涉世之善物已更發其
謙而進之剛克不愈有終乎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居坤體之中爲能不自挾其有而慮以下人爲上下諸陰所順從者也獨九三一陽在下有非可以同德孚者克而去之可也无不利所助者多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謙極而聞徒以謙鳴也聞也非達也同流合污鄉愿之漸也則克己之學信有不容己者矣去其鳴而可矣并去其謙而可矣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聖人卽謙以發明三才之蘊總言謙之亨而君子所以

有終也。虧益如日月四時之類，變流如川谷之類，尊卑之義無所不概。堯舜以君謙，九官十二牧以相謙，孔孟以學謙，老莊以術謙，范張以智謙，昔賢云丹朱只爲傲，字便結果一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山本隆地上，而此若蘊而下，之適得乎平矣。故君子衡量於多寡之間，而制爲平施之禮，乃所以爲謙也。蓋平也，而非過也。恭近於禮也，又以補象義所未足云。

謙謙君子，裒以自牧也。

所牧者謙而自其所謙者也。

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得之於闇，非得之於章也。

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則法也

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坤下
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豫有人和之義人心和而國勢從之故以之建侯則百
度維貞以之行師則反側戢志況其他乎

初六鳴豫凶

柔居下而應由豫之爻安得不鳴凶之道也蓋豫之道
可以養世而不可以居身也六爻倣此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二中正而無應於上故能不溺於豫而處之超然雖欲爲終日之苟安而不可得者君子因以觀其介矣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三近於四方欲因人以鳴豫而無如其不我與也徒作盱視然是可悔也而亦已遲矣遲復遺悔悔無盡也以視不終日之介遠矣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世道人心之豫皆四爲之也陽馭陰也而應初非我之匹也得無爲其所疑乎夫惟絕私交而廣善類統羣陰以作合而世乃不窮於豫古人臣以人事君之義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五柔中而當豫之時豫且甚而介於疾矣幸其近四之剛有長善救過之益焉故能貞以處疾而不瀕於死然亦數危矣恒死恒不死終生之徒也蓋朋盍之生人也大矣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豫終而昏矣樂極生悲此其時矣處已成之習而能一變以有終君子以爲善補過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九四一陽而上下五陰應之豫之主也其德則順以動也惟順動之義可以建天地而不悖天地一豫也聖人

一豫也而建侯行師其餘事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君子之學統無取於豫故推本於樂而言之殷薦盛祭也按周禮冬至薦上帝於南郊以始祖配夏至薦上帝於明堂以考配又冬至祀天配祖氣之始也季秋祀帝配考形之始也

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窮於志之謂窮

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乘剛言美疾不如藥石也中未亡有生理焉

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夫子又申釋二爻以二爲成卦之主也首贊知幾見處豫之時最易溺人非秉先幾之哲鮮有不始於鳴而終於豫者此本爻言外意也上交不諂譏盱豫也下交不瀆譏冥豫也幾之爲德也動而無動有吉而無凶道心常爲之主者也幾非動也而作乃動也知以前知動以

前動也介如石靜氣如山也吉之所以先見也其知微者也知微則知彰矣故其爲道也有時知柔而退然有以自下有時知剛而卓然獨立於物表則知幾之竟義也允矣其爲萬夫之望也萬夫之望由豫者也○動之微者人心本嘗動而此其惟微處非謂繼靜而動也吉之先見本無凶字周子以爲幾善惡者誤此千古學脈所關不可不辨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人生少有可隨者隨人則詭隨世則流其惟隨時乎天道有元亨利貞而人事隨之正隨時之義也四時之序人心往往皆然而人自日用而不知於是愆陽伏陰之

病亦與時而積无咎以志寡過也隨時寡過盡人以達天也○春秋傳穆姜曰有是四德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頗得占義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初主隨者也上從二陰失其主矣以主爲客心官之病也二三有門象越二三而交五陽與陽遇善反其初所謂正也卽隨時之實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凡隨以上從爲義二近三而遠五爲從邪去正之象二本中正而陰柔爲病在隨則然初陽猶懼其或渝況二二陰乎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三近四而舍二故爲係丈夫失小子所從不差隨求隨得亦其驗也然柔而無主未卜所終也居貞之戒欲其終不失之於小子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四上隨於五以類而行不待求而有獲其於道也視三更易矣然守而不變亦不免於凶何也吾懼其不求而獲者終以舍之而失也必也求信諸道以誠而進於明則獲爲真獲庶無危失之咎語云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是也

九五孚于嘉吉

陽得位而下應六二有孚於嘉美之象不言隨得所主也信道篤而美利從之并不言所得盛矣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隨而居上孚之至也明信之極可交神明天隨之謂也
以人盡天之學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隨時之義大矣哉

傳正言隨時之學也震以一陽下二陰兌以二陽下一
陰皆剛來下柔之義剛上柔下分也有時而下柔隨時
變易以從道也動而說所以隨也大亨以正天之時也
隨時之學天下一人耳時乎時乎其唯聖之時者乎故
特贊其大云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藏澤中靜中有動嚮晦而息乃所以生生也宴息

安之至也○嚮晦寔息夜之隨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善
晝之隨也瞬有存息有養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
得十二時中無非隨也是爲通乎晝夜之道而隨○隨
下震上兌統六爻分明夜氣節候昏時未便就寐故以
一陽入由一陽進二陰眞陰用事深深久息有酣宴之
義進此則亥末子初一陽微復道心種焉進而二陽漸
醒漸明平旦之氣開矣陰中之陽寐中之寤最爲得力
及將旦時仍有一陰用事所以節束陽氣使不洩也故
人於將旦時必反成寐一回而後起霍然之色故曰天
將旦而故昧人道亦然若得晝時反其道而用之亦作
如此消息便是通晝夜而知今人謂晝做得主夜如何
做得主是倒說了夜以天用晝以人用也故曰其日夜

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及其且晝之所爲又從而特亡之矣特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夫子特以嚮晦取隨時之義以此

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不失謂不失所官

係小子弗兼與也

出見紛華入聞夫子豈能兼乎

係丈夫志舍下也

志卽心官

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隨而有獲非真得也雖得之必失之

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卷三十一
拘係之上窮也

䷗ 長上
䷗ 英下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世道之壞大都起於人心下巽而上止則上下不交矣
所以蠱也治蠱之道首在扶起元陽一脈一洗卑遜苟
止之習以求可亨之道而行之尤貴於果爲涉川之象
甲者干之首事之始也始事之道追其先又防其後所
謂予其懲而怙後患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六爻承象而言元亨涉川有幹道焉必稱父母親之也
家視國身視蠱也先甲後甲厲之義也正所以作巽止
之氣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以剛中而應慮難乎爲上矣故曰不可貞言行之以巽在二則不嫌巽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小有悔戒剛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柔不能有爲養蠱者也養成苟止之習以中人主之蠱者四之罪也更何往乎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下應九二有幹蠱之臣而譽乃收於上卽五之幹蠱也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幹蠱有人可以身在事外矣而又曰高尚其事亦所以

自治蠱也傳曰往有事天下未不自事其事而可以
及人可以及天下者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
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夫子釋先甲後甲之義不過如此以爲辛丁者鑿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巽爲風其德爲入振民以育德則起弊維風之道也振
之於先而育之於後使自得之也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忠臣之用心惓惓之義也

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兌下
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有以上臨下之義二陽浸長陰道漸已退聽勢足有
臨陽本在下而言臨尊陽之義元亨利貞天之德也君
子之道也然陽之臨陰正以其不恃有臨下之勢而惟
取其道之足以上行以漸而進焉所謂雖高必以下爲
基則制小人之善道也若以上臨下則反對爲觀正當
八月之卦而其時四陰已浸長矣凶道也觀雖別有取
義而特於臨見其意甚言君子之於小人可與而不可

求也○古人以臨喪爲哭臨臨固凶禮也故取八月應之

初九咸臨貞吉

以陽居下上應六四無心相感以成臨我臨人非人臨我也我臨人者德也人臨我者勢也故得正則吉終恃德而不恃勢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剛中而有應於五亦相感以無心之象不待言貞而吉且利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旣憂之无咎

柔居兌上甘說臨人之象蓋取憐於二陽也時將過矣何利之有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與時消息而已矣甚

矣甘情之不足恃也

六四至臨无咎

下應初九初以無心感四則以有心應之心至之心臨之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虛中以應九二之賢可謂知人則哲矣蓋二以無心感而五能應之亦以無心應也所謂獨知之契也君道以之卜相庶幾乎

上六敦臨吉无咎

處臨之極於道敦矣悠久無疆所以成物也下絕甘臨吉而无咎之道也

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卷二十一 臨 三十一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剛雖有浸長之勢而行之以說而順且剛中有應乃所以遂其長也言貞而利在其中四時之氣一消一長與時偕行八月有凶時處其長不久而復消矣消又可久乎蓋陰陽消長之勢每如此爲君子幸又爲君子危也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地上於澤所臨者險也民能載君亦能覆君故君子倦倦於教養之道有无窮之思又有无疆之容德皆所以體地道也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未詳或曰雖上遇知臨之主然未嘗以從命爲正也所

臨以威則然也

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至臨无咎位當也

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內謂內卦澤有民象


坤下
與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陽在下取上臨之象陽在上取下觀之象皆扶陽義也
下觀者我作之觀也夫觀非可以貌爲也必也反而求
諸心以神道示之盥而不薦交神之始也有孚其本也
而顒若所以示觀也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卷之三十一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爻取反觀爲義反觀者自知以爲盍自信以爲孚也初陰柔處下懵懵然無知而已如童稚然見其小未見其大也小人而免咎何居乎盍進於君子乎

六二闕觀利女貞

門內之觀見其近未見其遠女子之象丈夫之羞也然視初已通一隙之明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

居下之上越闕觀而進頗知有立身行己之道而猶未決其進退之闕也進則爲君子而退仍不免爲小人中立之界可危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又越觀生而進乃知我之所以爲我矣其道則上國之光煌煌乎仁義禮樂之具也學至此有進而無退矣用賓于王已具有君子之器矣未成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又越觀光而進益反求諸在我焉則君子成德之地也觀至此幾大矣僅言无咎何加乎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又越我生而進何我何人乎亦觀其生而已矣生非我之生而本來自具之生也觀至此止矣神也已君子人與必也聖乎僅言无咎又何加乎蓋六爻皆以君子之觀教人而責於初者已有其基層繫而進君子之上又有君子焉寡過之後又寡過焉道無窮學亦無窮也然

則如之何而極觀法象曰盥而不薦必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者乎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大觀在上君道也順而巽中正之義也中正卽神道也存則神過則化所以下觀而化也天之道中正而已矣天且弗違況於聖人乎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象專言觀民之義神道之教至此始實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觀國之光尚賓也

尚賓卽賓王意

觀我生觀民也

君子無獨了之學問故觀生之後可推其餘以及人庶
幾大觀在上者乎

觀其生志未平也

觀至此猶不容自安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也

震下
巽上

噬嗑亨利用獄

凡物必有合有閒焉離也去其閒而合乃真合也利用
獄用治獄之道以去閒也治心如是治世如是真能去

問之法也

初九屢校滅趾无咎

止惡於初之象別也雖然吾懼其進也一時免咎不足恃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初進而二柔而得中益加懲艾有噬膚滅鼻之象小懲用墨噬膚也大懲用劓所謂滅鼻也既治其膚又及其鼻一懲再懲期於得悛而後已斯可以補過已乎猶未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柔進而三剛甚矣雖痛加懲艾有格格乎難入者噬腊肉遇毒其殆宮刑乎至此真能補過矣生刑盡於此矣腊

謂獸膳堅韌之物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四秉陽德遂能舍舊取新以吉道行矣噬肺而得金矢其象也利艱貞厲其終也肺肉帶骨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五以柔中居尊位有治獄之任以仁恕爲心者也而居明體故法行而人自服有噬乾肉得黃金之象黃金金作贖刑也後世其爲呂刑乎故又有貞厲之戒僅得无咎刑政之於以化民末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何苟同滅耳死刑也生刑不悛則入死其來漸也○諸爻受噬者也五噬人者也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剛柔分寬嚴相濟也動而明斷且明也雷電合章取其爲人所服也得中上行指六五言治獄之任也曰雖不當位聖人其有刑措之思乎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明所罰之當否以謹勅其法使民自以不寃

履校滅趾不行也

噬膚滅鼻乘剛也

下初有難克之象所謂克己從難克處克也

過毒位不當也

位不當乃是中毒地

利艱貞吉未光也

未光分明有寡過未能之意

貞厲无咎得當也

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酷盡小人情狀此等人豈小懲可誠勢必至何校而後已者嗚呼小懲大誡天下一人而已矣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酷盡小人濟惡不悛情狀又申聰不明之意除卻小善

更無大善除卻小惡更無大惡善惡之路不明未有不
誤賺一生者卽君子猶然況小人乎君子以小學爲無
益而弗學則因以無善爲至善而弗爲也以有惡爲無
惡而弗去也危矣夫○夫子釋噬嗑只初終二爻而六
爻之義已備



離下
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之爲言飾也尚文之道也文所以表質而及其勝也
反足以滅質故始亨而終不利所往江河之勢濫觴之
漸也聖人其有救文之思乎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賁在下也有舍車徒步之象蓋敦本尚實之學自託於

野人則然乃所以爲君子矣

六二賁其須

二柔也而處初剛之上所謂柔來文剛也故有相須以賁之象離初則不成賁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一陽居二陰之間質爲主而文輔之迹若文勝然而實未嘗溺於文也故有濡如之象又以永貞戒終慮其溺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皤如色之著也人皤而馬更白文如翰之飛子子焉不勝其表暴之意若將遠離乎三以自快者而豈知天下無離質爲文之理三之質卽四之所以爲文也不以爲

寇而與之合庶幾柔來文剛之義聖人指出一種的然表暴情狀真如建鼓求亡子不勝其心勞而日拙也四離下而上故其象如此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賁于丘園返于樸也束帛戔戔禮從其儉也斯不亦質勝而近于野乎雖然文在是矣

上九白賁无咎

賁於無色返其本也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以二文初以四文三爲柔來文剛又分之而以上文五

爲剛上文柔天文也上舊有剛柔交錯四字亦通天文也而有玄者存人文文也而有止者存其玄也其所
以止也觀乎天文所以觀乎人文也觀乎人文善觀其
止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內明外止明有限也庶政忌苛察而折獄必貴精明故
有宜有不宜如此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從象取義非正義也

賁其須與上興也

言初附二而進以文見於上

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蟠如翰如疑事也非其本色故也

六五之吉有喜也

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坤下
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陽盡而剝矣可再盡乎故曰不利有攸往抑陰往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剝有牀象又有輿象廬象各隨所取而名初陰剝之始也所剝甚微而決裂已見蔑貞之勢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剝進而辨矣謂牀幹

六三剝之无咎

衆陰方剝陽而三獨應上其剝爲自剝自剝所以自全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四離下而上剝膚之象禍及君子矣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五已逼上故不更言剝而別有取義蓋五爲衆陰之長柔而得中有魚貫而進以宮人承寵之象則亦羣陰之同利也嗚呼乃所以深於剝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不食不終食也勞必終食而曰不食者惓惓存陽之意也其占爲君子得輿虛車而已終不可行也小人剝廬

又何之乎終不可剝也聖人之情益見乎辭矣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柔變剛權在柔也消息盈虛時處其消且虛也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進未有與三與上應也爲小人離黨與也

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衆陰在下如承載然存分也

☳震下
☷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一陽生於下若來復其固有然見陽不可一日無也陽
復故亨卦象如重門洞開故曰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姤
復相爲循環自姤至復得七月也諱月言日從陽類也
攸往陽進而上也蓋聖人示人以心學之要如此。聖
人言復又遯姤見姤復通爲一體是人心至妙至妙處
不然只是孤陽豈成復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初復之主也自剝而復一陽絕續之間相去不遠也其
在人心爲乍迷得悟之象不遺厥悔依然天體無恙是

爲元善之吉

六二休復吉

二以上皆陰類而卦取於復故皆因其類而復二進於初復之休也初難而二易先難而後易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於三爲頻復復而又復也此非操心之危而能如是乎无咎者善補過也政不諱其頻復也

六四中行獨復

四處羣陰之中而下與初應陽復於下超然於氣拘物蔽之外獨得其復也復至此息震而一矣一之爲言獨也

六五敦復无悔

由獨復而進道心益固以安矣敦復之象也尚何悔乎
視初无祇又有分矣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
十年不克征

復至於上又更端而示誠曰迷未嘗不復也而不勝其
迷乃重雲疊霧暫露日光隨復隨蔽於是繆戾百出大
災小眚無所不備何凶如之雖然尚可圖也用困勉之
力如行師然決勝以往至無益反害動爲心癆迷轉得
迷不之恤也逮用力既久幸而一當庶幾迷者悟復者
承復乎此所爲遠復者乎近而復固可喜也而遠復之
復尤大可喜也及其成功一也

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

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動而順復之德也天行云者一姤一復往而復返造化自然之運也剛長言方亨未已原始以要終也其曰見天地之心何也天地之大孰樞紐是孰推行是其有爲之心者乎則一陽之動是也一陽之動動而未嘗動也萬化之權輿而終古恃以不息者也於是君子返而信諸已也曰復其見人心之天乎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陽動於下爲萬化生生之本聖人於是特著變理之義以補爻辭所不逮寓意最爲深遠至日閉關先王疑有是政而意固有所取也閉關返眎卻聽嚴出入也商旅

云者屏一切慮感酬酢也不省方者屏一切心也專易
屏心難屏也屏心之盡淵然而已矣湛然而已矣其周
子所謂主靜立人極者乎是故君子無日而非至日也
無時而非至時也○按程子曰先儒以爲靜見天地之
心某獨以爲動見天地之心是千古破荒之見然大象
又分明示主靜之意云何蓋動可以見天地之心而靜
可以體天地之心也動見天地之心動而非動也靜體
天地之心靜而非靜也非動非靜亦動亦靜卽動卽靜
其三才之至奧乎
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因修得復

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另著取友之義

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復已敦矣猶未廢自考慮其終迷也故曰惟聖罔念作狂

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君者心也心不可迷迷則反嘗所以凶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始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此所謂不貳過也纔過卽知知卽止而不復行若更無再過然故曰不貳不貳則不遠然則顏子果無貳過乎

非也顏子時時過時時知時時改時時不貳不貳非無
貳此所以爲聖人之學也嘗人許一過而不許時時過
卒流於文過而不自知其言不善又何也在嘗人謂之
過在聖賢直謂之惡也嚴辭也○復卦主義在初故夫
子繫初而六爻皆在其中

震下
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人心一天也本天自然而無所於動何妄之有元亨利
貞天之命也匪正焉四氣之中微有闕陷不保其終也
正妄動之爲累矣眚者妄之著也不利攸往所以亟反
之正也失之於動求之於靜也

初九无妄往吉

以陽居下无妄之主元亨利貞之道也无妄而往往其
所有事非妄動也故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二進於柔不能不失之妄者也是以君子有後天之學
焉人功之盡天德之歸也世豈有不耕而可以穫不菑
而可以畲者乎則亦耕且菑而已矣攸往之謂也一年
曰菑三年曰畲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居動體之上全動於妄者也皆不已繼以災矣牛陰類
或繫之牛非其質矣行人得而邑人災甚言其妄心之
動有杳不知其所之者而終以爲主人之累此之爲災
所謂无妄之災也豈知正是有妄之災乎

九四可貞无咎

離動而交乾體可貞之道也庶不爲邑人災已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得乾體之中而下應六二不免有柔邪之傷然中苟有主則外至之疾終亦不能爲害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居乾體之上亦爲應爻所累有匪正之嫌者也故占與象同○分上下卦而言皆初吉終亂見天體難完如此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初剛自乾體而來无妄之主也既主於內則動而健矣

又以五應二能絕去柔邪以自藥可貞之道也故謂之
大亨以正匪正則妄矣猶曰无妄之往乎如是者爲自
絕於天是以卒不可往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此所謂至誠盡性以盡人物之性可與贊化育而參天

地也

无妄之往得志也

有主於內之謂也

不耕穫未富也

穫在後也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世豈有疾而不藥者乎蓋嘗試之爲害也欲速助長之類也

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行卽爲災况可窮上乎

乾下
長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以艮畜乾畜之大者也大者正也大未有不正者也不家食大所養也涉大川大所用也本大畜以大所養由大養以大所用君子所以稱大學也

初九有厲利已

三陽畜於艮而不輕進於初先已辨之矣行則厲蓋已

諸故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也

九二輿說輶

二居中而不進有說輶之象君子曰輿可閑也而未可進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乾體之上三陽漸欲類進矣雖然未可遽也處之以艱貞之道而且益大其所畜以往則畜極乃通矣猶未成往也卜其所往堅其所閑也甚言不可輕進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柔而得正居止之初故其象爲童牛而得牯然言畜之早也其知所養賢也夫是謂元善而吉

六五積豕之牙吉

陰進而毒有難制之象扼其要而圖之乃在去勢何勢乎除惡務本所謂打蛇得七寸也承四爻而言以克治得涵養法也○三陽不進其功行正在二陰爻上見

上九何天之衢亨

畜極而通三陽相逐而進蕩蕩乎天矣學至此成矣而道大行矣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陽德爲主而又進之篤實有積中發外之象則德日新矣所謂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也上九一爻畜之主也下畜三乾有尚賢之象而絕無應與之私大而且正也

養賢謂養其賢德尚之斯養之也養之至涉川以往則
乾道乃行應天之義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體無內外故君子之學亦無內外前言往行皆畜德
之資理之所在無往而非心也

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輿說輓中无尤也

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之吉有慶也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震下
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卦象有頤口之義焉養道不可不正也然其要在反觀而得之觀其所養正乎否乎又進而求之觀其所以養之之實正乎否乎正則皆正邪則皆邪於已取之而已矣何言乎正也其頤則四陰在內美在中也其實則二陽在外以止而動也君子觀頤而得本體之說觀頤之自而得功夫之說貞已乎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初居頤之動地也上應六四不能不恃初之養而終病初之過於動也姑借初之言而質之曰奈何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乎盍亦反而求之實自嘲也蓋養道宜靜不宜動如此然則廢養乎本靜以求動可也爾能攝靈我

當塞兌四柔正居止體有靈龜之象初動體故曰朶頤

六二顛頤拂經于朶頤征凶

二進於動矣不特朶而且顛矣言瀾翻狂動不已也自養之謂何拂經之甚也以言乎所養則自三而上雖聚朶之多非其實也一往而求絕無所得何凶如之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居動之極上應止體上而不下失其所養者也既失所養雖正亦凶空疎之學既不能自養亦不能養人者也何攸利乎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四應初爲養動而顛者也終得所養吉之道也眈眈求之勇且專也繼以逐逐若將不及猶恐失之也同一顛

頤而吉凶或判君子顛於天理小人顛於人欲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求養於上養非所養異端曲學之類也故亦爲拂經之象居貞吉貴善反也其終從之能無沒頂自溺乎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居頤之上爲頤之主而處艮止之極養道所由以成焉以止言由養道之貴靜也如此雖然一於止不廢養乎涉川而進以下求初動靜相爲體用焉斯得之矣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天地養萬物時也聖人養其賢德以及萬民亦時也何

言乎時也時習之時山梁之時皆是也○又曰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六爻取義皆從養賢來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二者皆養德之要而其道尚止制雷火也諺曰病從口
入禍從口出○程子曰能盡飲食之道則能盡語言之
道能盡語言之道則能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
能盡生死之道理無大小故也余則曰能盡生死之道
則能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能盡語言之道能
盡語言之道則能盡飲食之道理無大小故也養莫大
於飲食而生死爲小莫難於節飲食而處生死易

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爲朵頤者又當何如

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自上逮初其施光也

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順與拂正相反

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英下
兌上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四陽居中過盛正君子處非嘗之時而能修力相與以有爲不無失之過激者孤棟莫支天下之勢已一無足恃而終能奮不顧身決一往之力以濟天下之變道固

如是他非所計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凡人之過鮮有不乘於所忽者忽於始而敗壞於後所以大也當過之初而居巽下白茅示潔用以爲藉慎之至也抑亦可以無大過矣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以陽居陰方過之始過而不過於天下事尚可爲也又託初陰以爲已輔得人之益更有出於同人之外故其象占如此

九三棟撓凶

三與四有棟象宜同心以濟天下之事而三過剛不中果於自用自取撓敗而已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居上之下爲人國所倚如孤棟然視三之任尤重矣而四以剛居柔過而不過一力擔當天下事以有濟棟隆之象也有它則吝不借才於三也三亦不爲我用也故曰獨立不懼當過之時然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故其象占如此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兌爲澤有過涉之象時處過極適足隕身凶而无咎以道義配禍福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不嫌過而以爲過者時當然也處棟撓之時人釀其禍我職其辜見以爲過也然剛雖過而得中有異說之德以是而往所以亨也此之謂以大過之才而處大過之時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水本生木而過盛反足以滅木所託之勢然也曾子曰辱可避則避之如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如歸不懼无悶分出與處皆死道也死道也者大過之時之道也遯世亦死耳夷狄患難無往無死地也子畏于匡不言死乎

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輔指四爻自遠於上

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下指三爻而不撓見用人之善

枯傷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坎下
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重坎何言乎習也我習之也習險所以處險也習險所以出險也有孚言坎德也坎德爲險爲陷陽陷於中所謂誠於中也有孚所以心亨也行之則尚以言乎無可加也

卷三十一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習坎貴有孚也居下何所恃乎言陷溺之深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處坎之中亦求其所爲孚者而已曰小得下坎故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處重險之際雖欲出險其道無由坎而又坎一步進一步也如是則前後皆險矣又將安之乎求出反入小人行險僥倖之禍如此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閱一險又進一險上近於五可以待平矣有法於此一樽之酒二簋之物乘之以缶處之以約自牖而入以僅免於咎一種惘惘之味如此真濟險之道也甚矣誠之

可貴也已失其初因明啓蔽自牖而入庶幾乎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習坎而中有險陷之德亦既平坎矣但未盈而出耳未出者時也平而待盈君子處坎之道也當天理日長之時正人欲退聽之候自此有不得不抵於盈者亦徐以俟之而已僅曰无咎就不盈時言也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處險之上出乎險矣不困於水而困於平陸未嘗不擇地而蹈也而維心不亨自捆自縛如徽纆然自此寸步難施滿眼叢棘適足自困而已嗟乎世法之苦人如此君子以爲不善學矣

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

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
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流水之爲物也善下而不盈其量則平其行也以信君
子之德以之善處險者也身世本無險人心自爲險耳
信人心之易德也以易御險鮮不濟君子是以得守心
之法焉如天之不可升也如山川丘陵之不可踰也如
高城深池之不可壞也易而險也故曰險之時用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嘗德行習教事

不取重險之義而得時習之教學原泉混混有本者如
是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求小得未出中也

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以險治險不勝之道也

樽酒簋贰剛柔際也

柔際剛也

坎不盈中未大也

適得其平不敢溢也溢則覆說在欵器

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初曰失道上曰失道聖人惓惓於處險之道如此其惟

滿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乎

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以陰麗陽明也不言重離明不可過也唯正則亨善用

其明也畜牝牛順之至也虛中以順乎陽也順乎陽則誠乃明矣牝馬順而健牝牛順而順中得坤體故曰畜有敬道焉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居離之初而得陽體能不自恃其明而時時處以疑畏曰履得無錯乎則執玉捧盈之心又安往而不至乎真能寡過者也

六二黃離元吉

柔麗中正明誠之學也是爲大善兩吉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前明將盡後明欲繼日昃之象也是爲過用其明而不足以守中履錯之咎何所不至鼓缶之歌大耋之嗟迭

爲用事不敬甚矣正自恃其明故也敬德之聚也明之
所以不已也不歌則哭分明見代換之隙所謂日昃之
離也曾謂學如是可以入道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至四抑又甚矣不敬之至且流而無忌憚矣突如其來
來無所本僅得之情識之倡狂終亦俛俛乎其無之而
不勝其焚如死如棄如之狀一似狻猊中狂藥有莫必
其旦夕之命者後明之不足恃如此盍亦反之本明乎
亦曰敬而已矣敬則誠誠則明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以柔中而麗有位何所戚乎處重明之會本不正之資
懼其明之或過也戚且嗟涕淚從之亦庶乎有以自克

矣此之謂畜牝牛吉也○初爻首言敬五爻言憂戚憂
戚所以致敬也敬者本明者也由敬入誠君子之學也
初以探其本也五以約之中也君子所以必慎其獨也
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剛處明極有王者利用征伐之象但摧折戎首而不盡
其類所以嘉也極言不過用其明之意舉其大而小者
可知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
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重明言明之盡繼明言相繼爲明大人緝熙之學也

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area filled with a series of vertical lines. These lines are closely spaced and run from the top to the bottom of the rectangle. The lines vary slightly in thickness and position, suggesting they might be artifacts from a scanning process or a very faint table structure. There is no text or other content within this area.

劉子全書卷之三十三

門人董 瑒編次

經術六 周易古文鈔中

下經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言乎感也感以無心之謂也故咸有亨道又勗以貞義而有取於取女之象吉道也取女者男先女也天地之大義卽人心之所以取則也

初六咸其拇

六爻以人身取象初當足拇位感之第一義也千里之行始於趾君子慎諸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拇進而腓當足之肚處躁於感矣行則凶而居則吉言勢尙可止也過此無及矣爻位中正猶介靜躁之間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進腓而股相隨以進益不容已矣而三陽剛力能有以自持而不進則錯趾亦無多矣然勢不能不進也往而得吝所執之謂何君子曰咸之道不可隨亦不可執也無心而已矣其有爲之執者則必有爲之隨者矣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四正當心位心之官則思也拇腓而股以至於輔皆思爲之也思本靜也其往其來神明而莫測終歸於靜也而有爲之動焉者朋累之也朋亦何朋我媒之也君子

以是善反其思焉亦曰貞而已矣夫貞无思也无爲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已矣詳在繫辭

九五感其脢无悔

踰心而脢爲背上肉以是而感何所感乎學之有取於
艮背也心爲之地也離心言背無有是處吾病其離動
以言靜也

上六感其輔頰舌

感之極兌之主不勝其躁於動而見之於外也輔頰舌
相連而動全不自持何以感人君子以爲佞矣

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
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
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男下女本有不正之嫌而聖人係之曰取女則男先女矣男先女者感之正感之正乃應也感之妙全在應處推之天地萬物可見感以無心卽爲正所感之謂也所感者理也而感則必應者其情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所謂山澤通氣也虛者心之體

咸其拇志在外也

志進也

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順謂順應非不應也

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隨人從朋之漸也志在隨人執無益也以所執之非道

也

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感不以正厥心害也

咸其脢志末也

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滕騰通用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

登三台書
卷三十三
化德之盛也

夫子讀咸四爻而發明感通之理之妙也蓋曰君子之於天下也亦何以思慮爲哉盈天下之大皆吾心也故其歸同而塗則殊也同乃所以爲殊也致一而慮則百也一乃所以爲百也百慮一慮一慮無慮亦無思也而君子又何以思慮爲哉以天下還天下而已因請進而求之天地萬物之情今夫日月寒暑之有推遷也一往一來此感而彼應此天地之情也尺蠖龍蛇之有屈信也一往一來自感而自應此萬物之情也萬物之情天地之情爲之也而聖人之情抑又可見矣非精義無以存神往而屈也而因以得致用之機非利用無以行義來而信也而轉以見崇德之實屈信相感問君子所以

深求一致之理而自得夫百慮之妙者猶之日月寒暑
之運而已矣則其進而感通天下之妙誠有莫可測識
而端倪者我不知所以感人亦不知所以應分明天地
之感萬物因之而已不勞焉是爲窮天地之神知天地
之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而稱盛德之至也聖人所謂感
人心而天下和平者也夫聖人之心知且不事何以思
爲我且不知何以天下爲吾故甚惡夫憧憧往來而朋
從爾思者此心學要旨也夫子釋咸四一語而六爻之
義皆該其中并象傳亦盡情剖露

震下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恒言乎道之嘗也嘗則可久矣故亨且无咎利貞利有

攸往總從可久來於稽其義其夫婦之道乎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初居巽下求道於深者也深造而不以序亦何所云正是掘井九仞而不及泉也雖貞亦凶甚言之也

九二悔亡

以剛居中天德爲之主要於可久者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過剛不中上下交承之地其心有遷徙矣是亦可羞也正而不恒无可羞也言羞及言吝聖人痛責君子而不仁者如此羞自內起不可指也故曰或

九四田无禽

以陽居上卦之下可與有恒矣而深處不正之爲病也

故曰田无禽田非其地故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以柔居中自以爲恒其德且無不正之病矣而不知此婦人之貞也在夫子則直謂之不恒其德而已恒者陽德也

上六振恒凶

動之極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傳隱隱明夫婦之道承上卦而言所謂夫婦之道不
可以不久是也觀文勢全與咸相類可見其言天地之
道卽夫婦之道也終則有始卽歸妹終始之說恒於相
感者情也而必以其道者貞也所恒者也恒咸之貞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方者正之體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在始故凶若力學之久何妨深造乎

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何至遂無所容則君子羞惡之心固有如此者

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艮下
乾上

遯亨小利貞

二陰浸長陽自此遯矣遯則亨矣何言乎亨也身退而道自亨也貞者君子之道也小爲陰利貞言不遽進也
小利貞所以存陽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遯者君子之道也而所以致遯則小人也故初爻首稱
遯而於象爲尾尾雖在後隨身而進必往之勢也故丁
寧以致戒云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牛陰類而順必取黃中小人之貞也上從諸陽堅不可說志在守正也雖小人而不敢遽傷善類在遯言遯如此此三之所以係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下比二陰當遯而有所係非徒三係二二亦不免係三也而疾乃獨中於三亦危道也因係示法以臣妾畜之不失主僕名分斯可已深見小人之難處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下應初陰迹若相好而不相比是爲好而能遯之象君子去而小人留一臧一否通塞頓殊所謂水落石出也

九五嘉遯貞吉

下應六二本有柔順之恭而在君子則有以自處而不

受其惑乃稱嘉遯焉又戒以貞防其終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肥又進於嘉矣進退超然有餘裕者也下無係應故也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
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以九五一爻釋亨義時行時止所以爲義也本之剛當
位而應所以大也不然鮮有不失之係者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惡而嚴

君子以天自處而已矣所以遯也非徒以去就決也
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執用黃牛固志也

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臣妾小人之分也以小還小豈可于大畜言乎所使非言所事也

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

☷

乾下
震上

大壯利貞

四陽進於下陽過乎陰故稱壯焉壯則易罔利貞所以戒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初陽壯之始也壯則必進凶之道也有孚自信之過也

九二貞吉

以剛居中壯而不壯是謂貞吉大壯主爻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壯者君子之勢而實小人之道也君子而用壯則罔也言不成其爲君子也貞而且厲所以治壯觸藩而羸角大遭挫折也此非君子之不幸也九三過剛不中故其象如此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四壯之盡矣故尤貴守貞乃吉而悔亡且遂其進也壯于大輿之輹言先壯其具也不然能無僨車之慮乎君子審諸夫四之幸而不羸也承三之羸也經一跌長一識也語云要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陽進而交于陰君子至此忽焉失其所壯也則亦庶乎無用罔之悔矣易本義從場易通用義長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君子之壯小人之羸也蓋小人至此已失勢矣如羝羊之見觸既不能退而自謝於君子又不能終遂其進如之何而可乎艱以處之與其進毋寧退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者正也正則失其壯矣莫大於天地而道則正也莫大於人心而理則正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禮也者理也即天也非禮弗履所以大壯也

壯于趾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以中也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藩決不羸尚往也

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喜觸故不及詳小人用壯君子用罔兩壯相觸守道者

勝

坤下
艮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以言君子之進也非徒進也而曰晉有進當其位之義是爲康侯之象而用錫馬晝接之禮以隆報之也坤

爲牝馬晝日三接亦象上下卦體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欲進而見摧者失所援也守正而已其唯避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乎則庶乎免於失身之咎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二已進於初矣而猶未晉也愁如之態患得之甚也守之以正則終有慶也君子處功名富貴之場不患三錫之未至而患無其受之也有其受之庶幾報稱之有地康侯之道也

六三衆允悔亡

三有應於上亦既得所援矣學不求自信而唯急急乎人信之爲快君子猶病其志矣曰悔亡亦在晉言晉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三陰皆欲上進而四以一陽據於上恐恐焉唯恐其人
之攫我也有鼫鼠之象貞厲自以爲貞而且厲剛狠之
至也內荏而色厲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一陰處二陽之間宜有悔也幸居明體知所以進矣進
吾進往吾往也不於其進而惟追悔於既往取效於將
來一切計功謀利之不暇則亦何進之可程乎故因占
設戒如此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剛進之極嗜進不已已無進步可程矣學問至此果登
峰造極之謂乎置位雖誇轉虞坐下之疎也退而伐邑

事尚可商處之以厲剝其躁心與浮氣得吉道焉因而
爲補過之圖則竿頭進步也雖貞亦吝何也君子以爲
倒行而逆施也下學無立心之地而取必於未後之一
著吾終慮其角而不能下也雖然未爲晚也好爲之一
戰而克光復舊物朝聞道夕死可矣

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
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明出地上熙明之世也順而麗乎大明明明我后也而
爲之臣者乃進而上行其道此所以有康侯之象而用
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柔進上行指六五然以臣言坤
在下卽上行之象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昭明之也自明所以明於天下也

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僅免於咎猶未見其順受乎命也

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衆允之志上行也

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離下
坤上

明夷利艱貞

明而見傷君子何不幸而生當其時乎艱且貞所以幾

自完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明在初也而見夷有初入地之象爲小飛垂翼言斂翮而下也入地之明慮其息故言行言往求進乎以也時雖往也而主人愈進乎夷矣甚可危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明之主也而見夷且當地之中夷而夷也其惟速進以求三乎左股行之主也三陽爲馬象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處明體之極上應暗爻雖猶然夷也而已駮駮乎有向明之勢破地出首矣然而尙求可疾也貞以俟時明夷之道也初二爻皆利用疾三利用徐與時消息之義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已入坤體在至暗之中矣然身雖暗也而心則明也心明夷之心卒不羅明夷之禍爲能超然而引去以自獲其心也明夷之心艱貞是也詩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此爻近之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居至暗之地近至暗之君去之不得死之不可其爲箕子之夷乎夷而辱矣辱不可訓故有利貞之戒存臣紀之正也意者人臣之義比于爲貞乎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下五爻皆明夷而上獨不明亦不夷合天下之夷以爲夷也初登于天未始不明也後入于地一入不可復出

也哀哉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入地中夷而不終夷故文王演易於羑里而箕子敘疇於武王受命之後宜夫子兩有取焉然則二聖人皆無死道乎天之將喪斯明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矣天之未喪斯明也獨夫其如天何夫文王可以不死者也閔天之賂非陷君於不義也此亦一君臣之義彼亦一君臣之義也箕子可以死而不死者也其志在萬世也猶之文王之志也其志同其道同也周公之繫爻辭若微示不滿之意於箕子而夫子特爲表而出之曰正志與文德竝稱蓋亦微顯闡幽之意也雖然有箕子之

志則可無箕子之志則賊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善看之作如是觀萬古君道也

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陽不終夷也

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玩象意則知箕子之明夷亦是假象

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或曰如紂彊足禦諫辯足飾非何嘗不極天下之聰明

若足以照盡四國然而無如失君道之則也何則乎用
晦而明也亦艱貞之義也以之爲臣則臣則以之爲君
則君則也



離下
巽上

家人利女貞

家人國人之刑也女貞家之刑也曷刑之爲有人以身
之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有家之始身教尤亟所以閑也曷閑之曰禮而已矣千
尺之隄以螻蟻之穴潰慎之哉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得婦人之職而正位乎內有天下之母道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居下之上家人之情中變向之閑於有家者可不言而喻而至是不勝其嗃嗃之狀專事督責而已既悔且厲可以獲吉反其所閑也不然而以嗃嗃始勢不免以嘻嘻終吝孰甚焉三爻過剛不中雖以嚴教家而不能不溺於所愛故爲之設戒如此

六四富家大吉

處有家之上有長子代父之責故其道主柔正以調劑上下養一家和平之福則家道所以昌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中正得位有王者治家以教國之象則國人從此而治可知也假訓至又訓感格如奏假之假亦通

卷三十一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治家而以孚道終家人所以則而象之也威如非作威也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皆所以正家而正天下之道也而其道在男正位乎外始閨門之地身教之本正文王所以刑于寡妻之道也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斯二者皆誠也卽爻義所謂有孚而威如者也
閑有家志未變也

閑其志使未變也

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非爲婦子尤爲主人尤也

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又以下交於二也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兌下
離上

睽小事吉

世道之禍未有不始於睽者自家人而推之可知也小事吉言處睽之時每事必謹於小也謹之於小所以進

弭其大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君子於身世異同之故求慊於心而已遇非所論也故首繫悔亡悔既亡則何得何喪勿逐自復貞於理也然雖貞於理而終不可不求諸事則乖攜之端我必有以開之矣橫逆如異已猶不難曲以柔之曰我必不忠可乎補過之道也惡人謂九四非應卽惡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二應於五遇其主也于巷云何以剛遇柔慮其逼以致疑也當睽之時則然也深曲曰巷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三與上相爲正應而隔於四五之間讒間之隙所在而

是遂覺種種疑團不化而遇合之機不保其初矣雖然
自我作疑自我作合可也四離下而上有輿象五當其
前則牛也其人則上九也天者去髮之刑天且劓言其
形之醜不可作配也夫君有時而擇臣矣臣乃擇君乎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既無正應而又居二陰之間睽而孤者也然當睽之時
苟遇同德卽其配也如之何而自遠於初乎交孚而厲
所以无咎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陰性多疑先自處於悔者也去其疑而下交於二始合
也已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

登子全書 卷三十三
婚媾往遇雨則吉

睽絕於上而無所與本失之自用者也下應六三乃爲四五所隔而三之疑卽中而爲上之疑矣其物豕也而有負塗之污矣見輿之曳其牛之掣又成鬼矣張弧而射鬼見鬼矣匪冠婚媾化疑爲信也往而遇雨所以合也語曰木必先蠹而蟲生之人必先疑而讒入之吾以爲上尤也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慮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柔進上行謂分三之柔上行以至五也得中應剛指六

五小事吉將由小以推大也非大以睽之時大以睽之用也夫天下事之因睽而濟者蓋亦多矣顧用之何如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同者理之一而異者分之殊也非理一何以分殊

見惡人以辟咎也

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積疑成見咎在三也

交孚无咎志行也

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疑字是本卦宗義因疑成睽

艮下
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與屯異屯動乎險氣仁之阨也蹇止乎險人事之阨也時已險矣唯平易之道乃得所安而一切行險以僥倖者敗域也此西南東北之說也然蹇非大人不能濟而貞則其本也天下之道易而不正者有矣未有正而不易者也

初六往蹇來譽

險在前也止而不進乃智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二進於蹇矣故蹇而又蹇上應九五王臣之儔也其道匪躬以濟險也

九三往蹇來反

益近乎險矣往不如反糾初二爲同心也本位陽故利反陰

六四往蹇來連

已進於險矣往而蹇同大蹇也來連糾三陽爲同志也本陰位故利連陽

九五大蹇朋來

合上下往來諸質皆用著也朋之來蹇之所以不終大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無所往矣而云往就蹇時言也來碩且吉以見大人也碩卽五爻之大蹇往蹇一身之蹇來碩則大蹇也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
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
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往得中往也見大人亦往也貞以正邦往之道也往也
而皆本於止則濟蹇之用也發象詞所未發也

象曰山下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反諸身善言止也止之所以行之也

往蹇來譽宜待也

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指九三

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處非常之蹇得非常之助亦其君有蹇德焉處憂患而信義愈明於天下也

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蹇濟而解矣利西南仍用濟蹇之道以善後也此外更無所往矣卽往西南亦不久而來復也夙往夙復平易之中復不爲煩擾總見解之作用所以開治平之路也

初六无咎

居解之初非質柔而碌碌者可與謀天下事也止而不進寡過而已亦所以解一身之難也

引仁全書

卷三十一 易鈔下經

七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世道之難小人爲之也故言解者必自解小人始一田而獲三狐將盡其類矣則亦其君倚任專也黃矢之錫嘉乃績也自此君子維有解也已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負且乘言旣負且乘兩不相蒙所事非所據也安得不致寇之奪卽幸無奪之者而嘗據此乘尤吝道也與其內羞无寧外寇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四與初應正其所必解之小人也拇無大過且未當權猶然解之則其他可知此朋至所以孚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五能用君子以解小人固也而猶未知君子作用之妙也五與三陰同類於小人頗作腹心之緣矣當此之時君子維以解爲事更無調停一法則必自解君心之小人始君心之小人解而後在位之小人胥解所謂除惡務本也久之而天下服其公非徒君子信之小人亦信之此世道由之以廓清也與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位處柔邪之極又與三爻同惡相濟卒賴九二之賢秉黃矢以相加如發蒙振落眞世道之慶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止坎爲蹇全得止義其往也皆以妙止之用也動險爲
解全得動義其往也皆以妙動之時也故蹇利西南爲
得中解利西南必來復乃得中天地萬物最妙是一解
人心亦然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亦解難之大端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見幾而作小人有焉

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又推本於身

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寇又誰咎也

解而拇未當位也

應不以正也

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
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
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解以去小人爲道而夫子獨取上爻而傳之亦以其義
備六爻也弓矢者器也黃矢是也射之者人也非徒九
二其人而五爻亦其假器之人也藏器于身一箭三狐
眞射雕手也待時而動有是君也藏器非難而待時難
旣藏器矣又以及時始謂之成器而動故曰我能之而
君不能不敢爲也夫一去小人耳夫子惓惓乎屬意如

此蓋亦有所感也夫自傷仕魯而不得去三家請討陳恒而終孤其沐浴之告也



兌下
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一簋可用亨

上經乾坤之後踰十卦而泰否言盛衰之會下經咸恒之後踰十卦而損益言盛衰之始損下卦之上畫益上卦之上畫其象爲損是變泰爲損也益卦從否變亦然蓋否泰之變亦必有所自始矣損下益上有否兆焉其道在孚猶可以聯上下之交也中虛之象也可貞言其道可久也利有攸往可久始可大也用酌二簋以損之時制損之用也皆保治之極思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卦取損剛益柔以初應四道在上行至不難舍其所事而速往以圖新庶幾補過之道雖然剛德不宜過損始去其太剛之折可也初雖上應乎四然於四不得言損也四無君道卽遄往亦象也世豈有舍己田而耘人者乎

九二利貞往凶弗損益之

二有剛中之德其爲損而有孚元吉不待言矣但戒以貞終所孚也又求益焉凶道也弗損卽所以爲益言剛不可過損也初猶言酌損況處中者乎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六三主損者也損乾之三以益上正所謂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以一人行則得其友矣言上與坤遇也此取友

之象實克己之法也占者唯所用之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四陰故有疾使初遄往焉則一霍而效矣真能損疾者也何疾乎疾忿則懲疾慾則窒補過之道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柔而得中真能受益者也以天下之大損成天下之大益其益也莫之致而致若自意外然故曰或或之者爭之至者也是爲元善而吉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以剛居上不必言損而得益此可貞之道而吉利不待言矣則所賴於一人之行其力居多也彼失位而亡家我乃自損而得益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
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
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不可訓也而得上行之道焉道在自損自損之心卽
孚也自損之途不一而制用爲大所謂儉者不奪人也
亦以時詘不得舉贏也凡損之道當損而損皆時也損
其過所以益其不及也與時偕行之謂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人疾之當損者莫是過其道在日損減得一分是一分
慎無曰一懲便是一窒便是

已事適往尙合志也

志在求損適合其宜道之尙也

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一人行三則疑也

損其疾亦可喜也

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言自天祐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乾坤交而爲泰又損三之陽而易一陰以就下愈見網緼構精之義故夫子復發其蘊以見上下之交未有不得之於致一者彖辭所以言有孚也

震下
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損上卦之初畫益下卦之初畫是轉否爲泰之機故反損曰益益則無所不利可知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初爻益之主也大作所以大益也必元善而吉乃得无咎尤慎所作也大作謂全力合作有萬物怒生之機焉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大作之後不期益而大益焉我不自知也永貞則吉要其終也用以享帝盡人以達天也昔顏子謂夫子曰回益矣回忘禮樂矣又曰回益矣回忘仁義矣既而又曰回益矣回坐忘矣雖莊子寓言亦表其實云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柔而得中當益下之時而反得凶事亦困衡之地也將
於何而自淑乎惟本以有孚之心而行之以中則告公
而相信矣人恒過然後能改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柔而得正頗有合於中行之道則已不必爲凶事之益
而益在是矣告公從自告自喻也雖然益矣而未大也
自下而上又舍舊而圖新焉則廣大高明之境將有日
進無疆者乎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孚者損道也損上以益上還自下而上相喻於一心一
德之交而莫知誰之所爲此王道之純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求益不已則損者至矣推本於立心仍自不孚來也孚之爲義大矣哉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水道乃行益動而與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自上下下言無所損亦無所益也上忘其施下忘其報王道之大也然有天德焉動而與是也日進无疆所以益也聖人之道卽天地之道也而莫非時之所爲也凡益之道然也夫子治損益而皆言時以見人事之得失卽天運之消長也中正指二五上震下巽皆木之象象曰雷風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遷善方改過而歸本於見若無所見何遷又何改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厚亦大也若不能勝大然故進之

或益之自外來也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固其所有

告公從以益志也

以益自志

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二曰外來上亦曰外來君子小人之心皆純一不雜如

此

乾下
兌上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以五陽治一陰決之而已一陰亘上有王庭之象陰取孚義且若號也自邑本下卦乾體也不利卽戎弱於未也備有諸善乃所以決也故利往嗚呼聖人之情見乎詞矣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方趾而夫不失之壯乎用壯之道至夫猶不可勝也而況前此者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既惕於己又號於衆何患不備乎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剛進而三不禁其壯形之辭色此真不勝之往也然則

如之何而可必也乎且號於時衆君子爭言夫也而已
則獨與之遇盡鋤圭角本之以深心出之以靜氣至時
有不爲同志所諒者而決小人終有賴也已獨與陰應
故聖人開示惓惓如此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踰頰而上益躁於決矣臀无膚失所安也既失所安故
行遂不進如牽羊之不可前而終不自悔也聞言不信
悻悻然不恤有同志之號也夫夫也蓋亦善反坐下而
告自邑乎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五密邇一陰猶莧陸然而終能夬而去之中行之謂也
夬而又夬言其難也以莧陸之所感深也故訓以中行

示斷也獨行見之迹而中行本諸心所處之地不同也
蓋君道貴斷如此

上六无號終有凶

柔乘五剛固其罪也自決而已何號之有

象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
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尚乃窮
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居德則忌未詳

不勝而往咎也

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聽不明也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以人主而去一肘腋之患亦何難者而動煩過計爲固知其存主之疎矣然則於時衆君子言夫夫而不足者正以一小人蠱惑君志而有餘也世道消長之故難言之矣

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巽下
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姤復本造化之嘗理而聖人於姤獨以人事斷之以爲陰盛之機可畏也而不可狃也其旨深矣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一陰始生而衆陽在上未可進也而勢已浸浸乎上逼矣金柅所以止車蹢躅決躁貌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二近初小人猶在包與之中不至進而頡頏在位以相敵則亦君子之幸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一陰生而衆陽皆失所遇矣蓋勢雖盛而交已離其道不能自固也九三以過剛居上下之間故其象如此

九四包无魚起凶

二與初遇則不及四矣不在包與之中則進而憑陵於衆君子禍自此長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一陽在位而諸陽皆恃以有立有以杞包瓜離離可摘
而章美內含之象此天命所以終不我棄也小人亦何
遇之有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六爻獨以上言姤蓋至是小人已進而有所遇矣而君
子終不與遇以角相見有觸而已恃剛也至是君子終
不足以有爲矣然於義无咎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
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夫子既釋彖辭之義而又推言之見陰陽相遇造化有
固然者況於聖人乎中正非陰而意近之君子於是觀
姤之時義而知天行不息之中正恃有主靜之微機以

爲之助所以妙於相生而不窮也然則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姤其見天地之化乎故曰姤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牽有且繫且進之意

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魚者民象而賓則列也

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无魚之凶遠民也

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姤其角上窮吝也

坤下兌上

荀子全書

卷三十三易鈔下經

七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以言乎心精之合也故孝子以之格廟忠臣以之事君而皆可以得亨也利貞要其終也用大牲以物表誠也利有攸往言臣子報稱有事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孚者萃之義而入道之初機也初柔故有孚不終而乃亂乃萃忽離忽合終無固志也其乍離也既若以爲號而其乍合也又握以爲笑是可恤也勿恤而往終求之孚无咎之道也皆指應四言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上進以萃於五恃五爲之引也則利見之道當若之何勉之以孚不必大牲之享也而利在用禴孚之至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三爻亦病在不孚故嗟如而無所往其終往而无咎者近於四也非應故吝慮非同道之益也然則與其求人無寧求已乎

九四大吉无咎

下比三陰不免於羣小之惑然當萃之時亦在從其大者而可乎大謂陽則利見之義也又曰從其大者爲大人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萃有位以一人當天下之萃也猶有匪孚者報之以孚而已矣元永貞合之卽孚也始僅无咎終得悔亡甚矣有位之不易萃也

卷之三十三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萃極於上無所萃矣自守以寡過而已齋咨涕洟無乃有隱憾乎亦不孚之故也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傳推聚義以世道之慶言全在順說上見又取九五爻義所謂履帝位而不疚也假廟見大人皆聚道之大也歸之順命聚其所當聚也聚所當聚卽天地之情萬物之情也以天地萬物之情合而爲一人之情所以爲聚也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本義曰除者修而聚之之謂虞道也於是乎有不虞之戒又可通於治心之法焉天下之禍人心之病皆不始於虞而始於其所不虞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往无咎上巽也

幸其巽終病在巽

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萃有位志未光也

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心安處卽是孚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柔進而升升從其類道自此行矣用見大人升而得其
所遇也南征向明而治與天下共見之也君子得時而
駕其象乃如此

初六允升大吉

以陰居下與於二陽所以升也卽象辭之義而意主進
學六爻皆然

九二字乃利用禴无咎

以剛居中積誠而往所以升也順積之本也

九三升虛邑

積誠而不已超超乎升矣虛邑坤象也

六四王用享于岐山吉无咎

順之初也虛之後又求之於實用禴以來至此大享矣
六五貞吉升階

順而居中柔升之道始可貞於守矣曰貞吉亦戒詞也
得階而升其在是乎言進一步卽堂奧也雖然謂之階
仍有循序之意焉不可驟也不然將絕類離羣妄希神
化吾懼一跌莫可收拾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得階而升適適而上至此幾無進步矣維玄維默境之
冥也無思無爲心之冥也冥升之謂也不息之貞以五
之貞仍厲之以不息也凡學未有不始勤而終惰者此
願息之說所自起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若衛武焉庶
幾矣必曰貞藥其冥也懼其知進而不知退或失則亢

也

象曰柔以時升吳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柔以初言上進而坤升也吳而順剛中而應所以升也剛應指九二既有其德矣又有其遇安得不升有慶志行皆升後之事業然也亦曰升焉而已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地中生木根固也順德之本也積小而大所以升也故君子之道自日用飲食而達之神化性命之地惟祝其所積焉耳

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二之孚有喜也

升虛邑无所疑也

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升至此謂之大升

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取不自滿假之意虛之極也冥以虛爲則虛升之至所以冥升也


坎下
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窮於遇之謂困然遇可困而心不可困困於心乃真困也故道在亨貞而以大人當之則吉也有言不信求信諸心也信心所以能亨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陰柔無可亨之道又居下不能自振是坐下第一義先受困也自幽自蔽故也其尚久而思覿乎坎有木象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居坎之中處困而亨故有困于酒食朱紱方來之象利用亨祀誠也所以亨者也方來之獲聽之而已尚在險中故未可攸行然而君子固已信其在我矣吉凶非所論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下乘九二而上承四五所謂困于石據于蒺藜也初其宮而上則妻也二爻皆其同類然陰陽相間方欲下就於宮而已上失其敵矣展轉無聊甚言其困之不能亨

以至此極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出乎險矣未可遽也徐徐而行轉若受困然有金車以爲之尼似未果來也而終有進也非心亨而能若是乎九五剝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上下相掩有既剝且別之象而九二敵而不相應又有困于赤紱之象謂以剝別之形而膺赤紱乃爲困也徐而說所以亨也利用祭祀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祀上帝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

下乘二陽兩有所困困極矣困極思通設爲自解之策曰動悔可乎奈轉得悔何無患也終行以悔以悔入以

亨出斯吉道也聖人寫出一種處困而亨之道類有如此者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坎有剛揜之義而況以兌澤處其上是險而愈險也君子卽所謂大人之貞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水同體故下漏則上枯君子處困之法見得命合如此則志亦如此必致且遂何困之有然則行險而僥倖者其爲厥心病益亦多矣

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病在心困也亨則明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有與以有終言

剛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享祀者感格之象祭祀者受福之義

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未當惜其無君子之道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禍福之數皆人自取耳石非能困人而人自困之困於

名也豈知名乃轉辱乎疾藜非能困人而人又據而困之據於利也豈知利未得而害已隨至危及乃身乎既辱且危身之不保而何有於妻妻不可見仇者是親也此小象所謂不祥者也然則孰爲所困孰爲所據乎在天則爲命在人則爲志而君子所恃以爲亨貞之物也於此辯之見得理真雖殺身成仁君子猶以爲致命而遂志也而況區區之禍福乎不然康莊之地有荆棘焉跬步之近有山川焉騁其憍憍之見動罹危機至以身陷阱如赴火之蛾不死不已而不之惜往往而是也聖人致戒三爻如此而六爻之義皆在其中以見困之一字總由人造學者知乎此雖不言困可已。處困之道第一義明第二義誠第三義徐第四義說不能則終之

以悔三其絕物乎

巽下
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緝井羸其

瓶凶

井者地道之深也而源可以上出人之養道資焉本隨
邑置然邑改而井不改以見修諸人者適所以完諸天
也无喪无得體之嘗也往來井井用之裕也汔至而不
以瓶羸以言乎敬有終也致用之法也他日天子贊之
曰井德之地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有泉爲體上出爲用以陰居下所謂泥而不食者
也若是者不能改邑故也是謂舊井邑廢而井亦廢曠

然上墟而已无禽之象也氣質之累重而學問之功疎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以剛居中不患無泉矣然下比初陰猶然未潔而不可食也故自井而言有射鮒之象自汲井而言又有甕漏之象井漏而甕亦漏誰受之隙涓涓不絕終成尾閭君子有以觀其自治之疎矣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竝受其福

剛進而在下是井已去汚而猶未用於汲也如食者何重可惜也姑試之汲焉有王而明竝受其福裕如也君子亦學爲有用而已矣用不用時也而可用不可用則君子所當自決也

六四井甃无咎

自下而上有改邑之象邑改而井與之俱新矣井不可改而可新甃之爲言修也補過之學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井潔而泉復寒浸浸乎有及物之功洵可食矣內聖外王之學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至此始上出矣故收而勿幕則源泉之爲道裕也全體立而大用行是謂元善之吉愚按井歷六爻而始有勿幕之功前此止商其可用可食而未敢遽及於用也則靜深之地所求進於自得之歸者固有非一朝夕之幾幾矣

象曰與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井以言乎養也自養以養人也與乎水靜而深也上水其出無窮也剛中指二五功未汔而凶有終君子深病夫半塗之廢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象傳取自養之意大象專取養人之義以君養民曰勞亦勞其所自養也使民相養曰勸相勸之以不窮之養而相助之也

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舍謂舍置之而不圖新也學貴時習將如時舍何

井谷射鮒无與也

既射鮒矣又安在其所與乎去其鮒而可矣

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行惻言行而未成尚可惻也

井甃无咎修井也

寒泉之食中正也

元吉在上大成也


離下
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法之微也而利用革矣革故鼎新天下之大事也其可
易言乎必求已日之孚焉元亨利貞四德備而後從之
則革而盡善庶不遺更張無漸之悔甚言革之當慎也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

革去故也當革之初法在固志耳孚之本也黃牛之革牛順物而且黃順於革也順於革者所染於故者淺而易爲力也○黃牛應上虎豹取象

六二日已乃革之往吉无咎

一日革之又日革之也由此以往吉而无咎之道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同一征也二則吉而三則凶三躁於革也助長者也貞而且厲三就其革焉可也有孚內信諸心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離下而上革之盡矣故悔亡言宿疾至此盡除也然非徒革面而已必也內信諸心并其有生之命而改焉拔去病根之說也本非命也改命所以立命也然則向者

認賊作子往往而是乎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自改命而上革而變矣易故吾而炳然新矣其赫兮喧兮之地乎孚之至也有諸中形諸外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虎變之後革猶未已也進而豹變則化也炳然者易而蔚然有收斂章光之意焉斯君子成德之地也所由殆與革面之小人異矣征凶而居則吉即孚不孚之辯也革道之成也聖人又分出一小人以示戒以見下學立心之法必首辯毫釐似是之介以爲入德之基而後其所從不差不然則自人而獸虎豹皮而犬羊羶亦未始非革學者慎無輕言革也哉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
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
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文明則知之明說則處之當所以大亨以此也天地不
革不成造化聖人不革不成世宇一皆時之所爲也革
而當時也非文明無以審時非說無以趨時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厯明時

治厯以明時亦聖人贊化育以成革命之大端詳在堯
典

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言初革而已尚未能進而言革也

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言不可征也

改命之吉信志也

大人虎變其交炳也

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小人雖順以從道不可久也

與下
離上

鼎元吉亨

鼎器之養者也以託於天下之上則養天下之大器也君子有養天下之責而能不愧其任焉元吉之道也亨可知矣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初六

三易鈔下經

三

鼎取新也而法先去故故在初爲顛趾出否去故乃新
生顛非美德而可以出否則自賤而貴矣得妾得子所
從者賤而反得貴也補過之學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

剛而居中有實矣受新之象也然新矣而故猶未盡也
亦盡之而已矣故雖有仇而不能近實爲主仇爲賓也
仇盡而實者愈實實可食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三實且熟矣新者有諸已矣有諸已而未可及於人居
下之上耳方革也固宜以雉膏之美人輒棄之矣行有
不得動得悔也故君子必自反也有終身之憂所以無
一朝之患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離下而上已能舍故而取新矣而應初有顛趾之敗初之顛卽四之折也然初爲出否而在四爲公餗之覆何也四已進於實也其形之渥實其形虛其腹所以凶也斯人也學以取新而託基不固終成一跌并其故而失之其聲聞過情者乎君子賤之矣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以柔居上之中黃耳之象比美上九爲金鉉耳得鉉而益光也新至此如金斯精矣新之至也其亦取友以輔仁者乎戒以利貞尚要其終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又新而不已如玉斯潤矣於位正鉉也木金鉉也而又

相以玉相得益彰新至此無以加矣此君子自新之功
所謂無所不用其極也聖學之全功也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
以養聖賢與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
以元亨

鼎以取卦之象所謂下陰爲足二三四陽爲腹五陰爲
耳上陽爲鉉是也柔進應剛皆指五爻剛謂九二吉字
偶遺猶諸象言元亨利貞而傳止言大亨以正之例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以正居位所以奠鼎

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鼎耳革失其義也

覆公餗信如何也

中不足貌有餘也

鼎黃耳中以爲寶也

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以玉比金有相節之義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夫子又從全象起義以見天下重器主鼎者固不可無正位凝命之道輔鼎者尤不可無德薄位尊之戒庶幾君臣相與以有成也與

震上

震下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動也陽動於下也震而震因所動而動也因所動而動是動而未嘗動也虩虩恐動貌虩虩於中而啞啞於笑言恐動之極仍處之以鎮定也震驚及百里而屹然匕鬯之不喪方寸之有主如是更何一切事變之搖奪乎而事心之功於斯爲至所謂動亦定者也蓋聖人設此卦象以示不動心之道如此與艮卦互義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震之主也虩虩於始而啞啞於後憂樂相因所謂先憂事者後樂事也蓋心體以戒慎而有得如此與彖詞小異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震來而厲此心不能無所動矣億言多也九陵七日未詳或曰震來而厲以震行可也億且多而喪其割其所甚利也躋于九陵得所止也得所止則無所喪矣故又云七日得蓋震反對爲艮出乎震卽入乎艮有上陵之象而艮二爻不拯其隨有七日得之象彼不來拯則我無所喪始於動而終得之於止也

六三震蘓蘓震行无眚

當震而蘓蘓正號號之反也行之以震而號號則免於蘓蘓之眚矣蘓蘓卽是眚霹靂一聲陰翳皆破

九四震遂泥

爲上卦之主而陷於二陰之間有遂泥之象言處震得險也險而陷誠也誠以俟時而不爲僥倖苟免之計亦

濟險之道然非陽剛之君子亦孰與于斯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居上卦之中故視二爻多一往字而義略同蓋震以剛濟而柔敗二五居中方挾有啞啞之資而不知失之於號號終未有得之於啞啞者也道在有事事乎其心而已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震終動極有索索矍矍之象若能置身於事外以鄰人之震處之不亦善乎然不免婚媾之有言何也五方喪貝竊鉄之疑中之於近則我亦不能無動矣打過此關方成鄰戒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笑言啞啞修省之道云後者處虩虩之後卽在虩虩之中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卽用上文亦宜有訛

震來厲乘剛也

乘初剛也

震蘊蘊位不當也

震遂泥未光也

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艮下
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止也陽止於上之謂也止而又止無往而不止則雖行亦止矣背者心之止地也內得其心所以不有其身也嘗得其心所以行其庭不見其人也蓋爲學之功得之動後者如此而亦非究竟義也所以治動之法也故无咎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言止於初也止於初未保其終也故又有永貞之戒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自趾而腓勢已上行庭除之地有杳不知其所之者而

吾且任其所之而不之求若以是爲心體之固然曰吾第隨感而應爾何拯之有以隨爲行仍以不拯爲真止豈知神明之地仍忽忽其不自得乎蓋習心可假而良心不可昧告子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類也

九三良其限列其夤屬薰心

居限之地處一身動靜之會乃不能與時行止而一於止也勢必外庭除以求所爲身身之未得轉傷厥心矣限謂腰膀夤則脊脊也二之隨三之列異症而同病相憐

六四艮其身无咎

四當心處心止則一身皆得所止矣彖詞以之

卷三十三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五當輔地而能止則言有序矣言寡尤行寡悔也

上九敦艮吉

成艮之主止而又止聖學所以成始成終者此也五爻不言吉至此乃言吉道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陽止於上故稱止上下皆止是時止則止時行亦止也時行則行所以止也夫心無動靜者也時或乘而動靜焉時者所止之理也動與時動而未嘗著於動所以行而止也靜與時靜而未嘗著於靜所以止而止也行止

皆止所以止而無止也無止之止至矣哉光明不亦宜乎卦體上下相敵而不相與止象也晁氏曰艮其止止宜從背通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點出思字纔見止所之地最靈處此人心之官也心不曠官思不出位思而未嘗思也思而未嘗思所以止而未嘗止也

艮其趾未失正也

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久隨而不返拯亦不我聽只得以不拯爲妙義此等心病最可畏蓋私心易拯隨心難拯也學者知之

艮其限危薰心也

良其身止諸躬也

躬與身異躬者背脊脊處爲背之主所以訓心也說文云其字右畔弓如骨節形聖人言反躬言躬行言匪躬言鞠躬不一而足其旨深矣近世孫文介公遂倡言鞠躬之學

良其輔以中正也

正字從衍

敦良之吉以厚終也

長下
冥上

漸女歸吉利貞

漸於進者莫如女子六禮不備貞女不行也故既取象於女歸又訓利貞君子進禮之嘗法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鴻飛有漸而遠故六爻皆取鴻漸于水涯言下也君子於此得漸之初地焉先從下學立心始而處之以厲雖有言而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已閱初關自小子而進則得所安矣立腳已定至此纔從容商進步也衎衎漸意

九三鴻漸于陸夫往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自磐而陸進步雖勇而一往不顧轉有失所安者夫征婦孕皆莫究其所終之象乃其病仍有坐剝膚者寇在門庭而虛規進步立敗之道也故利用禦寇克己一關至此乃破仍得漸法也

鑿子全書 卷三十三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闕陸而進則木也於不安之地得小安焉至此可以寔
過矣仍得漸法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闕木而進則陵矣至此大有安身立命地矣三歲不孕
久之而孕邪不正勝也仍得漸法也二之于磐小成之
地也五之于陵大成之地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學至此冥冥升矣令人望之若遠若近可儀而不可卽
也聖而天矣自鴻干而上不知經幾番進步而後及此
中間歷安危之地仍不一而足往往大費苦心一步一
實地總得個漸法學者奈何輕言頓也乎陸疑達誤謂

雲路也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剛中指九五君象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二者皆當以漸進居德義備六爻居德如此則善俗可知故曰善人百年而勝殘王者必世而後仁

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猶言徒飽謂急於飽也

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有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或得其柄順以巽也

離下而上更下深心所以進也

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言終合於道物莫能閒也

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言其進爲之序雖漸遠而羣不亂鴻飛之象如此



兌下
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漸之反爲歸妹所歸在妹進不以正凶道也何利之有
意在言外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初陽在下以娣之象跛能履遲遲吾行非其志也卽後

效可幾君子尚傷其所遇矣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眇而能視頗能知進退之義也幽人之貞過於退者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爲說之主則須歸也亟矣故未得所配而反歸爲娣失

所須矣可賤不亦甚乎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待時而歸終得所歸未病其晚也

九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王姬下嫁諸侯尚德而不尚飾爲君子以道大行之象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不成嫁娶非其道也此非徒女子之過也其君子亦有

卷之三十一
三
罪焉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女歸而男下之爲天地之大義只就好一邊說終病其所乘之不正如義何如義何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事之當謹始者莫過於男女之合而他事亦有然者

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歸妹而以娣亦事之嘗也所遇則然也

利幽人之貞未變嘗也

歸妹以須未嘗也

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帝乙歸妹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一虛字足概歸妹之病虛而筐袂太良也

離下
震上

豐亨玉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非大也自大也自大故大也豐而亨其勢然也王者處此有格天之道焉曰在憂勤然徒憂無益也職思其憂以豐治豐宜日而中蓋言照不可過也節其照所以養其明也而兼以制其動也此祈天永命之本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以明之初應動之初未之過也明動相資可配也而亦

可旬也以是而往進地有量乎蓋君子寡過之學有取於豐者如此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明進於二明而過矣過則豐豐則滿而積之反以成蔽雖未嘗不察察也而所見極小所遺者極大爲豐蔀見斗之象無行所疑最爲難事以明得疑尤可病也本之以孚庶幾乎言誠之於明也內信諸理也豐大擬天仍小視其天若蔀若沛若屋然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處離之極用明不已二日中見斗至此乃見沫所見愈小矣明之極暗之極也尚可行乎左足前而右先折矣一折而反庶幾有改不可爲不幸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踰明而動明乃退矣不明而動動亦成蔀三見沫而四仍見斗憤憤之中尚留一分見地反得與二等則蔽猶未甚也反而遇初潛其本然之明以有動而蔀亦撤矣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下應九二能用人之明以爲明而不窮於動相得以章也上本非應然以夷主之義推之章光未嘗不上徹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无人三歲不覲凶

動終明極豐甚矣無天無日自大自瞞豐屋之象也只爲平日做盡關門學問久之并一室之中亦無所見外旣不通內復無主自處絕地諺所云活落地獄斯人哉吾不意盛滿之極狼狽至此可畏哉明動之說也蓋我

明而天下皆處其暗矣我動而天下皆處其靜矣積天下之暗以乘我之明積天下之靜以制我之動我一人尚有餘地乎是天下皆明而我獨暗也天下皆動而我獨靜也積天下之明以乘我之暗積天下之動以制我之靜我一人更有餘地乎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乎人乎況于鬼神乎

尚大莫大於天王者從而尚之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威明並耀此等氣象自無通用處

雖旬无咎過旬灾也

言明不可過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終不可用已成廢人但視上之死絕猶彼善於此

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日也暹其夷主吉行也
六五之吉有慶也

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无人自藏也

豐其屋矣尚可以天翔乎正爲其小視天如此小視天
所以遂無容足地

艮下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仕止之外又有旅之一途處其變局焉正君子所恃以

審去就之機者亨取其小不求多於世故也旅貞者旅自有旅之貞則處變之道非可以尋常論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以柔居下旅而失其所守苟且遷就動惟危機自敗之道也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二進於中知所以貞旅者也以居則安以用則裕以所如則合而固有是三者之象則旅而不失其所亨矣其周公居東之日乎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居下之上處旅而不勝其躁進之私者雖貞亦厲非旅之貞故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進于旅矣偶得所安而未次也偶得其資未可懷也固宜其心之不快也已其爲羈旅之臣栖栖不得志者乎如雲長之於操蘇武之於匈奴是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爲離之主於旅中得遇如射雉而亡矢然所得過償所失也譽命之集有自來矣道自此亨矣此其孔孟之周流乎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跳喪牛于易凶

處旅之終而不能守貞越次求安轉蹈危地故有此象喪牛于易剛而躁也凡旅皆病剛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

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六五以柔居中而順乎上下之二陽明之主也又以柔麗之則旅之正在是其旅貞者其知時者也可以行則行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也其唯聖人乎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用而不留旅道密非徒用刑爲然

旅瑣瑣志窮災也

窮於道之謂旅窮於志之謂旅災

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言無所怨惡於人也

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以剛處旅故也

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終以畧命上逮也

命謂天命故曰上逮

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間也

言已喪而猶莫之間甚言其知進而不知退也


巽上下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言乎下而入也君子之於道也入而又入用力之苦
小者得亨耳從此進而不已焉則入者於是乎有造而
其道在利見大人始以險入終以陽出也知大人之義
者始可與行權也已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入道初機莫先定志志未定忽進而忽退終能有成者未之有也進退者出入之象也其入也不深則其出也必易武人之貞內斷而已徒與何益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剛而得中能巽乎中以求道而志可行矣牀下猶言坐下言求巽於已而非求巽於外也則亦惟有信以發志而已矣史巫紛若之謂也必言史巫明入路也所以申命也

九三頻巽吝

居下之上巽也而轉乘以躁頻於巽者也頻於巽則頻於不巽可知吝道也以巽本非嘗試之道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四進乎重巽於道有入矣亦庶兌於進退之悔矣三品之獲固其宜也處上下四陽之中故也三品一爲乾豆祭物一爲賓客一爲庖厨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可貞之道也吉而悔亡利且終相因而效其爲大人之學乎庚言變也入之愈深變之愈適也變而不窮所以行權也權非聖人不能用丁癸之說亦近是乎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以剛居上而處巽終知巽而不知變且知進而不知退更無坐下可求不免并其懷來而喪之雖貞亦凶況不

可貞乎所由與先後庚之義遠矣五善變上乃窮也後世有索隱而行怪者必此之歸矣

象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重巽有申命之義有命自天巽以承之則入道之正鵠也不然鮮不非所巽而巽矣剛巽中正兼指二五大人之象也柔皆順剛則統以二體言卽順二五也亦不離申命之義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視象又增行事二字以見命非玄遠實可見之行事者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紛若之吉得中也

頻與之吝志窮也

田獲三品有功也

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與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正中有凶以見人道之相爲倚伏如此所入之謂何


兌下
兌上

兌亨利貞

相解以說入後之消息也說而可亨不待言矣利貞虛

其說不以道也

初九和兌吉

初陽在下和順於道而得說者也故吉凡說之爲道初

吉而終亂也

鑿言全書 卷三十三
九二字兌吉悔亡

進於說必治之以孚乃可以吉而悔亡孚卽貞之所本者也

六三來兌凶

爲說之主來就二陽以求說強不說以爲說也後人輕言尋樂者近是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離下而上處陰陽之間商所兌也故未寧未寧以決所兌也雖介於疾而終有喜能去邪以從正也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說道之至不以商而以孚不言介而言剝孚於所剝真

能去疾者也亦既操心之危矣雖然乃所以說也

上六引兌

處說之終無所與說同類相引則三爻是也彼既來而得凶我亦引而成匹一味外求愈引愈馳亦終必亡而巳矣

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陰進乎上故說也柔道然也惟以剛爲主則說之正也充是道也可以大獲天人之助而民勸從之此說之大也精而用之其唯理義之說心乎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孚之至卽心卽行故其說也和

孚兌之吉信志也

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九四之喜有慶也

孚于剝位正當也

上六引兌未光也

坎下
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者離披解散之義指人心言而國勢隨之渙有亨道
自濟渙者推之也假廟以表凝聚之精神治渙之本也
涉川盡其才也又利貞善其用也三者合而濟渙之道

盡是矣格廟亦假象云

初六用拯馬壯吉

時既渙矣往而救之其在初乎初陰故特壯於馬言亟進於二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以九居二又奔而進得机焉匪躬之三可倚以安也合初以奔羣策屈羣力悔亡之道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於是三爻遂慨然以身任天下之重矣夫人臣第患有身耳有其渙之何事不濟躬且無矣遑恤其他而遺厥悔臣道之鵠也○六爻於陰陽爻位皆無所取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諸君子之羣然而來奔者恃我一人爲政耳雖然羣也而疑黨矣并渙其羣焉私交散而同德之類乃益聚於朝上臣之極軌也元吉慶在國匪思譽在躬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於是大君言渙於上焉渙號而如汗之出推心以置人腹也此收拾人心之大機也渙王居則渙號之首務也此皆反向者所以致渙之道而用之故无咎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將出乎渙矣此時合天下以言渙乃在渙其血且逖者蓋生民之不得其所也久矣其死傷者卽吾之痼瘵而其鳥驚而魚散者實一人所不自安也誠以切身之痛急急爲之區處使血者去逖者出而一人乃可以謝過

於天下雖然亦賴其臣之力居多哉故渙非可以一人
濟也主之者君而輔之者臣一君子之力尤衆君子之
力也○統六爻而觀見君臣間莫有家視國身視民之
意於天下事安得不濟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
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剛來指九二柔得位指四也而上同於五合剛柔來往
見渙有可聚之象王乃在中亦本剛中言不及貞義已
該於中矣心之中卽其事之所以正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亨于帝立廟

此合渙之實事

初六之吉順也

渙奔其机得願也

渙其躬志在外也

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王居无咎正位也

渙其血遠害也



兌下
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人道有取於節者表所守也有守則有爲亨道也苦節

難貞病其矯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涉世之初與其過於通寧過於塞乎不出戶庭以養節

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時可以通矣而復處塞焉斤斤門庭之不出亦何爲乎不成其節者也○初與二一出一處之間可以定禮義之中正焉而節道甘苦於此睹矣故皆不言節至上四爻乃言節大抵皆二爻之餘意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柔而失位不免喪節之始宜若可以自寬者而當節之時苟或引以爲病亟事改圖隨節隨嗟何咎之有若者疑詞尚無固志也蓋聖人爲小人廣遷善之門如此

六四安節亨

由嗟得安安斯久亨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節之主也故其道盡善而吉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節極則苦矣雖貞亦凶况不可貞乎然而與其失之甘也寧失之苦甘易流苦乃堅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陰陽各半剛柔分也剛得中指二五中正專指五爻則節之主也而節道之得失睹矣其下文推天地聖人之道以廣之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數度以制上下之等德行以議進反之則皆寧失之節

無失之文

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苟以不節爲嗟又誰得而咎之

安節之吉承上道也

上有甘節之道故下亦因而安之然則風節之在天地間蓋亦有相感而成者乎東漢之末可睹已滂母之言曰汝今與李杜齊名雖死何恨

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兌下
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孚信也信諸心故曰中孚信諸心者信諸理也有見於理而信之乃所以信諸心也卦有重離之象因名而得之凡卦畫中虛者必言孚是也孚則無所不感孚豚魚之吉也涉川之利不必言矣又利貞政以推中孚之說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虞慮之審也入孚之初義也方在慮始能保其不轉惑於他乎君子亦信其在我而已上爻曰我有好爵我者此心此理而他其外此者也

六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六五以剛中之德相應中孚之至也鶴鳴子和言感

通之機好會與靡言所以感應之理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位處中虛而有應乎上不相孚而相敵皆不正故也虛非所虛反因虛而得妄不免詔賊作子矣則其爲舉動之乖張性情之反復自有無所不至者今學者每作止不嘗頃刻之閒千起百倒總緣此心得虛病在人苦不自知耳傀儡登場作怪作怪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以說之終處與之始爲中虛之主其於道也信之至矣月幾望明之將中而未過也馬匹亡行之有漸而無誇也无咎之道也○三得應而成敵四有匹而能亡正不正之辯也

九五有孚擊如无咎

中實之主得完於天無隙可乘何咎之有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居乎之上失之於中而得之於外氣轉浮矣故有翰音登天之象雖貞亦凶孚不中也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乎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柔在內爲中虛二五皆剛爲中實虛乃得實柔孚乎剛也說而巽所以致虛也信及豚魚虛相感也乘木舟虛虛相濟也其實則理也理也者天也心之所以爲心也利貞之謂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議獄者必於死中求生有許多放不過意在故謂之中孚人若每事作如此觀何所不至

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願卽孚也

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馬匹亡絕類上也

上二陽取象於馬匹而四能絕之

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長下
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陰不可過也過則傷陽猶可以得亨過在外不在中也利貞補過之道也可小事不可大事酌所以貞也飛鳥遺音過之象也行過則輕言過則誕爲中不足而外有餘也抑而從下斂翻來歸葆光塞兌而反其初則小者不過而大者亦不終受傷於既往吉之道也合而觀之可以得君子補過之法易凡言无咎皆當於此取則故次兩經之終所謂其要无咎也

初六飛鳥以凶

過之始也有鳥初飛之象蓋習氣用事逞於浮誇者然也時雖無幾而已浸浸乎進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飛而飛矣幸其有中正之資故雖過其祖而轉遇其妣卽祖妣也是謂不及其君而過其臣之象言凡事皆循分自裁所謂行過乎恭用過乎儉也過而不過補過之道也象中之象非必爲臣道訓者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以剛在中而下近二陰賊也弗過爲之防則傷之者或至矣或者疑詞賊從暗入有不及防者所以凶也有意外之防始免意外之事諺云家賊難防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剛進於中庶能過防而免於戕矣无咎之謂也上近二陰弗進而與之遇可也往則厲然過守其舊亦不可也

學貴日新德貴日進斤斤於弗過之過而不更求一進步善慮其過之不終無也已子嘗云是道也何足以滅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柔進而過矣以其得中也下比二陽相遇而不相戕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而終無如小者之過也相彼雲矣有鳥飛矣弋而取之下歸於穴斯可矣孰能之公能之三四是也由中以治外也徒治其外過而愈過矣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上雖應三而弗與之遇從而過之者也飛而至此麗乎天矣嗚呼真過矣是謂災眚殆惡也而非過矣則上之爲禍烈也早下焉何至是乎故曰不宜上宜下○讀六爻而知君子致過之道與所以補過之法其示人之意

最爲痛切惜後人未解今不妨一一拈出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時行言過而能改也可小不可大不宜上宜下皆改過法也柔得中指二五剛不中指三四卦體有飛鳥遺音之象一似人生過狀種種不越此吾儕宜寫一圖置之座右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三者皆陰過之義

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子嘗曰不日如之何如之何若作一如何想何至一鼓而上乎

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猶言陰不可過又申爻外意

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正所謂剛失位而不中也

密雲不雨已上也

雲上於天則不雨雨斯下矣非徒不雨也轉懼有飛鳥

離天之漸矣

弗遇過之已亢也

上之極也

離下
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乾坤立天地之大體交則泰不交則否水火效天地之大用交則濟不交則違然惟相違也而後相濟分明乾坤相爲終始之道○既濟又何亨乎利貞所以亨也初吉終亂人事然也貞則不至於亂已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既濟之初在慎所往而已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濟進於二可以往矣而柔中不勝不免過於畏忌若將失其所恃者然亦時當然也七日得疑未濟二爻有曳輪之象夫曳輪而不進婦往過之乃成水火既濟也○

六爻上下總無取於應義以水上火下雖相濟而實不相爲用故其道有取於未濟二卦總以二爻爲陰陽相構之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以離之上交坎之下爻爻乎有受克之勢而反用以相克至久而後勝之故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之象鬼方北方坎象也其占爲小人勿用言克去小人之難也因占以見象也蓋保濟之道然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至此既濟矣亂將開矣思患豫防此其時乎古繻作濡衣袽所以塞漏舟者坎象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唯命不於嘗顧君德之能受何如椎牛而祭不如用禴之實也實則受福有地故曰事天以實不以文嗟乎乾坤何等時而尚可鋪張治具設爲無益之靡文以矯誣上天籠絡天下人耳目乎

上六濡其首厲

既濟之極濡首而已亦以陰德不可爲首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天下事最忌十全如剛柔正而當位六十四卦獨居其一焉豈不是最難得而反有最不美者存乎其間正爲這十全中伏許多病痛在也水火相反事事受克全無一點生機只外面鋪張得好看而已故曰與仁同功其

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終止以上六言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曳其輪義无咎也

七日得以中道也

三年克之德也

雖德而終得克之猶可幸也

終日戒有所疑也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既濟之時利用禴也

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次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未濟反可以得亨卜其終也然未可遽求濟也如小狐
汔濟而濡尾姑遲之而不進可也無攸利乃所以利也
初六濡其尾吝

未濟之道未嘗不貴濡而初之濡則病於力之不進也
非能進而不進也故吝

九二曳其輪貞吉

二已駕而進矣但慎於所之爲曳輪之象故得正而吉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居下之上當未濟之時而才不能濟徒以取凶涉川示
戒變其柔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以離之初承坎之上火上炎則水下流終不成濟矣故
道在抑其章光而居之以貞乃得吉而悔亡鬼方之役
欲其下交於坎也既濟利克未濟利交交於君子故言
賞與勿用之旨迥異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居明之體因中得正有吉道焉故无悔更有進焉葆其
明德以明於天下爲君子之光而且得之於有孚真濟
天下之吉道也當未濟之時亟言天德王道之要如此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處未濟之極終于濟矣猶有未濟者寬以居之唯盡其
在我以俟之則有孚飲酒是也飲酒言孚實信得是故
也夫道是而已矣濟之爲道待時而濟非不濟也飲酒

濡首則坐失事機者有之無乃孚其所孚而非其是之孚乎蓋治道之貴審所從也尚矣天下有名是而實非其說似可行而終不可以襲跡求者往往而是也濟之爲道微矣哉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內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柔中指六五六爻有剛柔相應之義雖不當位從十不全中討出十全事業最妙在相應處相應所以相濟也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卽內陽外陰內健外順濡君子而外小人者是慎辨言辨之微也辨之於心而世道從之

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未詳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貞吉悔亡志行也

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光著而暉自近及遠

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

劉子全書卷之三十三

山陰後學孫慶校刊